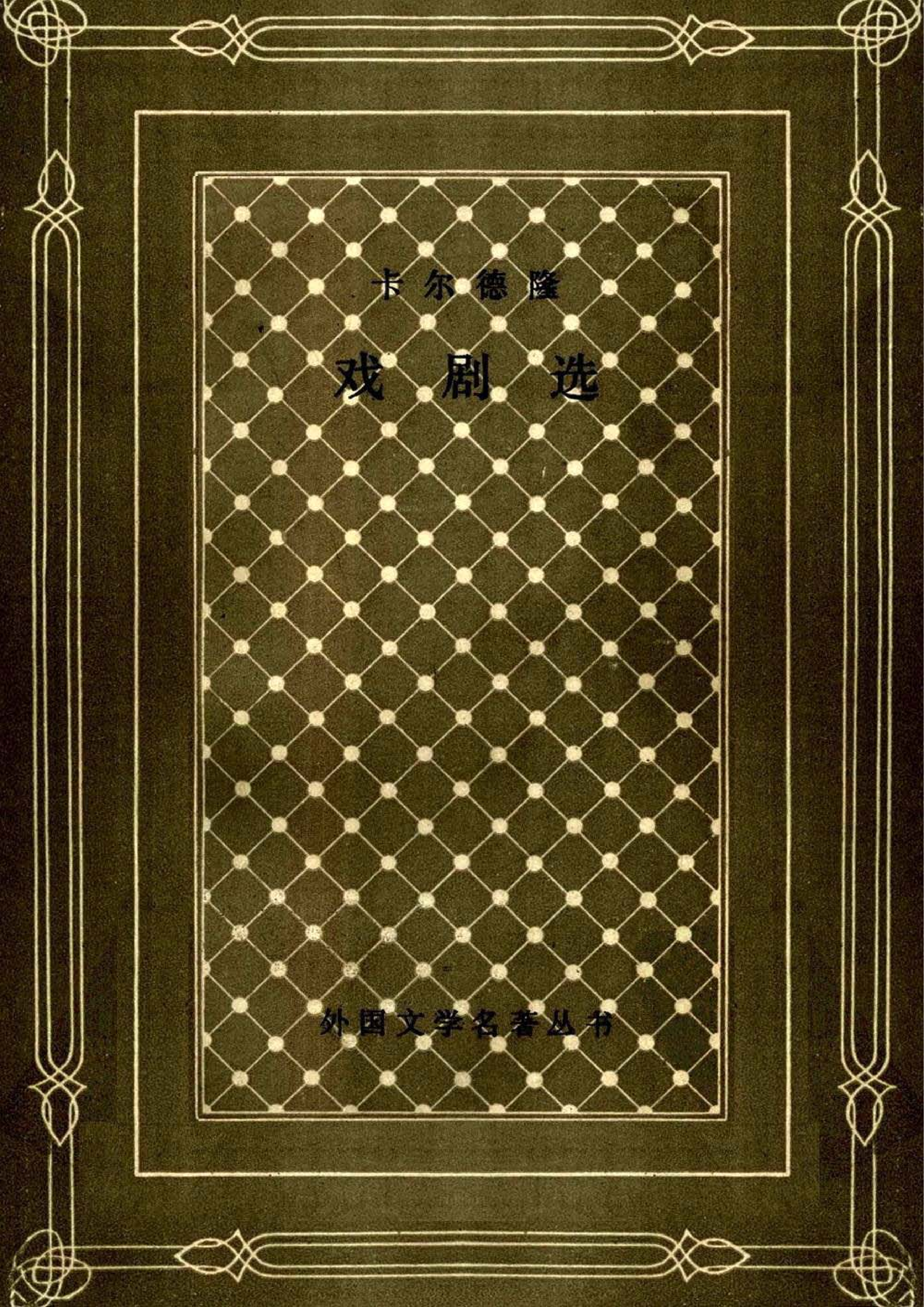


卡尔德隆

戏剧选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卡 尔 德 隆

戏　剧　选

周访渔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一九九七年·上海

Pedro Calderón de la Barca

TRES COMEDIAS

La vida es sueño;

El mágico prodigioso;

El alcalde de Zalamea.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卡尔德隆戏剧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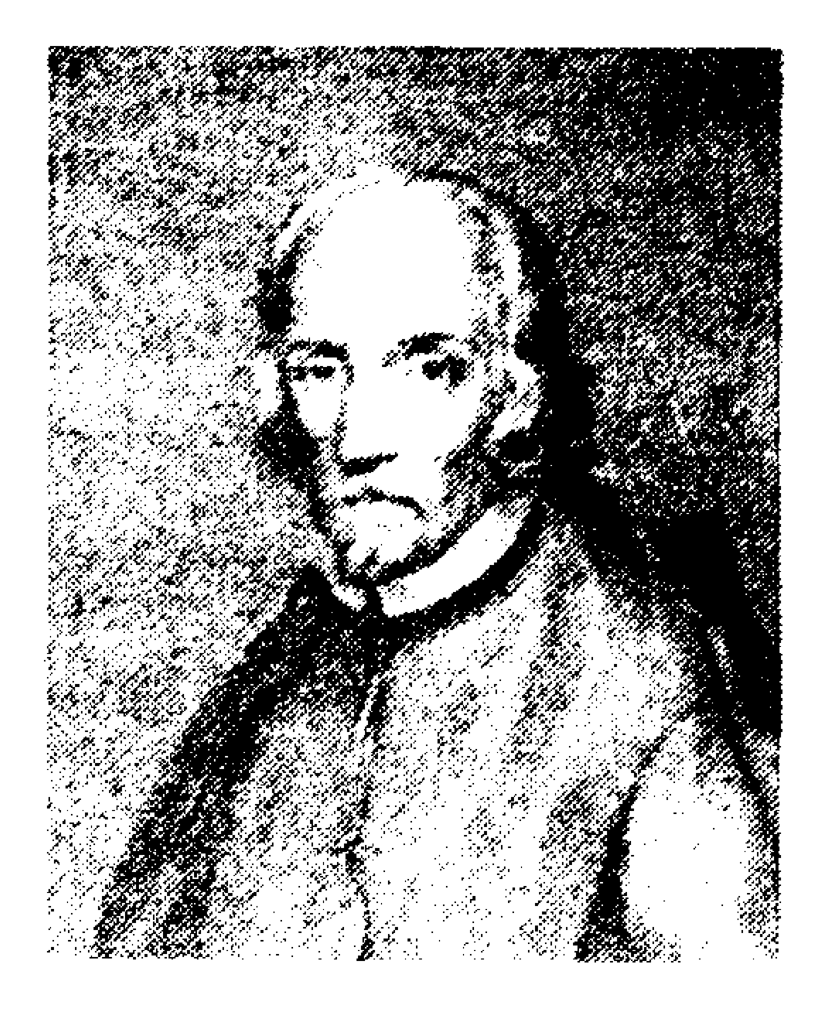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3 字数 374,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2,800册

ISBN 7-5327-1869-7/I·1122

平装定价：21.90元



作 者 像

译 本 序

一个国家文学的兴衰，往往与其政治和经济有着密切的关系。西班牙便是一个例证。十五世纪末，西班牙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到十六世纪初，国内工业开始兴起，同时向国外进行扩张，西班牙成为一个横跨欧、非和美三洲的殖民大帝国。由于经济的繁荣，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到十六世纪下半叶，涌现出像塞万提斯、洛佩·德·维加等许多优秀作家，西班牙文学随之进入一个兴盛时期，文学史上称之为“黄金时代”。

关于“黄金时代”的起迄，学者们说法不一，但是法国小说家、剧作家梅里美的看法得到广泛的赞同，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即从1517年起到1681年止。这个时代可分为三个时期：1517—1598年，即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统治时期；1598—1635年维加逝世，是“黄金时代”的顶峰；1635—1681年卡尔德隆谢世，是相对衰落时期。卡尔德隆是最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剧作家。

一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年1月17日生于马德里。祖父堂佩德罗原住在托莱多，大约1570年与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伊莎贝尔·鲁伊斯结婚，后迁居马德里。堂佩德罗

谋得财政部统计总局秘书一职，1595年其子堂迭戈接任。堂迭戈与名门闺秀堂娜安娜·玛丽雅·埃纳奥结婚，生有三男三女。佩德罗·卡尔德隆是第三个孩子。1608年他进入耶稣会皇家学校读书。那时学校的课程里有拉丁文和希腊文。他母亲希望他成为神职人员，她不幸于1610年突然死亡。1614年他进入阿尔卡拉大学读逻辑学和修辞学。同年他父亲再婚。但到1615年父亲就去世了。1616年他又进入萨拉曼卡大学攻读教会法。他是否读完，无案可查。总之，1616—1620年这几年，他是在阿尔卡拉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度过的。他最早的诗篇注明是这个时期写的。1620年在为纪念马德里守护神圣伊西多尔列真福品而举行的赛诗会上他得了奖。他的诗作受到维加——当时的评判之一——的赞赏。

1621年夏，发生了尼古拉斯·贝拉斯科凶杀案。此人是卡斯蒂利亚统帅的仆人迭戈·德·贝拉斯科之子。卡尔德隆兄弟三人卷入此案，受到控告，便躲进奥地利大使馆。后来与原告达成协议，以赔偿损失了结。

1623年6月29日王宫里上演了他写的头一个剧本《爱情、荣誉和权力》。其后两年，即1624—1625年，他的行踪无可稽考。有人认为他从军到意大利和佛兰德去了，因为《勃雷达的被困》一剧中地理细节写得清清楚楚。该剧与委拉斯开兹的名画《勃雷达的受降》主题相同。1625年回西班牙，他效力于弗里亚斯公爵。他这一时期写的剧作大部分是在王宫剧场首先演出的。

1629年初，又发生了一件事：卡尔德隆的哥哥迭戈被喜剧演员佩德罗·德·比列加斯打成重伤。这人是著名女演员安娜·德·比列加斯的兄弟。他逃进了圣三会女修道院。青年剧作家同其亲友一起，在司法人员的协助下，追捕罪犯，闯进了女

修道院。维加的女儿玛塞拉是这个女修道院的修女。因此，老诗人在致塞萨公爵的一封信中对这种惊扰修女的事表示了不满。修士奥滕西奥·帕拉维西诺在向国王和王后传道时也对此事发出了怨言。卡尔德隆正在写《坚定不移的王子》，借剧中丑角之口嘲弄了这位神父。此剧大约在1629年4月20日被搬上舞台。这位神父恨之入骨，向腓力二世呈递了一份控诉书，红衣主教特雷霍作了明智而公正的裁决。这件事非但对剧作家没有影响，反而使他名声鹊起，更受宫廷的宠爱。他从此进入了创作的旺盛期。

1635年维加去世后，卡尔德隆被任命为正式的宫廷剧作家，并主管宫廷里的戏剧演出。两年后，他获得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的称号。孔代亲王率领法军侵入西班牙北部，于1638年6月包围富恩特拉维亚。卡尔德隆于是投入反法战争。1640年又随军去镇压加泰罗尼亚的起义。在战斗中他的一只手受了伤。由于健康原因，1642年他获准退伍。

1645年卡尔德隆的弟弟何塞在战斗中阵亡。1647年他的哥哥迭戈在决斗里丧命。1648年他的情人去世，留下个周岁的孩子；不久孩子也死了。这些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使卡尔德隆心灰意冷，痛苦不堪。1650年他辞去了宫廷职务。

1651年是卡尔德隆一生的转折点。由于内心的悲伤，露天剧场的关闭，再加上教会的影响，他决定接受圣职。是年9月18日他被授予神父之职。这时他已不再为露天剧场写剧，仅仅写一些供宫廷庆典演出的剧本和供马德里庆祝圣体节上演的宗教短剧。1653年他获得托莱多行宫小教堂神父的职位。他担任此职达十年之久。1663年2月13日他被任命为国王的荣誉神父，并定居于马德里。他加入了马德里的长老会，三年后当选为主教。

他的保护人腓力四世于1665年9月17日驾崩。卡尔德隆随即离开了宫廷。1681年5月25日他与世长辞。在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之后，被安葬在圣约瑟小教堂里。

卡尔德隆留下的文学遗产是极其丰富的：约有120部喜剧，80出宗教短剧，20个幕间剧以及若干诗篇。卡尔德隆的逝世标志着“黄金时代”的结束。

二

《人生如梦》是卡尔德隆最著名的剧作，不仅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光辉的一页。它写于1635年。卡尔德隆还写过两出同名的宗教短剧：第一出是在1635年之后的几年中写的，第二出大约写于1673年。

这部哲理剧中反映的世事无定、人生如梦的思想，如果追本溯源，来自东方的古代哲学。犹太哲学家斐洛①就说过：“整个人生是一场梦。”剧作有些材料来源于佛陀的传说和《一千零一夜》。《一千零一夜》中有个故事，叙说一个乞丐被人麻醉了，醒来后发觉自己变成了国王，就发布了一些“明智的”命令，危及到正常的秩序，那些“作弄他的人”(实际上是当权者)慌了手脚，连忙又将他麻醉，使他恢复原状……

一部好的作品往往一开始就把读者吸引住，使你迫不及待地读下去。《人生如梦》就具有这样的魅力。它是围绕着两个情节展开的，而这两个情节又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主要情节是以塞希斯蒙多及其自身才能的发挥为中心的。这个情节好比是一只车轮，塞希斯蒙多是轮毂，与他有接触的那些人是轮辐；萝

① 斐洛(约公元前20—约公元50)，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家。

韶拉、巴西利奥、克洛塔尔多和阿斯托尔福。次要情节是以萝韶拉及其恢复失去的荣誉为主要内容的。这个情节也好比是一只车轮，萝韶拉是轮毂，与她有冲突的那些人是轮辐：塞希斯蒙多、克洛塔尔多、阿斯托尔福和埃丝特雷莉娅。

塞希斯蒙多原是波兰王子。他一生下，母亲就死了。波兰国王巴西利奥是个大占星家，急忙研究星象，看到预兆说，塞希斯蒙多如果当上国王，将成为一个暴君，会把国家弄得四分五裂。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国王命人把刚出生的王子囚禁在深山中的塔楼里，由克洛塔尔多管教，同时发布消息，说王子已经夭亡。

萝韶拉到波兰来，是为了她失去的荣誉，寻找阿斯托尔福报仇。她在仆人克拉林的陪同下，在波兰的崇山峻岭中，在建造得粗糙不堪的塔楼里，见到了穿着兽皮、戴着镣铐的塞希斯蒙多。他们两人都受到别人残酷的对待：萝韶拉被奸污，遭遗弃；塞希斯蒙多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做人的荣誉，更不用说作为王子的权利了。由于他们的命运和遭遇有相似之处，他们结成了患难之交。

萝韶拉的出现，使塞希斯蒙多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他从未见过女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爱情。他承认自己爱上了萝韶拉，而且这种爱后来成为他改变了的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因素：

> 然而你，只有你，才使
> 我的怒火全然平息，
> 我的双眼饱含诧异，
> 我的两耳充满惊奇。
> 我每朝你看一次，

你叫我惊奇一次，
看你的次数越多，
我就越想要看你。

因为萝韶拉违反了国王的诏令，擅自闯入了禁区，而且又与王子谈了话，这就犯了死罪。克洛塔尔多下令把萝韶拉和克拉林抓了起来，送交国王处理。就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萝韶拉竟是他的孩子，不过没有说明他是她的父亲，因为他对薇奥兰——萝韶拉的母亲——始乱终弃。

正像克洛塔尔多不让萝韶拉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样，巴西利奥也不让塞希斯蒙多知道自己的身份。巴西利奥考虑的是这三件事：第一，他想要使国家免受独裁统治；第二，剥夺他儿子继承王位的权利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他可能因此而犯罪；第三，他开始怀疑预兆，认为星象不能强迫意志，只能影响意志。因此，他命人把塞希斯蒙多麻醉了带到宫中，并且不让塞希斯蒙多知道自己是王子。如若塞希斯蒙多证明星象是虚妄的，证明自己是"明智、谨慎和仁慈"的，那就让他治理国家；倘使他是"狂妄、残暴和骄横"的，那就把他送回监牢，让埃丝特蕾莉娅和阿斯托尔福结为夫妇，继承王位。

塞希斯蒙多醒来后，发觉自己是在富丽堂皇的王宫里，由仆人们簇拥着，被当作君主一样侍候。他以为是在做梦。但他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怒不可遏，想要报仇，听任本能行事，把一个仆人从阳台上扔下去，要将克洛塔尔多扼死，攻击阿斯托尔福，责备自己的父亲，甚至想强暴萝韶拉。巴西利奥认为预兆已经应验，便叫人把塞希斯蒙多重新麻醉，送回塔楼。塞希斯蒙多醒来后，感到惊奇的是，不但发觉自己重返他看做

“坟墓”的塔楼，而且清楚地记得他梦见过的那些事情。究竟是幻觉还是真实，他无法断定。只有一件事情是真实的，那就是他对一个女人的爱：

> 我只爱过一个女人……
> 我认为这是真情实话，
> 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 惟有这一点没有变化。

在塞希斯蒙多后来的转变中，萝韶拉固然起了作用，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他做了短时期国王之后在塔楼里醒来所经历的“醒悟”。他认为他当国王的那段生活是一个梦，于是他断定整个人生像梦一样，是短暂的。在这里，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王子。哈姆雷特说：“死亡，就是睡眠，睡眠，也许要做梦，麻烦就在这里！”他比塞希斯蒙多走得更远。

巴西利奥本想把王位交给他的外甥、莫斯科大公国公爵阿斯托尔福。人民得知这个消息后，为了自身的自由，便举行起义，反对国王让一个外国人来统治。他们认为塞希斯蒙多是天生的王子，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应该把他解救出来，让他治理国家。但是塞希斯蒙多已经醒悟，对自由和权势不再抱什么幻想了。当人民将自由和权力交给他时，他还犹豫不决。最后他才决定履行他对人民的职责。脱离了囚禁的王子与那个被麻醉了带进王宫的王子大不相同了：他变得更聪明，能运用他的理性，控制他的欲望和情欲。

萝韶拉的命运是与塞希斯蒙多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在她肯定克洛塔尔多不能使她恢复荣誉后，她向塞希斯蒙多寻求援助，

同时表示愿意协助他得到王位。塞希斯蒙多当了统治者，就可以阻止阿斯托尔福与埃丝特蕾莉娅结婚，给她讨回公道。所以萝韶拉积极投入战斗，帮助塞希斯蒙多打败了巴西利奥的军队，取得了王位。

然而塞希斯蒙多最大的胜利却是战胜他自己：

我的勇气在期待
取得巨大的胜利，
今天我战胜自己，
该是最大的胜利。

塞希斯蒙多是一个寓言性的形象，是人生的象征。起先，在他还不理解人生，也不了解人们的时候，他听任本能支配，非常偏激，容易冲动，又十分粗暴，只有爱情和女性的美留给他美好的印象。后来他体会到权势的虚幻，从而转入理性的醒悟。他像一个高尚的人和一个公正的统治者那样行事：虽然责备他父亲迷信星象的预兆，把他变成野兽，他还是原谅了父亲；尽管倾慕萝韶拉，他仍让她与阿斯托尔福结婚，使她恢复了荣誉。

《人生如梦》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的作品，是卡尔德隆巴罗克风格最完美的表现。西班牙著名评论家梅嫩德斯-佩拉约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任何一部剧作都没有这么伟大的主题思想。那里面，不只是一个，而是几个主题被赋予戏剧形式：第一，战胜星力的自由意志的力量；第二，人类的浮华和权势的虚妄，对明显的现象和迹象的某种怀疑；第三，被醒悟所启发的理性对人在自然的原始状态下放纵的情感和强烈的欲望的胜利。”这个剧本虽然反映出悲观主义的情绪，但具有反权力主义

的倾向。它探讨了爱、仁慈和宽宏大量这些人类美德。哲学上的问题不是靠诉诸信仰或强调理想，而是通过检验经验本身来证实，在卡尔德隆的剧作中，《人生如梦》也许是独一无二的。

三

在卡尔德隆所写的宗教剧中，《神奇的魔法师》是最优秀的一部，被马克思称为"天主教的《浮士德》"。它是卡尔德隆在1637年依据圣徒西普里亚诺和胡斯蒂娜的传记写成的。据长期流传下来的手抄本传记说，他们生活在三世纪，304年被罗马皇帝戴克里先迫害而死。

有关西普里亚诺和胡斯蒂娜的传说出现在早期的东派教会里。为了纪念圣徒西普里亚诺的殉教，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纳西盎的格列高利作过一次讲道，狄奥多西二世的王后欧多克西娅写过一首叙事诗。到七世纪时，这个传说在西方已家喻户晓：舍尔布尔内的主教阿尔德海姆在其《童贞和贞女颂》中赞美胡斯蒂娜的童贞和她对魔鬼的诱惑的胜利。在这些作品中，圣徒生平的细节写得不多，因为传说只是略略提到一些，或者以文学方式描绘了一点。

只有在这种传说被纳入正式的圣徒传奇文学时，其轮廓才趋于稳定。追溯起来，有两种不同的传说，东西派教会各有一种。在两种传说中，西普里亚诺都是个有名的异教徒魔法师。有个热恋着胡斯蒂娜的青年异教徒——在东派教会的传说里名叫阿格拉依达斯，在西派教会的传说里叫阿克拉迪乌斯——找到西普里亚诺，说，如果西普里亚诺用魔法把那个信奉基督教的姑娘诱使到他的怀抱里，他愿意给西普里亚诺报酬。西普里

亚诺同意了，便用魔鬼的力量引诱胡斯蒂娜。胡斯蒂娜画十字抵制魔鬼的力量，西普里亚诺失败了。他发现上帝的力量超过魔鬼的力量以后，便皈依基督教。后来西普里亚诺和胡斯蒂娜两人都殉教。这是两种传说的共同之处。而主要的不同之处是，西普里亚诺在诱惑胡斯蒂娜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在东派教会的传说里，他只不过是受阿格拉依达斯雇佣的拉皮条者；而在西派教会的传说里，他遵照阿克拉迪乌斯的吩咐一开始行动，就自己爱上了胡斯蒂娜，并想用魔法引诱她，以达到占有她的目的。

西普里亚诺和胡斯蒂娜两人留下来的生平事迹很少。他们生于小亚细亚的尼古梅迪亚。西普里亚诺是魔法师，企图用魔法引诱胡斯蒂娜。因为在戴克里先的迫害下经常受到拷问，她使他皈依了基督教。最终两人以身殉教。他们的尸体被抛向野兽，给几个信奉基督教的水手在夜间抢出，运到罗马，葬在君士坦丁大帝王宫的洗礼堂附近。一说是罗马帝国皇帝德西乌斯下令迫害的，卡尔德隆在《神奇的魔法师》中就持此说。

《神奇的魔法师》的材料，有人说是来源于雅各布·德·沃拉吉内的《众圣徒传》，不过尚难确定。卡尔德隆主要是根据西派教会的传说改编成剧本的，但在某些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他的改动不仅适应由叙述体改成剧本的需要，还深化了传说本身的意义。卡尔德隆笔下的西普里亚诺不再只是一个魔法师，而是一个热切地寻找真正上帝的哲学家。他把传说从一般虔敬的水平提到宗教崇拜的高度。他还把魔鬼的契约引进了剧本。不管这种契约他是从中世纪西奥菲勒斯的传说里（西奥菲勒斯靠一个犹太男巫帮忙，与一个地狱里的幽灵打交道），还是从米拉·德·阿梅斯夸《魔鬼的奴隶》一剧里得知的，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用自己的鲜血与魔鬼订立契约以后，西普里亚诺理智

上堕入了魔道，拼命追求自私的肉体享乐。最后一个重大的改变是，卡尔德隆没有让胡斯蒂娜用画十字来挫败魔鬼，而是让她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来战胜魔鬼。

除了圣徒传记，卡尔德隆还利用了阿梅斯夸《魔鬼的奴隶》一剧。他无疑从该剧中吸取了骷髅这个重要情节。但在卡尔德隆的剧作里，骷髅是上帝介入的重要契机，因此更有意义，也更富有戏剧性。骷髅象征美的短暂和人类荣耀的虚幻。

虽然浮士德的传说在西班牙的知识界中人人皆知，但卡尔德隆显然没有利用这个传说。浮士德确有其人。他生于1480年，死于1538年，是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魔法师、炼金术士和占星家，为了获得知识和权力，将灵魂出卖给魔鬼。十六世纪英国剧作家马娄以浮士德为题材，写了《浮士德博士的悲剧》；十九世纪德国诗人歌德写了《浮士德》。《神奇的魔法师》与这些文学作品中的浮士德有很大的差别。西普里亚诺原是异教徒，却变成基督教徒；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原是基督教徒，变成异教徒。西普里亚诺寻找上帝；浮士德(在马娄笔下与歌德笔下一样)则背离上帝，寻求肉感上和美感上的享乐。胡斯蒂娜象征自由意志的力量；玛格蕾塔象征人类情感不可抗拒的力量。与魔鬼订立契约后，西普里亚诺仍希望灵魂得救；而浮士德对灵魂得救却失去信心。卡尔德隆的剧作与浮士德的传说有些细节相似，只是巧合。卡尔德隆对这些细节的处理与马娄和歌德完全不同。《神奇的魔法师》本身成为后来以浮士德为题材的作品的源泉。马克思就说过："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①

---

① 1854年5月3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卷，第355页。

这个剧本尽管有些次要情节，像胡斯蒂娜的出生史，西普里亚诺与魔鬼的神学辩论，写得冗长，比较啰嗦，但是构想宏伟，精彩段落颇多，例如，西普里亚诺拥抱胡斯蒂娜幻象时的场面；他看到她变成骷髅，由狂喜转为恐惧的情景；魔鬼被迫承认自己为基督教徒的上帝所战胜的片断；它企图激起姑娘淫荡的情感，因她祈求上帝保佑而告失败的情节。英国诗人雪莱曾将其中关键性的几场译成英文诗。

很明显，这个剧本具有浓厚的天主教思想，某些地方过于渲染了宗教的力量。但是天主教的禁欲思想与世俗爱情的冲突在剧中表现得非常突出，而且爱情的力量显得十分强大，甚至超过宗教的力量。

四

《萨拉梅亚镇镇长》属历史剧。关于它的写作年代有两种说法：一说写于1643年，一说写于1640—1644年之间。此剧是根据维加的同名剧本写成的。卡尔德隆继承了维加的优秀文学传统，在情节的安排上、人物的塑造上和戏剧的效果上都有新的发展，胜过原作。

1580年1月31日葡萄牙国王晏驾，留下王位继承问题未解决。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是葡萄牙公主之子。1580年夏，他下令向葡萄牙进军，以获取对葡萄牙的王位继承权。为了防止军队对沿途居民抢劫骚扰，胡作非为，他颁布了一道敕令，其中第三条规定："无论什么士兵，也无论什么等级和地位的其他人，胆敢强奸妇女，不管强奸何等身份的妇女，一律处以死刑。"这就是《萨拉梅亚镇镇长》一剧的历史背景。

卡尔德隆自己参过军，他弟弟又是军人，所以他对军队生活比较熟悉。他在构思这个剧本时，摄取了典型的人物和情节。剧作家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了来到萨拉梅亚镇宿营的是一群有流氓习气、纪律松弛的士兵，他们当中有的甚至想乘机开小差。这样的士兵能不扰乱居民吗？连长堂阿尔瓦罗·德·阿塔依德虽是贵族，但生性傲慢，行为放荡。他被安排住在富有的农民佩德罗·克雷斯波家里。克雷斯波对当兵的怀有戒心，把女儿伊莎贝尔藏在顶楼上。喜欢拈花惹草的连长听说他女儿长得挺漂亮，很想一见，于是假装与一个士兵争吵，闯上顶楼。克雷斯波赶去阻止。两人拔剑相对，眼看就要争斗起来。这时堂洛佩·德·菲格罗亚来到，及时制止了这场冲突。堂洛佩·德·菲格罗亚是以军团长兼团长的身份出现在剧中的。他脾气暴躁，个性刚直。但是历史学家指出，当时他不在萨拉梅亚。也没有史料证明他到过萨拉梅亚。

为了表现军队与镇民之间的社会冲突，卡尔德隆选取了一个司法案子。傲慢的连长被一个他瞧不起的农家姑娘迷住了，忘记了军纪，让情欲支配了他的行为。在大军离镇以后，他中途折回，把伊莎贝尔劫持而去，就在附近的树林里强奸了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强奸罪。按照国王的敕令，他犯的是死罪。克雷斯波赶去救女儿，非但没有救成，反被士兵们绑在森林里的树上，后来还是女儿给他解了绑。

发生这类事情，按照西班牙当时的习俗，有几种不同的处理办法可让克雷斯波选择。他可以杀死伊莎贝尔，尽管她是无辜的，但是她使自己的家庭蒙受了耻辱；或者杀死连长阿尔瓦罗·德·阿塔依德；或者设法保守秘密；或者劝说连长娶伊莎贝尔。可是克雷斯波一回到家里，镇政会的文书就来向他报喜，

说他已当选为镇长。这时他的身份和地位不同了，不允许他与连长决斗，也不允许把事情掩盖起来，更不允许他杀死伊莎贝尔。他说：

> 我正想报仇雪恨，
> 司法的权杖使我
> 成为我荣誉的主人。

他命人把连长及其同谋抓了起来，要绳之以法。不过他还是先礼后兵。在私下会见中，克雷斯波恳求连长与伊莎贝尔结婚，并表示愿将全部家产交给连长。出于门第的偏见，连长拒绝作出公正合理的弥补。克雷斯波急于复仇，生怕夜长梦多，没有遵循正常的法律程序，就执行判决，将连长绞死。他不但越出了他的权限，也违反了法律。任何一个士兵犯了罪，更何况是连长，都应由军事法庭作出判决。在当时的西班牙，一个普通镇长只有审理较小案件的权力，重罪犯都得送交上级司法机关审理。再说，克雷斯波又是与案件有关的当事人。这些情况都是异乎寻常的。

卡尔德隆是拥护君主制的，对违法乱纪的行为深恶痛绝。他注意到贵族，尤其是军界的贵族，经常任意侵犯下层社会阶层的权利。他认为这是对整个专制制度的直接威胁。因此，剧作家让腓力二世在最后一场出现，借国王之口为克雷斯波的行为辩护，证明惩处连长是对的。克雷斯波不仅没有受到惩罚，还被任命为终身镇长。在这里顺便提一下，腓力二世驾临萨拉梅亚一事，编年史中没有记载，因而被认为是虚构的。

卡尔德隆糅合民间传说创造的克雷斯波这个典型人物，有

助于我们对剧本的理解。剧作家把一个精明、公正、勇敢而又仁爱的农民同一个任性、专横的贵族军官作了对比：一个赞成秩序，一个制造混乱。在卡尔德隆笔下，克雷斯波成了人民权利的保护者，法治的捍卫者。尽管卡尔德隆一再说明，克雷斯波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行动，并没有像维加《羊泉村》里的主人公们那样号召造反，但在观众和读者看来，克雷斯波却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和荣誉的代言人。在文学中常有这样的现象，艺术概括力比原来的构思意图要强得多。《萨拉梅亚镇镇长》也因此被认为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一部革命的、写实的剧作。

这个剧本原名《不如绞死》，在剧作家去世后，出全集时才被更名为《萨拉梅亚镇镇长》。正如评论家梅嫩德斯-佩拉约所说："在这部不同凡响的剧本里，甚至连最次要的人物都充满活力。"整个剧本犹如一幅错落有致的画，其中的人物个个像浮雕似的，栩栩如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十七世纪西班牙生活的几个片断被描绘得色彩斑斓，真实生动。它是卡尔德隆最完美的作品，也是西班牙经典戏剧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五

西班牙经典戏剧的范例是由卡尔德隆的前辈、伟大的剧作家维加建立的。他写剧的程式为其同时代人和后继者所采用，其中最著名的当推卡尔德隆。

维加的剧本由三幕组成，每一幕约含诗一千行。除特殊的书信外，维加不用散文。一幕中变换几个场景。维加打破了三一律，即情节、地点、时间三者必须完整一致的创作规则。西班牙的戏剧通常都称为喜剧，甚至是主题非常严肃的剧作。

卡尔德隆也像他同时代的大多数剧作家一样，把维加建立的喜剧作为他写作的模式。不过他对格调作了值得注意的改变。在剧作中他的用韵范围比维加窄，而他运用西班牙民族韵律却比维加多。在辞藻华丽的或者有高度戏剧性的段落里，在抒情气息很浓的独白里，他往往采用以绮丽文体闻名的带有拉丁文特色的文体。他把喜剧变成更高雅的戏剧。他极其关注伦理学和神学问题，把剧作写得是非分明。他启迪观众，甚至教育观众。他的艺术是有自我意识的。

在卡尔德隆的剧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喜爱的两个主题：一是自由意志，二是荣誉问题。

在《人生如梦》里，自由意志是作为一种抵制天命的力量出现的。国王巴西利奥是占星家，迷信星象的预兆，把王子塞希斯蒙多一出生就囚禁起来，是怕他将来成为一个凶狠残忍的暴君。塞希斯蒙多一旦摆脱了镣铐，就听任本能行事，为了检验他的自由意志和能力，将一个仆人扔下阳台。他很坚强。他以他的精神力量克服了他粗暴的性格，凭借他的自由意志战胜了星象的预兆，就是天命，最终成为卡尔德隆理想中的宽仁大度的国君。

而在《神奇的魔法师》里，自由意志则成为一种对抗魔鬼的力量。西普里亚诺向魔鬼学了一年魔法以后，打算对胡斯蒂娜施行法术，将她占有，结果失灵。魔鬼不得不亲自出面，想通过她的意识使她感到苦闷烦恼。它知道自己不能挫伤她的自由意志，却能动摇她的自由意志。于是它对她施加影响，凭借自然界的力量，使她逐渐产生这种印象：人生最大的荣耀是性爱。面对这种诱惑，胡斯蒂娜心荡神摇，有时以为强烈的情欲是她对西普里亚诺的爱所引起的，有时意识到心灵的情感正在把她

引上邪路便控制住自己。她对魔鬼说：

> 我知道怎样运用我的
> 自由意志帮助自己。

结果魔鬼也失败了。

荣誉问题，无论从主题角度，还是从戏剧角度来说，对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剧作家们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维加在其《当代编剧的新艺术》中把荣誉问题当作刺激观众的有力的戏剧因素来赞扬："更好的是那类包含荣誉问题的主题，因为它们深切地感动每一个人。"① 荣誉含有心理、社会和道德诸方面的因素。从根本上来说，它涉及人对同类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对这些责任和义务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责任和义务变得更多更复杂，一种来源于骑士制度和贵族门第的荣誉准则因此而产生。后来这种准则逐渐被滥用和歪曲。例如，倘若一个人受了另一个人的侮辱，那他荣誉上的污点只能依靠决斗来消除。如果一个女人受了欺骗，她的荣誉和她家庭的荣誉就被玷污，她的父亲、丈夫或兄弟就得追捕那个罪犯，恢复她失去的荣誉，往往是通过强迫结婚来解决。要是这样不成，通常会采取更激烈的手段，也许是决斗，甚至把那个女人杀死，尽管她可能是无辜的，或者仅仅被怀疑为不贞。

在《人生如梦》里，萝韶拉受了阿斯托尔福的欺骗，被他诱奸后遗弃了。为了恢复她失去的荣誉，她女扮男装，去国离乡，寻找阿斯托尔福报仇。在她父亲克洛塔尔多无助于她时，她只

---

① 维加：《当代编剧的新艺术》，见《西方文论选》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23页。

能仰仗塞希斯蒙多为她恢复荣誉。

至于塞希斯蒙多自身的荣誉，是分几个阶段恢复的。他被剥夺了自由，他的统治权也被否定，就是说，他根本没有荣誉。为了取得统治者的地位，首先他必须战胜自己的情感，其次必须推翻他父亲的政权。他终于成功地做到了这两件事。

在《萨拉梅亚镇镇长》里，卡尔德隆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典型的荣誉。克雷斯波本是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是那个要在他家宿营的连长把他女儿抢去强奸了，使他家蒙受耻辱。他一当选为镇长，就把连长抓起来，在国王到达时，将连长绞死。尽管他对国王极其尊敬，但他解释说，在像这一类的荣誉问题上只有他自己才能担任法官。

卡尔德隆是有代表性的民族作家。他的声誉经久不衰，他的名字与塞万提斯一样广为流传。卡尔德隆在他那个时代是、而且一直是西班牙人的崇拜对象。他的剧作富有哲理，充满睿智，语言精练，诗句优美，是西班牙民族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完美体现。正如俄国大作家屠格涅夫所说："卡尔德隆是个不平凡的天才，主要的，他是个强有力的天才。"

周访渔

1995年岁末于上海

目　录

人 生 如 梦

剧 中 人 物

巴西利奥	波兰国王
塞希斯蒙多	王子
克洛塔尔多	老人
萝赛拉	宫女，克洛塔尔多之女
阿斯托尔福	莫斯科大公国公爵
埃丝特蕾莉娅	公主
克拉林	小丑

士兵、看守、乐师和侍从各若干名。

第　一　幕

〔第一场〕

萝韶拉身着男式旅行装，出现在山顶上；她一面吟着诗句，一面步下山冈。

萝韶拉

暴烈的希波格里夫①，
你像迅疾的风一样驰骛。
你好似那没有
翠羽的鸟、没有火焰的光、
没有鳞的鱼、没有
野性的兽，为何在难辨方向、
岩石嶙峋的迷宫
狂奔、慢走，从高处往下猛冲？
你就留在这山上吧，
让这里的群兽也有它们的法厄同②；
而我除了命运

① 希波格里夫，神话中的鹰头马身有翅的怪物。这里指马。

② 法厄同，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赫利俄斯之子，驾其父的太阳车狂奔，险使整个世界惨火焚烧，宙斯见状用雷将其击毙，使世界免于此难。

给我安排的，没有别的去路，
我盲目而绝望地
从云彩缭绕的山巅向下迈步，
这座嵯峨的山
使太阳蹙起眉头①，凝眸相望。
波兰啊，你不欢迎
异国人，你用鲜血在你的沙地上
记下他的来临，
他好容易到达这里，历尽艰辛。
是我命该如此。
一个不幸的人何处曾得到过同情？

小丑克拉林上。

克拉林

你要说两个人，
在你哀怨的时候莫把我遗忘②；
既然是我们
两个人一起离开祖国，远走异邦，
碰碰运气；
我们两个人遭难受苦，如疯似狂，
来到这里；
我们两个人一同滚下山冈，
我分忧担愁，

---

① 意思是，夕阳西下时，山顶现出那参差不齐的背影。

② 这句直译是："别把我丢在客栈里，"在这里意为"不要忘记我"。

却不把我算在帐上，难道我不该心伤？

萝韶拉

我哀怨中没有
提到你，克拉林，是为了不剥夺你
在为你的烦恼
流泪时获得慰藉的权利。
有位哲人说过，
哀怨中自有那么多的乐趣，
应该自找
苦吃，以换取哀怨的乐趣。

克拉林

那个哲人准是
个长胡子的老酒鬼。哎！要是有人刮他
一千记耳光多好！
挨了痛打以后让他去哀怨吧。
但是，小姐，没有马，
在荒山野岭上步行，孤孤单单，
又迷了路，此刻
夕阳正在西下，我们怎么办？

萝韶拉

谁见过这等怪事！
要是我的视觉没有被幻象
欺骗，产生错觉，
借着那惨淡的白日的余光，
我仿佛看到
一幢楼房。

克拉林

　　　　不是我的愿望撒谎，
就是我看到它的形状。

萝韶拉

在那些光秃秃的岩石中间出现
一座乡间小宫殿，
它小得几乎连太阳都看不见；
那建筑的式样
不美观，建造得也粗糙不堪，
在残阳照到的
不知凡几的危岩险崖脚下边，
它看上去宛若
一块从山顶上滚下来的巨岩。

克拉林

我们走近去吧；
小姐，我们已经观看了很久，
要是住在里面的
那些人慷慨大方，让我们逗留，
就更好了。

萝韶拉

　　　　那大门
——不如说是一个不祥的洞——
敞开着，在它深处
孕育的黑夜正在向外蠕动。

传来铁链声。

克拉林

天哪，我听到的是什么声音!

萝韶拉

我愣住了，像一堆火与冰。

克拉林

难道是镣铐声?

若不是划船奴①的鬼魂，就送我的命:

我的恐惧是很好的说明。

〔第二场〕

塞希斯蒙多在幕内。

塞希斯蒙多

啊，我多么可怜! 唉，我真不幸!

萝韶拉

我听到的是多么凄惨的声音!

我要与新的痛苦和烦恼斗争。

克拉林

我与新的恐惧斗争。

萝韶拉

克拉林……

克拉林

小姐……

让我们逃离

---

① 划船奴，古代被判处到船上去划船的奴隶或犯人。

这凶险闹鬼的塔楼。

克拉林

尽管到了这种地步，我还是

不打算逃走。

萝韶拉

那微弱的光莫不是

暗淡的星光，行将消失的闪电？

在颤动的闪光、

摇曳的光芒、跳动的光线里面，

它使那微光泯灭的

黑黝黝的房子变得更加阴暗。

是的，靠着它的反光，

尽管是从远处，我仍能分辨出

一座黑暗的监狱，

那是一个活死人的坟墓。

更叫我惊讶的是，

那里躺着一个穿着兽皮服、

戴着镣铐的人，

而且作伴的只有一盏孤灯。

既然不能逃跑，

我们不妨在此听他诉说不幸：

好知道他的情形。

展现出戴着镣铐、穿着兽皮的塞希斯蒙多和灯。

塞希斯蒙多

啊，我多么可怜！唉，我真不幸！
苍天啊，既然你这样
对待我，那我定要弄清，
我生下来，究竟犯了
什么违反天意的罪行？
既然出生了，我已明白
我犯了什么罪行。
你那严厉的判决
确有充分的原因，
因为人降生于世，
就是最大的罪行①。
为了减轻我的苦恼，
我只想知道(天哪，
暂且把出生之罪
搁在一边，不去谈它)
还有什么能触怒你，
让我受更大的惩罚？
别的人不是也出生了？
既然别的人也是这般，
为什么他们拥有
我从未享有过的特权？
鸟儿生出来，着上
五色缤纷的盛装；
刚成为生双翼的花束，

---

① 指基督教的一种教义：原罪。就是与生俱来的罪过。

或者长羽毛的花朵，
就离开那遮雨挡风、
安宁舒适的小窝，
在寥廓的苍穹中
矫健敏捷地掠过。
因为我的心灵更高超，
我获得的自由就该更少？
野兽生出来，身披
色彩斑斓的毛皮；
刚变成星星的化身①
——多亏高妙的画笔——，
就被人类的需要
教会了凶狠残酷，
变成了它迷宫里
又凶猛又残忍的怪物。
因为我的天性更好，
我得到的自由就该更少？
鱼儿生出来，不呼吸；
它是鱼卵和黏泥的产物；
刚像一叶遍体是鳞的
小舟在波浪上漂浮，
就游向四面八方，
去探测烟波浩渺、
横无际涯的海洋

① "星星的化身"可能指豹。

那冷彻骨髓的堂奥。
因为我的自由意志更强，
我享有的自由就该更少？
小溪诞生了，似蛇般
在花丛里展开身躯；
刚像一条银色的蛇
在百花中蜿蜒流去，
就宛如音乐家一样
歌颂艳丽的鲜花，
越过壮丽的旷野，
迅速地流向天涯。
因为我的生命更长久，
我就该有更少的自由？
在愤怒到极点的时光，
像埃特纳火山①一样，
我恨不得扯开胸膛
掏出破碎了的心脏。
上帝旨[illegible]
一头兽、一羽鸟、一尾鱼
如此可心的特权，
如此重要的礼物。
什么法律、正义或理性
能拒绝把这授予人们？

萝丽拉

---

① 埃特纳火山，在意大利西西利岛东北部。

听了他这一番话
我又同情又害怕。

塞希斯蒙多

谁在偷听我吐露的心声？
是克洛塔尔多吗？

克拉林

你就说是。

萝韶拉

唉！只是一个可怜的人
在这寒冷的石室里
倾听你诉说胸中的郁闷。

塞希斯蒙多

（将她抓住。）
那么我要把你杀掉，
叫你不晓得我知道
你已经了解我的弱点。
只因我的话给你听见，
我不得不用我有力的
双臂把你撕成碎片。

克拉林

我是聋子，你说的话
我听不见。

萝韶拉

既然你生来是人，
我跪倒在你的脚下，
就足以使你让我脱身。

塞希斯蒙多

你的声音让我心软，
你的出现使我愕然，
你对我的尊敬叫我不安。
你是什么人？我在此间
对世事一点也不清楚，
这塔楼是我的摇篮，
同时也是我的坟墓。
自从我出生以来
——如果这算得上出生——
我只看到这荒郊野外。
在这里生活得很可怜，
我像一架活的骷髅，
一个尚有气息的死人；
我只见到一个人，
也只同此人聊聊，
他深知我的酸辛，
我从他那里学到
一点地理和天文：
尽管你会感到惊奇，
在惊疑中把我说成
人类怪物，但在这里
我是兽类中的一个人，
是人类中的一头兽。
在如此深重的苦难中，
我对政治作过研究，

得到过鸟类的启发，
受到过兽类的教导，
而且我还探索过
日月星辰的轨道；
然而你，只有你，才使
我的怒火全然平息，
我的双眼饱含诧异，
我的两耳充满惊奇。
我每朝你看一次，
你叫我惊奇一次；
看你的次数越多，
我就越想要看你。
我的眼睛想必是
一双贪看的眼睛；
尽管饮酒会致命，
有人却要多饮，同样情形，
明知看你我会送命，
还是拼命看个不停。
那就让我看看你死吧；
我已经心悦诚服啦。
既然看看你我会死亡，
不知不看你我会怎样？
那也许比残酷的死亡、
狂怒、愤慨、极大的痛苦
更糟；那可令人受不了；
我已权衡过它的严酷，

因为让一个不幸的人活着
无异让一个幸运的人死去。

萝韶拉

我看到你感到惊奇，
听你说话觉得诧异，
不知道能对你说什么，
也不知可以向你问什么；
我只能说，今天上苍
把我带领到这地方，
为了让我得到安慰，
如若一个不幸的人
看到另一个更不幸的人
可以算得上是安慰。
传说有个聪明人，
非常潦倒，十分穷困，
有一天单靠挖点
野菜来维持生存。
他暗自问道："有没有
比我更穷、更可怜的人？"
他转过脸去，看到
另一个聪明人在捡
他丢掉的野菜叶，
于是找到了答案。
我生活在这世界上，
抱怨自己的命运；
我在心里问自己：

"还会有别的什么人
比我更命蹇时乖吗?"
你同情地给了我回答，
待到我恢复理智时，
我发现你已捡得
我的痛苦，为的是
将它变成你的欢乐。
倘或我的痛苦能为你
消几分愁解几分闷，
你就聚精会神地听，
拿去我多余的部分。
我是……

〔第三场〕

克洛塔尔多在幕内。

克洛塔尔多

塔楼的守卫们，
你们睡着了还是胆小，
竟然让这两个人
闯进了监牢……

萝韶拉

我又给弄得不知所措了。

塞希斯蒙多

这是克洛塔尔多，我的牢头。
我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

克洛塔尔多

（幕内）

来人哪，快动手，趁他们

来不及自卫的时候，

逮捕他们或杀死他们。

众人

（幕内）

背叛！

克拉林

　　塔楼的守卫们，

是你们让我们进到这里，

既然你们任我们选择，

逮捕我们是最容易。

克洛塔尔多提着火枪和士兵们上，人人都蒙着脸。

克洛塔尔多

你们都把脸蒙好；

我们在这里，别叫

任何人认出我们，

这一点最为重要。

克拉林

这里开假面舞会吗？

克洛塔尔多

哎哟，这里是禁区，

你们无知到极点，

违反国王的诏书，
擅自越过了界限！
诏书规定：任何人
不得窥探这岩石间
隐藏的奇事怪人。
你们交出兵器投降，
要不然这管火枪
像金属的毒蛇一样，
喷吐出两枚毒弹，
把你们打穿，它的火光
将会使得天空惊颤。

塞希斯蒙多

专横的主管，在你
伤害或侮辱他们之前，
我就会把我的生命
交给这该死的锁链；
因为，老天作证，我宁愿
在这些岩石中间
用我的双手和牙齿
把自己撕成碎片，
也不容许他们遭到不幸，
或为他们受凌辱而悲叹。

克洛塔尔多

既然你知道你的苦难，
塞希斯蒙多，是这么深重，
按照天意，在出生之前

你就要死在娘胎之中；
既然你知道这锁链
是遏制你傲慢的马勒，
也是阻止你狂怒的缰绳①；
你为什么还要吹嘘呢？
（对士兵们）②
把他关进小牢房，
将牢房的门锁上。

塞希斯蒙多

（被关在门内，在门内说。）
老天啊！你剥夺我的
自由，做得真聪明，
要不然我会成为
一个反对你的巨人，
为了砸碎太阳上
那水晶般的球面，
在石筑的地基上
垒起碧玉的群山。

克洛塔尔多

也许是为了不让你垒山，
今天你才遭受这么多苦难。

〔第四场〕

萝韶拉

---

① 照原文直译是："这锁链是遏制你傲慢的狂怒的马勒，也是阻止它的缰绳。"

② "对士兵们"原文无，系译者所加。

既然我看到高傲
使你感到如此气愤，
不恭顺地跪在你脚下
求你饶命就太愚蠢。
也许你会生恻隐之心；
如若高傲和恭顺
都得不到你的好感，
那就无情得过了分。

克拉林

假如恭顺和高傲——
在无数宗教短剧中
一再登场的两个角色——
都使你无动于衷，
我既不高傲也不恭顺，
而是把两者来个平分，
恳求你帮助我们，
央求你保护我们。

克洛塔尔多

来人哪！

士兵们

老爷……

克洛塔尔多

把两人的兵器缴下，
将他们的眼睛蒙住，
叫他们看不见怎样
离开，又从哪里出去。

萝韶拉

这是我的剑，因为
你是众人的头领，
它只应当向你投降，
不会对位卑者屈尊。

克拉林

（对一个士兵）
我的剑可以交与
最卑贱的人，拿去。

萝韶拉

假如我不得不死，
为酬报你的怜悯，
我想把这件昔日
佩带过它的主人
所珍爱的纪念品
留给你，委托你保存，
尽管我不了解它涉及
什么秘密，但我知道
这柄镀过金的剑
含有重大的秘奥，
我仅仅仗着这柄剑
来到波兰，要把仇报。

克洛塔尔多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痛苦和羞惭，
我的苦恼和悔恨，

现在变得有增无减。)
这是谁给你的?

萝韶拉

一个女人。

克洛塔尔多

她叫什么名字?

萝韶拉

我不能
披露她的姓名。

克洛塔尔多

你现在
凭什么猜测,或者说知道,
这柄剑上有秘奥?

萝韶拉

把剑交给我的人
对我说:“你去波兰,
运用才智、计谋或手腕,
让那些达官贵人
注意到你这柄剑;
我知道其中有个人
会帮助你,保护你。”
他也许已经去世,当时
她不愿说出他的名字。

克洛塔尔多

(天哪,我听到了什么!
我仍旧不能断定

这些事情到底是
事实还是幻影。
这是我留给美丽的
薇奥兰的那柄剑，
凭剑上的标志，佩带着
这柄剑的人准会发现
我像父亲那样仁慈，
像对儿子那样爱怜。
假如带着它当凭证的人
反因带着它而送命，
因为他来到我跟前，
就要被判处死刑，
那么在这样的窘境中，
哎呀，我怎么办才行？
多么尴尬的处境！
多么可悲的天命！
多么反复无常的命运！
这是我儿子，他的外貌
与我心灵的预报
完全吻合，为了要见他，
心儿对着胸膛直敲，
扑动着两只翅膀，
却无法把锁砸掉，
像被监禁的人一样，
听到外面的喧嚷，
探身窗外去张望，

我的心儿也是这样，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听到喧嚷，借助眼睛
——心灵的窗口——向外张望，
不由得热泪纵横。
我该怎么办？愿上天保佑我！
我该怎么办？把他送交国王，
这就无异于把他
(唉，可怜的人！)带向死亡。
按照效忠法规，我不能
瞒着国王将他隐藏。
一方面是自尊心，
另一方面是忠诚，
弄得我进退失据。
我有什么好犹豫？
对国王的忠诚不是
高于生命和荣誉？
就让忠诚永存，让他去死。
要是我没有记错，
他刚才还曾说过，
他是来报仇雪耻，
受过凌辱的人可鄙。
他不是我儿子，不是我儿子，
他没有我高贵的气质。
既然危险已经出现，
任何人都无法回避——

因为荣誉是一种
十分脆弱的东西，
稍稍一碰就碎了，
轻轻一吹就脏了——
一个真正高贵的人
除了冒这么多风险
来寻找荣誉以外，
还有什么事好干？
他是我儿子，他有我的气质，
因为他有这么大的勇气；
在左疑右惑之际，
最稳妥的办法是，
去向国王奏明，说他
是我儿子，应将他处死。
也许怜惜我的荣誉，
国王对他会开恩；
倘使我能使他活下来，
我要帮他报仇雪恨；
如若国王硬是不肯，
做得翻脸不认人，
将他处死，那他死了，
也不知道我是他父亲。）
外国人，你们跟我来，
不要担心在不幸中
你们会缺少做伴的人；
因为在生死未卜之中，

在我们中间，我不知道
哪个人的遭遇最惨痛。

（齐下。）

〔第五场〕

阿斯托尔福与随行士兵从一边上，埃丝特蕾莉娅偕宫女从另一边上。军乐声。

阿斯托尔福

在看到您那双好似
彗星般的明眸时，
军鼓声和喇叭声，
鸟鸣声和泉水声，
交织在一起，向您致敬；
随着同样的乐曲声，
对您天仙般的美貌
显出无比的惊讶，
有些变成金属的飞鸟，
有些变成长羽毛的喇叭①；
公主，它们在欢迎您，
犹如炮声在迎迓女王，
恰似飞鸟出迎奥罗拉②，
宛若军号迎接帕拉斯③，

① 金属的飞鸟指喇叭，长羽毛的喇叭指飞鸟。在这里用作比喻。
② 奥罗拉，罗马神话中的曙光女神。
③ 帕拉斯，即雅典娜，希腊神话中的智慧、技艺和战争女神。

好像鲜花迎候福罗拉①；
您嘲弄驱走了黑夜的白天，
成为欢乐中的奥罗拉，
和平中的福罗拉，
战争中的帕拉斯，
我心灵中的女王啦。

埃丝特蕾莉娅

如若一个人的言论
必须用他的行动衡量，
那么您说了这么多
恭维话就做得不恰当，
我极力反对的这整套
耀武扬威的排场
戳穿了您的谎言；
我听您说的蜜语甜言
与我看到的冷酷无情，
依我看，真是天差地远。
您要明白，口头上奉承，
心里面却要谋人性命，
这是卑鄙恶劣的行径，
只有禽兽才会这么干。
它是欺骗和背叛的根源。

阿斯托尔福

您对情况了解得不彻底，

① 福罗拉，罗马神话中的花神。

埃丝特蕾莉娅，所以您怀疑
我说这番话的诚意；
我恳求您听我说明缘由，
看我是否知道得很透。
波兰国王欧斯托希奥三世
驾崩以后，留下的是
王位继承人巴西利奥。
还有两个女儿，她们
是您我两人的母亲——
我不愿拿无关的事情
使您讨厌，——克洛丽莱内夫人，
您的母亲，她如今
在更美好的国度，
拥有缀满明星的华盖①，
她是大女儿，您是她的爱女。
娴雅的蕾西荪达，
我的母亲，您的姨妈，
是二女儿(愿上帝
保佑她不老长生)；
她在莫斯科大公国
结了婚；我是她所生。
现在应该回过去
说说另一头的情况。
公主，巴西利奥已经

① 意即她已去世，进入天国。

在向岁月的鄙弃投降①；
他喜爱钻研学问，
而无心迷恋女人；
他已丧偶，又无子女，
他的宝座您我都觊觎。
您提出的理由是，
您是姐姐的女儿；
我虽是妹妹所生，
却是个堂堂的男儿，
我应当比您有优先权。
我们对我们的舅父
讲了各自的打算，
他说他愿意给我们
调停，所以我们才约定
这个地点和这个日期。
我带着这种打算离开
莫斯科大公国的土地；
我带着这种打算来这里，
不是我向您宣战，
而是您向我开战②。
啊！爱神，聪明的神，也许希望
平民百姓在我俩的事情上
今天成为真正的占星家③

---

① "向岁月的鄙弃投降"意为"逐渐衰老"。

② 这里所谓的"开战"、"宣战"是"求爱"、"求婚"之意。

③ 占星家，以观测天象来预卜人间事务的人。

(他们很准确)，取得一致看法，
赞同您当女王，但是当
支配我意志的女王。
为了让您拥有更多的荣誉，
我们的舅父会把他的王冠传予您，
您的勇气会为您赢得胜利，
我的爱情会把它的王国献给您。

埃丝特蕾莉娅

对如此慷慨有礼的举动
我会表现出同样的心胸，
因为这个君主制国家
归属于我，我会感到高兴，
仅仅是为了转归于您；
不过我的爱情对您
不满意，您是个薄幸的人，
您说的话我不相信，
那肖像挂在您的胸前，
戳穿了您的谎言。

阿斯托尔福

我本想把肖像的情况
告诉您……可鼓敲得这么响，
实在没有机会好讲；
这鼓声表明国王
和大臣们就要出场。

〔第六场〕

鼓声。年迈的国王巴西利奥及侍从上。

埃丝特蕾莉娅

睿智的泰勒斯①……

阿斯托尔福

渊博的欧几里得②

埃丝特蕾莉娅

在黄道十二宫之中……

阿斯托尔福

在群星之中……

埃丝特蕾莉娅

今天你掌管……

阿斯托尔福

今天你居住……

埃丝特蕾莉娅

它们的轨道……

阿斯托尔福

它们的踪迹……

埃丝特蕾莉娅

你绘制……

阿斯托尔福

---

① 泰勒斯(约公元前624—约公元前547),据传说为古希腊第一个哲学家,在天文学、数学、气象学等方面皆有贡献。

② 欧几里得(约公元前330—公元前275),古希腊数学家。

你观测……

埃丝特蕾莉娅

你让我在卑微的依附中……

阿斯托尔福

你让我在亲切的拥抱中……

埃丝特蕾莉娅

做这株大树上的常春藤。

阿斯托尔福

伏在你脚下俯首听命。

巴西利奥

外甥女和外甥，拥抱我吧，
既然你们忠实地依照
我充满爱心的嘱咐，
怀着这样的情意来了，
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
受委屈，对两个人一视同仁。
我承认我已被过分的
重量压得直不起身①，
我此刻只要求你们
不要作声，因为讲的事情
准会叫你们吃惊。
你们已经知道——请你们注意听，
我亲爱的外甥女和外甥，
波兰尊贵的侍臣们，

---

① "过分的重量"指"老年的重量"。此句意为"年事已高"。

臣民们，亲戚朋友们——，
你们知道，由于我的学问，
我在世界上获得了
“博学鸿儒”的外号。
为了对抗时间，防止遗忘，
蒂曼特斯①用画笔，
利西波斯②用石雕
赞扬我，称我为宇宙里
伟大的巴西利奥。
你们知道，我最重视、
最爱钻研的科学
是精深微妙的数学。
通过数学我从时间
那里夺取、从名声
那里攻破它日益
显示的权限和功能；
当我在我的图表上
看到未来各个世纪
出现的新事物时，
我达到这样的造诣，
战胜时间，让时间
展现我预言过的事。
被太阳的光芒照亮的、
给月亮的运转分割的

① 蒂曼特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画家。

② 利西波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雕刻家。

那白雪般的轨道，
那玻璃般的苍昊，
点缀着璀璨群星的、
装饰着黄道十二宫的
那些水晶似的星球，
那些钻石般的天体，——
这就是我长年累月主要的
研究对象，它们是书籍，
上天用金黄的线条，
以各种不同的符号，
在金刚石制的纸上，
在蓝宝石做的本子上，
记下我们顺心的事
或者不顺心的事。
我阅读这种书本很快，
我能用我的心灵
按着方位、顺着轨道
追随它们飞速的运行。
宁愿我的生命变成
它们愤怒的第一个牺牲品，
也包含我的悲剧在内，
而不愿我的才智变成
它们页边的注释，
它们页码的索引，
因为对不幸者来说
连长处也变成匕首，

受知识伤害的人
成为杀害自己的凶手！
就拿我来说，虽然我的遭遇
会把情况说得更清楚，
但为了让你们感到惊奇，
我再次要求你们不要言语。
我有一个不走运的儿子，
他是我妻子克洛丽莱内所生，
在他呱呱落地的时候，
老天把奇事异兆都使尽。
在他从肚子这座活坟茔
(因为生与死极其相似)
来到人世以前，他母亲，
在似醒犹睡之间，
几次三番地看见
一个人形怪物凶残地
把她的脏腑撕成碎片，
她生下了本世纪的
人类毒蛇，它沾满了
她的鲜血，把她弄死了①。
分娩的那一天来到了，
那些预兆都应验了——
因为凶恶的预兆
几乎从来不是虚报，——

① 这里暗指这样一种传说：毒蛇生出小蛇，小蛇就把老蛇弄死，吞掉。

他诞生于这样的星象：

被血染红了的太阳
狂怒地与月亮较量；
把地球当作屏障，
两盏神灯相斗不是
手对手，而是光对光。
自从太阳为基督之死
流下了血泪以来，
它这次遭受的日食
最可怕，也最厉害，
因为太阳被淹没
在熊熊的大火里面，
以为是它经受最后的
一阵突发的灾变：
天空变得黑魆魆，
建筑物摇摇欲跌，
云层中降下石雨，
江河里流着碧血①。
在这太阳濒临毁灭之时，
即在这不祥的征兆里，
塞希斯蒙多终于出生，
一生下就露出了本性，
送掉了他母亲的性命，
还恶狠狠地说道：

① «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中是这样描写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和死后的景象的："遍地都黑暗了……""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我是男子汉，从现在起
我就要恩将仇报。"
我查看我的研究资料，
在其中我处处都看到
塞希斯蒙多可能变成
最傲慢无礼的人，
最残酷无情的王子，
最不敬神的国君，
由于他，王国将会出现
四分五裂的局面，
变成背叛的学校，
培养恶习的学院；
他被狂怒所驱使，
在惊恐与犯罪之间，
会把脚踩在我身上，
而我只得把腰弯，
俯伏在他的脚下，
（我说这话痛苦不堪！）
我脸上的白胡子
变成他踏脚的地毯。
谁不相信这种灾祸？
尤其是在自尊心
占主导地位的研究中
预见的灾祸谁能不信？
因为我非常相信
在极坏的预兆里

向我预示灾祸的
天命，我拿定主意，
将这个已经出生的
畜生关在牢笼里，
好看看有学问的人
是否能把星象制胜。
散布消息说王子
生下就死去。我预先
命人在层峦叠嶂里，
在断崖和巉岩中间
造了一座塔楼，在那里
阳光几乎找不到去路，
因为方尖碑似的岩石
将它的入口处守住。
颁布律令，晓谕公众，
不准任何人走进
山中的这个禁区，
如有违者处以重刑，
所以这样做的原因，
我已经告诉过你们。
塞希斯蒙多在那里
过着贫困的囚禁生活，
同他见面、交谈和往来的
只有克洛塔尔多。
这个人教他学科学，
给他讲解宗教教义，

也只有这个人曾经
目睹他的苦难经历。
我在这里讲三件事：
第一件，波兰啊，我极其
尊重你，希望你摆脱
暴君的压迫和奴役，
因为一个将自己的
祖国和帝国置于
如此危险境地的人，
不是个仁慈的君主。
第二件是必须考虑，
倘若我剥夺人的法律
和神的律法授与
我亲骨肉的权利，
那不是基督教徒的仁慈，
因为任何法律都未提起，
我要阻止另一个人
变成专制残暴的人，
我自己可能变成这种人，
假如我儿子是暴君，
为了防止他犯罪，
我自己也许要犯罪。
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
就是要看一看，
轻信预报过的事情
是多么错误荒诞；

纵然他的习性
会促使他沉沦，沉沦
或许也不能把他制胜，
因为最难对付的天命，
最粗鲁暴躁的习性，
最冷酷无情的行星，
都只能影响意志，
却不能强行改变意志。
所以，我对各种原因
反复琢磨和寻思，
想出了一个叫你们
大为震惊的措施。
塞希斯蒙多(这是
我们给他起的名字)
不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也是你们的国王，
明天我要把他安置
在华盖下，我的宝座上，
总之，让他坐上我的位置，
对你们发号施令，
你们要低首称臣，
向他宣誓表示忠顺；
因此我要做到三件事，
来配合我方才说的三件事
第一件是，假如他
明智、谨慎和仁慈，

证明天命对他作的
许多预言都是虚妄之词，
那你们就会得到
你们天生的王子，
他曾当过群山的朝臣，
做过野兽的近邻。
第二件是，如若他
狂妄、残暴和骄横，
在邪恶的领域内
无所约束地驰骋，
我就要尽心竭力地
履行我的义务和责任；
在剥夺他的王位时，
我会像明君一样行事，
把他重新投入监牢，
这是惩罚，并非残暴。
第三件是，倘使王子
像我对你们说的那样，
臣民们，由于我爱你们，
我要给你们最配得上
王冠和节杖①的王后和国王；
因为他们两个人是
我的外甥女和外甥，
我把两人的权利合在一起，

① 节杖，象征君主的权位。

若同意缔结良缘，他们
将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东西。
这是我作为国王对你们下的诏令，
这是我作为父辈对你们的要求，
这是我作为学者对你们的恳求，
这是我作为老者对你们的劝诱；
既然西班牙的塞涅卡①
说过，国王是自己国家
恭顺的奴隶，作为奴隶，
我恳求你们照此办理。

阿斯托尔福

实际上在这里我是
最为有关的人士，
如果该我来回答，
我就代表大家来讲话，
让塞希斯蒙多出来吧，
他是你儿子就足够啦。

众人

把我们的王子交给我们，
我们要求他当国君。

巴西利奥

臣民们，你们的这番好意，
我十分领情，也非常感激。

---

① 塞涅卡(约公元前4？—公元65)，古罗马哲学家、戏剧家、新斯多葛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

请把我的两位阿特拉斯①
护送到他们的房间里，
明天你们就会见到王子。

众人

伟大的巴西利奥国王万岁！

（大家齐下。）

〔第七场〕

在国王退场前，克洛塔尔多、萝韶拉和克拉林上，并留住国王。

克洛塔尔多

可以向皇上启奏吗？

巴西利奥

哦，是克洛塔尔多！
不必拘礼，随便说吧。

克洛塔尔多

我来到你的脚下，
实在是迫不得已，
我那可悲多舛的
命运，陛下，这一次
取消了法定的特权，
打破了通常的惯例。

---

① 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之一。因反抗主神宙斯失败，受到惩罚，在世界极西处用肩顶住天。在这里指阿斯托尔福和埃丝特蕾莉娅是巴西利奥的两根擎天柱。

巴西利奥

怎么啦？

克洛塔尔多

我意外地

碰上了一桩不幸的事，

陛下，我本来可以把它

看作一桩最大的喜事。

巴西利奥

说下去。

克洛塔尔多

这漂亮小伙子，

不是冒失就是无意，

陛下，闯到了塔楼里，

还在那里看见了王子，

他是……

巴西利奥

克洛塔尔多，你别难过；

此事如发生在别的日子，

老实说，我会发火；

但我已揭开了秘密，

既然我说出来了，

他知道了也没有关系。

等会儿你来见我，

我有许多事要与你说，

还有许多事要你替我做；

现在我要告诉你，

有一件开天辟地以来
了不得的大事要你办理；
免得你胡思乱猜，
以为我要惩办你的疏忽，
我赦免这两个囚徒。

（下。）

克洛塔尔多

陛下，祝你万寿无疆！

〔第八场〕

克洛塔尔多

（老天让我时来运转了，
我不会透露他是我儿子，
因为用不着说了。）
外国的旅行家们，
现在你们自由了。

萝韶拉

我对你真是感激涕零①。

克拉林

我对你真是感激涕吝②，
对个把字的差异
两个朋友不会介意。

萝韶拉

---

① 此句直译是："我吻你的脚一千次。"

② 克拉林玩弄文字游戏，把"我吻"改为"我看"，因在西班牙文中，两字发音相近。

老爷，是你给了我生命；
我能活命多亏了你，
我将永生永世做
你的奴隶。

克洛塔尔多

我给你的
生命并不是生命，
因为一个出生高贵的
人，受了辱不会偷生；
既然你到这里来，
是为了报仇雪恨——
根据你本人告诉我的——
那我没有给你生命，
因为你没有带来生命，
不光彩的生命不是生命。
（旁白）
（我用这番话激发他的感情。）

萝韶拉

虽从你那里获得生命，
但我承认我没有生命；
待我报了仇，雪了恨，
我的荣誉就白玉无瑕，
到那时候，我的生命，
把什么危险都不放在话下，
看来就会成为你送我的礼品。

克洛塔尔多

把你这柄佩带的
磨得雪亮的剑拿去，
我知道染上了你仇人的
鲜血，就能为你报仇伸屈，
因为这柄曾属于我的剑
——我是说它曾为我所有，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将会替你报仇。

萝韶拉

以你的名义
我再次把剑佩带在身。
我现在按着剑发誓：
我要报仇，虽然我的仇人
强大得很。

克洛塔尔多

真那么了不起？

萝韶拉

强大到我不能告诉你，
并非我不相信你的谨慎，
不向你吐露重大的事情，
而是怕你的同情里
那使我惊讶的偏爱
反过来对我不利。

克洛塔尔多

你说出来，
首先要把我争取过去，

然后要把我帮助
你仇人的道路堵住。
（旁白）
（啊，要是知道他是谁就好啦！）

萝韶拉

为了使得你不认为
我不珍视这种信任，
你该知道，我的仇人
就是莫斯科大公国公爵
阿斯托尔福本人。

克洛塔尔多

（旁白）
（我难以忍受这种苦痛，
因为它比想象的、
预料的更为严重。
让我们把情况摸透彻。）
既然你是莫斯科大公国出生的人，
身为合法领主的人
不大可能伤害你；
你还是回祖国去吧，
抛开那使你横冲直撞的
狂热劲吧。

萝韶拉

我心里明白，
虽然他是我的王子，
他也能伤害我。

克洛塔尔多

不可能，

即使他无礼地打

你的耳光。(天哪！)

萝韶拉

我受的伤害比这还大。

克洛塔尔多

那你就说吧，你说的

不会超出我猜想的。

萝韶拉

我说：但我不知为什么

如此尊敬地望着你，

如此深情地敬重你，

如此恭敬地看待你，

使得我不敢告诉你，

这一套外衣是个谜，

因为它与我这个人不相称；

请你理智地判断一下，

如若我是与外观不相符的人，

阿斯托尔福到这里来

与埃丝特蕾莉娅结婚，

他是不是可能伤害我。

我已经对你说得太多。

(萝韶拉与克拉林下。)

克洛塔尔多

你听我说，你等等，你停下！

这是什么样的迷宫啊？
脑子里混乱不堪，
理智像乱麻一团。
我的荣誉受到侮辱，
敌人有势又有权，
我是臣民，她是女人，
在这茫茫的深渊，
整个穹苍是个朕兆，
整个世界是个异兆，
也许天公会指出一条出路，
但我不知道它是否能指出。

第 二 幕

〔第一场〕

〔王宫正厅〕

巴西利奥国王和克洛塔尔多上。

克洛塔尔多

遵照陛下之命，一切
都已办妥。

巴西利奥

克洛塔尔多，
你谈谈事情的经过。

克洛塔尔多

陛下，情况是这样：
你命制的镇静饮料，
搀足了可口的糖浆，
又加进了几味草药，
它那巨大的威力，
它那神秘的力量，
能把人的思维能力
夺走、窃去或耗光，

使人变成一具活尸，
它那极高的效力，
能使人睡得很死，
失去知觉和精力……
陛下，我们无须争论
此事是否可能发生，
因为经验已经多次
向我们作出了证明，
药物确实充满了
那些自然界的秘奥，
动物、植物和岩石
无不具有一定功效；
既然我们人类的黑心
能研制无数致命的毒药，
那么降低它的毒性，
不但有使人送命的药，
也有让人入睡的药，
这有什么出人意料？
这种事是否能做到，
对这个疑问暂且不论，
因为论据和经验
已经作出了证明……
我带着饮料——其实
是用鸦片、天仙子
和罂粟调制而成——
来到塞希斯蒙多

那狭小的牢房里面，
同他就人文科学
谈了一忽儿时间，
那是无言的大自然
通过苍天和群山
传授给他的学问，
在这所神圣的学府里，
他从飞禽走兽那里
学到了修辞的技能。
为了进一步使他打起
精神来做你要做的事，
我拿矫健敏捷的
雄鹰做谈话的主题，
说它不屑在低空回旋，
要冲上九霄翻腾，
变成长着羽毛的闪电，
或者脱离轨道的彗星。
我对它在碧空里翱翔
大加赞扬说："你毕竟
是鸟中之王，应当
超过所有的飞禽。"
对他无须多费唇舌；
涉及到王位问题时，
他骄傲地谈了起来，
充满了雄心壮志，
因为他的血液确实

在激励、鼓动、驱使
他去干一番大事。
他说："甚至在不安定的
鸟之王国里也有迫使
它们服从的统治者！
一想到这种情况，
我在不幸中感到安慰，
尽管我被羁押，起码
我是不得已受人支配；
因为我不会自愿地
向别的人俯首听命。"
见他被这痛苦的
话题弄得怒火上升，
我就向他献上药水；
一杯药水刚倒进口里，
他就昏昏沉沉入睡，
从暴出青筋的四肢
流下一道道冷汗，
若不是我知道这是
假死，我一定会以为
他的性命难以维持。
你派来的人——你已经
把这次试验的意义
告诉了他们——这时候
正好来到了，将王子
抬上了一辆马车，

直送到陛下的寝宫里，
那里布置得庄严豪华，
与他的身份颇为相称。
他被安置在你的床上，
待到他从昏睡中苏醒，
服侍他像服侍你一样，
陛下，这是你的命令。
假如我对你唯命是从
应该得到你的奖励，
那我只要求你告诉我——
请原谅我的无礼——
把塞希斯蒙多这样
弄进宫，你有什么用意？

巴西利奥

克洛塔尔多，你提出
这个疑问完全合理，
我只想为你消除怀疑。
本命星的星力① 预示
我儿子塞希斯蒙多
——你知道这件事——
有无数的不幸和灾祸；
我很想看看上天
——它不可能欺骗，
何况我们看到过

① 星力，占星学用语，一种被认为来自星体的能影响人的性格和命运的力量。

它那残暴性格里
许多暴虐的表示——
是否变得温和一点，
或者至少克制一点，
进而为勇气和谨慎
征服，承认预报错，因为
人能支配自己的命运①。
对此我要检验一下，
我把他弄进宫廷，
要他知道是我儿子，
让他显示自己的本性。
如果他宽宏大度，
他就将成为国王；
倘若他专横残暴，
我就让他重回牢房。
现在你大概要问：
为了进行这种考验，
为什么非要让他
睡着了弄到此间？
我会使你感到满意，
回答你每一个问题。
如若他今天知道
他是我儿子，明朝

---

① "人能支配自己的命运"这句话出自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第一幕第二场。

他重又发觉自己
被送回监牢受罪，
由于他的高贵出身，
他必然会意冷心灰，
既然知道自己是谁，
他能得到什么安慰？
所以我想留点余地，
万一事情搞不成，
就说他看到的一切
全是梦中的情景。
用此法可考查两件事：
第一件是，他的本性，
在他醒来后，会表现于
他想象和思考的事情；
第二件是起安慰作用，
尽管他现在看到
人们都对他俯首帖耳，
随后他又被送回监牢，
他可能认为他在做梦，
他这样想很对，因为
世界上，克洛塔尔多，
活着的人个个在梦内。

克洛塔尔多

我有足够的论据
证明你不会做成；
但是已经无可挽回。

有种种迹象表明，

好像他已经睡醒，

正在向我们走近。

巴西利奥

我想避开我的儿子，

你是他的家庭教师，

以这个身份迎上前去，

把真实情况告诉他，

使他摆脱混乱的思绪。

克洛塔尔多

你终于准许我告诉他

真实情况？

巴西利奥

我准许，

如果他知道了事实，

认识到危险，也许

战胜危险更容易。

（下，克拉林上。）

〔第二场〕

克拉林

（我挨了个穿号衣、长胡子、

红头发的卫兵四棍子，

方才能够来到这里，

我得看看演的什么戏。

没有什么窗子比一个人

随身携带的窗子更把稳①，
用不着去求售票人，
因为，身无分文，但很机灵，
可以厚着脸皮混进去，
观看每一出西洋景。)

克洛塔尔多

(这是克拉林，那女子的仆人，
那个女子，唉，老天，
是一个贩卖不幸的商人，
把我的耻辱转运到波兰。)
克拉林，有什么新闻？

克拉林

有的。
老爷，说你出于极大的
同情，打算帮萝韶拉
报仇雪耻，还劝她
换上自己的衣服。

克洛塔尔多

这样好，免得显出一副
轻狂模样。

克拉林

还有，她很机智，
改掉自己的名字，

---

① 前一个"窗子"指戏院的包厢，后一个"窗子"指人的眼睛。据说在卡尔德隆时代，戏院是由建造在一起的房屋的背部构成的。房主将窗子面临戏场的房间出租，供人看戏。

自称是你的侄女，
今天她得到很高的荣誉，
做了绝世无双的
埃丝特蕾莉娅的宫女，
住在宫里。

克洛塔尔多

我应该把她的
荣誉看作我的事情。

克拉林

还有呢，她正在期待
你维护她荣誉的
机会和时间早日到来。

克洛塔尔多

这是可靠的措施；
说到底，只有时间
才能解决这些事。

克拉林

还有呢，她像女王一样，
有人侍候和款待，
因为她成了你的侄女。
尽管我和她一起来，
却饿得快要死去，
没有人想起我，没有人
考虑到我叫克拉林，
要是这个克拉林① 发出声，

① 克拉林(clarín)，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喇叭"、"号角"。

就可能把国王、阿斯托尔福
和埃丝特蕾莉娅发生的事情
全泄露出来，因为克拉林
和仆人是两个不能
保守秘密的东西；
如沉默对我不加控制，
让我开口，也许我会
唱出这么两句歌词：

冲破黎明的喇叭声，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听。

克洛塔尔多

你的抱怨很是有理，
我会使你怨去气消，
不过你要为我效力。

克拉林

行，塞希斯蒙多来了。

〔第三场〕

乐师们边唱边上，仆人们边给塞希斯蒙多穿衣边上，塞希斯蒙多显出吃惊状。

塞希斯蒙多

哎呀，我看到了什么！
天哪，我瞧见了什么！

我对此感到惊讶，
但是不怎么恐惧，
我相信这是真的，
却又有许多疑虑。
我是在富丽的宫殿？
我穿的是绫罗绸缎？
仆人们穿着美观，
精力充沛，围着我转？
我是从睡眠中醒转，
在这么精美的床上？
我是在这么多人中间，
他们忙着给我穿衣裳？
说我在做梦，这是欺骗；
我很清楚，我没有入眠。
我不是塞希斯蒙多吗？
上天啊，给我指破谜团。
请告诉我，在我睡着时
——因为我发现自己
在这里，——我的想象力
究竟出了什么事？
但是，不管怎么说，
谁叫我苦索冥思？
我要让他们服侍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

仆人乙

（旁白，对仆人甲和克拉林）

他是多么抑郁忧伤！

仆人甲

遇到了这种情况，

谁能不抑郁忧伤？

克拉林

我能。

仆人乙

你去跟他讲。

仆人甲

（对塞希斯蒙多）

要不要他们再唱？

塞希斯蒙多

不，

我不要他们再唱。

仆人乙

因为你这样双眉紧锁，

我想让你开开心。

塞希斯蒙多

我

不需要用他们的

歌声来消愁解闷，

只有那军乐队的

演奏我才喜欢听。

克洛塔尔多

殿下，尊贵的主人，

请把你的手给我吻吻；

我要做第一个向你
表示崇敬忠诚的人。

塞希斯蒙多

(这是克洛塔尔多呀：
在监牢里他虐待我，
现在怎么如此尊敬我？
我的情况起了什么变化？)

克洛塔尔多

因为新的情况使你
感到莫大的困惑，
你的思想和理智
受无数的疑问缠磨。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
使你的疑问统统消除，
殿下，你应该知道
你是波兰的王储。
你所以离群索居，
隐藏在荒山野郊，
是为了顺从严酷的
天意，因为有过预兆：
一旦你威严的前额
戴上国王的桂冠，
就会给帝国带来
无穷无尽的灾难。
但是，因为相信你的
谦恭将会战胜星象

——一个豁达大度的
强人能战胜星象——
你被从你居住的
塔楼送到了王宫里，
就在你悠悠忽忽
进入了梦乡之时。
你的父亲，国王陛下，
会来看你，塞希斯蒙多，
从他那里你会得知其他。

塞希斯蒙多

你这卑鄙无耻、背信弃义的家伙！
我是什么人我已知道，
从今天起我要显示
我的高傲和权力，
还有什么我该知晓？
你怎么这样背叛
你的祖国，竟然对我
隐瞒，甚至违背理性
和法律，不承认我
这种身份？

克洛塔尔多

唉，我真不幸！

塞希斯蒙多

你与法律背道而行，
你对国王拍马奉承，
你对我凶狠残忍；

因此，国王、法律，还有我——
遭受了这么大的不幸，——
现在判处你死刑，
死在我手里。

仆人乙

殿下……

塞希斯蒙多

任何人
都别阻拦我，阻拦也是
枉费气力，我对天发誓，
要是你们到我面前来，
我就把你们扔到窗外。

仆人乙

克洛塔尔多，快逃走。

克洛塔尔多

瞧我叫你吃苦头！
你表现得多么傲慢，
还不知道你在梦里头。

（下。）

仆人乙

你要知道……

塞希斯蒙多

滚出去。

仆人乙

他是遵奉皇上的意旨。

塞希斯蒙多

如果法律不合理，
就不该服从国王，
再说我是他的王子。

仆人乙

法律制定得好还是坏，
他不好妄加评论。

塞希斯蒙多

我想你是活得不自在，
因为你硬要和我争论。

克拉林

王子说得非常对，
你可完全做错了。

仆人甲

谁允许你多舌多嘴？

克拉林

是我放肆。

塞希斯蒙多

你是谁？
你说。

克拉林

爱管闲事的人。
我于这种事不含糊，
因为我是人人皆知的
最大的好事之徒。

塞希斯蒙多

在这样的新天地里，

只有你能使我高兴。

克拉林

殿下，我是个顶呱呱的
能使所有塞希斯蒙多都高兴的人。

〔第四场〕

阿斯托尔福上。

阿斯托尔福

今天真是吉日良辰！
啊，王子，波兰的太阳，
你终于露出脸来了，
用这样灿烂的霞光
使整个的地平线
铺满了欢乐的光芒，
因为你像太阳一样，
走出了层峦叠嶂！
出来吧，你的额上
戴上光彩夺目的桂冠
虽然晚了一点，但是
它却永远不会凋残。

塞希斯蒙多

愿上帝保佑你①。

阿斯托尔福

① 原文中这句问候语用于对地位较低的人，故阿斯托尔福把这看作侮辱。

你不那么尊敬我，
我只道是你不认识我。
我是阿斯托尔福，
生下就是莫斯科大公国公爵，
也是你的表兄弟；
你我的身份没有差别。

塞希斯蒙多

我说"愿上帝保佑你"，
没表示出足够的客气？
既然你夸耀你的身份，
对此感到很不满意，
那么下次你见到我，
我就叫上帝"不保佑你"。

仆人乙

（旁白，对阿斯托尔福）
殿下要考虑这种情况
他生长在荒山之中，
对个个人都是这样。
（对塞希斯蒙多）
主上 阿斯托尔福看重……

塞希斯蒙多

他说话那副盛气凌人的
样子叫我讨厌，他做的
头一件事就是戴上帽子。

仆人甲

他是大人物①。

塞希斯蒙多

我比他更大。

仆人乙

尽管如此，你们两人
之间应该比其他人
之间更加尊敬才是。

塞希斯蒙多

谁
叫你来干涉我的事？

〔第五场〕

埃丝特蕾莉娅上。

埃丝特蕾莉娅

殿下，哦，主上，倍加
欢迎你来到华盖下，
它感激地接待你，
它迫切地需要你；
愿你别管虚妄的预兆，
生活过得威严而美好，
愿你的寿命不是以年
而是按世纪来计算。

塞希斯蒙多

---

① 按原文直译，应是"他是大公"。塞希斯蒙多对阿斯托尔福戴着帽子的无礼行为很不满，但西班牙大公享有在国王面前戴着帽子的特权。

（对克拉林）
你现在告诉我，
这位绝代佳人是谁？
这位人间仙女是谁？——
天公把缤纷的彩霞
铺在她漂亮的脚下。——
这位美貌女子是谁？

克拉林

主上，是你表妹埃丝特蕾莉娅[1]。

塞希斯蒙多

你叫她太阳更相符。
（对埃丝特蕾莉娅）
你为我得到了幸福
而向我祝贺虽说不错，
但我只接受你今天为我
看到你而表示的祝贺；
因此，我看到自己与我
不配享有的幸福在一起，
你向我祝贺，我感谢你。
埃丝特蕾莉娅，你可以
出现在破晓时分，还能
使最明亮的灯[2]鼓舞欢欣，
假如你随白昼一同起身，
那你让太阳干什么事情？

---

① 埃丝特蕾莉娅，原意是"星"。

② "最明亮的灯"指太阳。

请把你的手让我吻吻，
你的手像雪白的酒杯，
微风把洁白喝个醉。

埃丝特蕾莉娅

献殷勤也得懂点礼貌。

阿斯托尔福

（若是他握住她的手，
我就没有指望了。）

仆人乙

（我了解阿斯托尔福的苦恼，
对这种事我要阻挠。）
主上，你要注意到，
你这样孟浪不妥当，
阿斯托尔福就在一旁……

塞希斯蒙多

我不是对你说过，
叫你不要干扰我？

仆人乙

我说的话合乎情理。

塞希斯蒙多

这一切都叫我生气；
只要违反我的心意，
我都认为不合情理。

仆人乙

主上，我听你说过，
对合乎情理的话理应

听从，并且要身体力行。

塞希斯蒙多

你还听到我说过，

谁把我的怒火惹上来，

我就把谁扔下阳台？

仆人乙

对像我这样的人

不能这么干。

塞希斯蒙多

不能？

苍天在上，我倒要试试看。

他用两臂托起仆人乙，众人跟着下，旋即返回。

阿斯托尔福

我看见的是什么？

埃丝特蕾莉娅

大家快去拦住他。

塞希斯蒙多

他从阳台上掉到海[1]里去了。

老天作证，到底这么干了。

阿斯托尔福

你应当尽量控制

自己暴虐的举动，

---

[1] 当时波兰没有海岸线，一五七七年后才获得经格但斯克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因此这里的海可能是指水池。

因为人与兽的差异
正像荒山和王宫。

塞希斯蒙多

既然你硬要教训我，
口气是这么厉害，
也许你会找不到
你戴帽子的脑袋。

（阿斯托尔福下。）

〔第六场〕

国王上。

巴西利奥

这里出了什么事？

塞希斯蒙多

没有出什么事啊。
有个人惹得我气上来，
我把他扔下了阳台。

克拉林

（旁白　对塞希斯蒙多）
当心点，他就是国王。

巴西利奥

你头一天来，这么快
就把一条人命送掉了。

塞希斯蒙多

他对我说，不能这么干，

我偏把这个赌打赢了。

巴西利奥

王子，我心里很难过，
我来看你的时光，
原以为有人告诫过你，
你正在战胜天意和星象，
谁知我看到你如此冷酷，
想不到在这种场合，
你干的头一件事
竟然是杀人犯科。
既然我知道你惯于
把人狠命夹在两臂里
将人杀死，我怎能
满怀爱心拥抱你？
谁看到了出鞘的
把人刺死的匕首，
能不心惊胆寒呢？
谁看到了别人被杀的
鲜血淋漓的地方，
能不肝肠痛断呢？
即使是最坚强的人，
也会本能地作出反应。
所以，看出了你的两条
手臂是杀人的凶器，
看到了血淋淋的地方，
我就退出你的双臂；

虽然我想在亲热的
拥抱中搂住你的脖子，
但我没拥抱就退回来，
因为我害怕你的两臂。

塞希斯蒙多

不拥抱我也能活下去，
就像我一直活到如今；
因为有一个父亲
脾性不受人欢迎，
对我严厉又无情，
使我从他身边离开，
把我当作野兽扶养，
将我当作怪物看待，
他一心想要我死去，
既然他把我做人的权利
剥夺了，他不拥抱我，
这没有什么关系。

巴西利奥

老天啊，要是我没有
给你生命该多好；
我就听不见你喊叫，
也看不到你胡闹。

塞希斯蒙多

如果你不给我生命，
我并不会埋怨你；
但一旦给了，再夺回去，

那我就要埋怨你；
虽然给人东西是
最高尚、最美好的行为，
但是给了又夺回去
却是最卑鄙的行为。

巴西利奥

让你从一个卑贱的、
可怜的囚徒变成王子，
你这样感谢我！

塞希斯蒙多

这种事
我为什么要感谢你？
你对我的意志横加摧残，
既然你已到了衰朽残年，
行将就木，你给我什么？
除了属于我的，还能给我什么？
你是我的父亲，又是我的国王；
大自然按照规律行事，
凭着它的权力赋予我
这一切显赫的权势。
尽管我处在这种地位上，
但我对你不会感恩道谢，
相反，为了我被你剥夺了
自由、生活和荣誉的岁月，
我可以向你算这笔账；
所以你应该感谢我，

感谢我没有向你讨账，
因为你欠我的债还未还我。

巴西利奥

你既野蛮又大胆；
上天的预言已应验；
所以我向上天控告
你这人狂妄又傲慢。
虽然你知道了你的身份，
也明白了事情的真相，
虽然你在这一个地方，
凌驾于所有的人之上，
但要好好考虑我的劝告：
你做人要和蔼谦恭，
尽管你认为你醒着，
也许你是在做梦。

（下。）

塞希斯蒙多

尽管我自认为醒着，
也许我是在做梦？
不是在做梦，因为我过去的情况
和我现在的情况我都了然于胸。
即使你现在懊悔，
你也没有办法挽回；
我已经知道我是谁，
不管你怎么悲叹又后悔，
你也无法抹杀这个事实：

我是天生的王位继承人；
当初你使我服服帖帖
戴上手铐脚镣受监禁，
是因为我不晓得我的身份；
但是现在我已经得知
我是何种人，还了解到
我是人和兽的混合体。

〔第七场〕

萝韶拉宫女装束上。

萝韶拉

（我跟踪埃丝特蕾莉娅来到此处，
我非常害怕碰上阿斯托尔福；
克洛塔尔多希望
这人不知道我是谁，也看我不到，
因为他说这对我的荣誉很重要；
我相信克洛塔尔多的
善意，所以我才对他在这里
保护我的荣誉和生命很感激。）

克拉林

在你今天看到而感到惊讶的
一切中，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塞希斯蒙多

什么都没有使我惊讶，
因为那一切都在我的预料里；

如果说世界上
有什么东西使我感到惊奇，
那就是女子的美。
有一次，我在我拥有的书籍中翻阅，
读到上帝着意创造的是男人，
因为男人是一个小小的世界①；
但我怀疑他着意创造的是女人，
因为女人是一个小小的天堂；
女人含有的美
远远超过男人，其差别犹如霄壤；
倘若她是我现在
凝视着的女人，更是盖世无双。

萝韶拉

（王子在这里，我应当退回去。）

塞希斯蒙多

哎，女人，站住！
你不要走得这么快，把黄昏和黎明
连在一起；
如你将日出的霞光和日落的寒影
连在一起，
毫无疑问，你就把我的白日缩短②。

---

① "人是小小的世界"这个看法在十七世纪的西班牙和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是很普遍的。在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里勃鲁托斯把人的状况比作一个小小的王国。

② 萝韶拉的出现象征着黎明，她的离开意味着日落。如她离开得太快，她就使太阳来不及照耀，因而把白天缩短了。

但是我看到了什么？

萝韶拉

对眼前看到的情景我也信疑参半。

塞希斯蒙多

（我曾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这个美人。）

萝韶拉

（我以前曾看到过

这种高贵的气派

被拘禁在狭小的牢房里。）

塞希斯蒙多

（我找到了我的命根子。）

女人这个词

是男子最喜欢使用的名词，

你是什么人？

虽然我不了解你，但我倾慕你，

所以我定要得到你，

我确信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美人儿，你是谁？

萝韶拉

（我必须佯言。）我是埃丝特蕾莉娅

一个不幸的宫女。

塞希斯蒙多

你别这样说；你是太阳，在你的照耀下，

那颗星才存在，

因为它接纳了你发出的光华；

在芬芳的王国里，
我看到玫瑰花像女神一样，
高居于群芳之中，
因为它最鲜艳，它是百花的女王；
我认为在宝石中，
在博大精深的矿藏研究院里，
钻石压倒一切，
因为它最亮，它是众石的皇帝，
在不宁静的星国里，
那些美丽的星星像侍从一样，
在其中我首先看见
金星，因为它是星中之王；
在完美的天体上，
我看到太阳把各个行星召集在一起，
它统率它们，
作为白昼最大的神使；
在花卉、宝石、
星星、黄道带和行星中最美的占优势，
而你更美丽，
你是太阳、金星、玫瑰花和钻石，
为什么去侍候
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女子？

〔第八场〕

克洛塔尔多上。

克洛塔尔多

（我要说服塞希斯蒙多，

我毕竟抚养过他，但我看到了什么！）

萝韶拉

我尊重你的厚爱。

让沉默做代言人给你回答；

当头脑十分迟钝时，

殿下，默不作声远胜于开口讲话。

塞希斯蒙多

你不要离开，你留下。

你怎么愿意这样让我的心意

无人知晓呢？

萝韶拉

我请求殿下允许我离开这里。

塞希斯蒙多

你这样犟头犟脑地要走，

就不是请求允许而是自作决定。

萝韶拉

既然你不允许，我就想自作决定。

塞希斯蒙多

你要把我从有礼貌变得粗野生硬，

因为你的违抗

像剧毒的毒药一样伤害我的耐心。

萝韶拉

尽管这种充满

愤怒、冷酷和疯狂的剧毒品

会打垮你的耐心，
却不敢也不可能战胜对我的尊敬。

塞希斯蒙多

只是要看看我是否会做，
你将使我失去对你的美貌感到的恐惧；
我对于那种似乎
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非常有兴趣，
今天我曾把一个人从阳台上扔下去，
因为他说我不能那样做；
为了看看我是否会做——事情轻而易举，——
我将把你的荣誉从窗口扔出去。

克洛塔尔多

(情况越来越复杂。
由于一种疯狂的情欲，我发现
我的荣誉再度
处在危险之中，老天啊，我该怎么办?)

萝韶拉

难怪你的专横
曾向这个不幸的王国预示
犯罪、背叛、狂怒、
屠杀，这些令人憎恶的事。
但是，一个名义上是人、
实际上傲慢无礼、没有人性、
残忍、狂妄、暴虐、
野蛮，在野兽当中长大的人
还能干什么呢?

塞希斯蒙多

为了防止你这般侮辱我，

我才对你这么客气，

以为这样我能使你神摇意夺；

假如我是你刚才说的那种人，

老天在上，你完全可以这样指责我。

——喂，让我俩单独留下，把门关好，

谁也不让进来。

（克拉林下。）

萝韶拉

（我要死了。）

你要知道……

塞希斯蒙多

我是暴君，

你想要说服我，那是白费心机。

克洛塔尔多

（啊，多么紧要的关头！

哪怕他杀死我，我也要出去阻止。）

主上，请你注意。

（走近。）

塞希斯蒙多

你又惹得我火冒三丈高，

你这疯老头。

你藐视我的愤怒和粗暴？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克洛塔尔多

我听从这种叫喊声的召唤，

来告诉你，

如果你想当国王，就要格外和善；

虽然你是众人之主，也不要逞凶，

因为，也许这是一场梦。

塞希斯蒙多

你一谈到幻想的

破灭，就惹得我怒不可遏。

我要把你杀死，

看看是梦还是真实。

他正要抽出短剑时，克洛塔尔多止住他，接着跪下。

克洛塔尔多

我希望这样来

解救我的性命。

塞希斯蒙多

从剑上挪开你大胆的手。

克洛塔尔多

不到有人来

制止你的残暴和愤怒的时候，

我不会放你走。

萝韶拉

天哪！

塞希斯蒙多

我叫你放手，

你这野蛮的、与我为敌的疯老头，

要不然，我就这样

（两人搏斗。）

马上用我的两只手把你扼死。

萝韶拉

大家赶紧来救人，

克洛塔尔多快给人杀死。

（下。）

〔第九场〕

阿斯托尔福上，恰好这时克洛塔尔多倒在他的脚下，他站在两人中间。

阿斯托尔福

高贵的王子，

这是怎么回事？

让如此锋利的剑在冰凉的血① 里

就这样弄脏了？

把你闪闪发光的剑放回剑鞘里。

塞希斯蒙多

待我看到它染上

那可耻的血。

阿斯托尔福

他到我脚下躲避

---

① 指老人的血，因年老而变冷。

当作他的救命之处；
我的到来对他该有点帮助。

塞希斯蒙多

对你的死有帮助，
因为这样我也能叫你命赴黄泉，
来消除我往昔的怒气。

阿斯托尔福

我只是自卫，
所以我并没有冒犯皇家的尊严①。

两人拔出剑，巴西利奥国王和埃丝特蕾莉娅上。

克洛塔尔多

大人，别伤害他。

〔第十场〕

巴西利奥

哟，这儿在斗剑？

埃丝特蕾莉娅

（是阿斯托尔福！啊呀，真叫我担心极了！）

巴西利奥

发生了什么事？

阿斯托尔福

陛下，既然你来了，就没有事了。

---

① 阿斯托尔福利用自然法（自卫权）作为他与王族格斗的理由，这是唯一可以允许的理由。

（两人把剑插进剑鞘。）

塞希斯蒙多

老爷子，尽管你来了，事情仍不少；

我正要把这个老头儿杀掉。

巴西利奥

难道你不尊重

这些白发？

克洛塔尔多

陛下，听我说，这只是我的白发；

您知道，这无关紧要。

塞希斯蒙多

想要我尊重

这些白发，那是徒劳无功；

甚至你的白发

有一天也可能被我踩在脚下；

因为我还没有

为你教养我的不合理方式向你报仇。

（下。）

巴西利奥

在你看到这一天以前，

你又会沉沉睡去，在睡乡里你会觉得

好像你遇到的一切，

同人间的荣华一样，都是你梦见的景色。

国王和克洛塔尔多下。埃丝特蕾莉娅和阿斯托尔福留下。

〔第十一场〕

阿斯托尔福

天命在预报不幸上
难得使人受骗上当，
因为它预报坏事很准，
预言好事叫人难以相信。
如果它总是预言凶兆，
就是个杰出的占星家，
因为这些凶兆一定
会与事实不相上下。
在我和塞希斯蒙多身上
可以看到这种体验，
埃丝特蕾莉娅，因为在
两人身上有不同表现。
天命对他的预言是：
冷酷、傲慢、不幸、杀人，
它说得完全正确，
因为这一切正在发生；
至于我，公主，一看到
你炯炯有神的眼睛，
太阳不过是个阴影，
天空只是一片浮云；
所以天命对我的预言
是幸福、胜利、赞扬、财产，
它说对了，也说错了；

因为只有在它垂青的
时候才是对的，在它
鄙夷的时候就是错的。

埃丝特蕾莉娅

我相信你这些殷勤话
是显而易见的真话；
但应对另一位夫人讲，
你来看我的时光，
阿斯托尔福，你脖子上
悬挂着她的肖像；
既然是这样，只有她
才配听这些赞美的话。
你赶快去跟她讲，
她也许会给你报答，
因为在爱情的法庭上，
向其他夫人讲的殷勤话，
就像对其他国王发的
效忠誓一样，不足为凭啊。

〔第十二场〕

萝韶拉在幕内。

萝韶拉

（谢天谢地，我那着实难受的
厄运快要结束了！
看到了这种情景，

什么也不用害怕了。）

阿斯托尔福

我要将那幅肖像
从胸前取下，换上
你那倾国倾城的形象。
埃丝特蕾莉娅① 到哪里，
哪里就无阴影容身的地方，
恰似太阳照射到哪里，
哪里就不见星星一样；
我现在就去拿肖像。
（旁白）
（美丽的萝韶拉啊，
请原谅这有伤你感情的事情，
因为男人和女人分开后，
都会像这样不忠诚。）

（下。）

萝韶拉

（我什么也没有听见，
因为我怕被他看见。）

埃丝特蕾莉娅

阿斯特雷娅！

萝韶拉

公主。

埃丝特蕾莉娅

---

① “埃丝特蕾莉娅”本意是“星”。此处语意双关。

来到这里的是你，
我感到非常高兴；
因为我有个秘密，
只告诉你一个人。

萝韶拉

公主，
你使奴婢感到荣幸。

埃丝特蕾莉娅

阿斯特雷娅，我认识你的
时间不长，你却掌握了
打开我心灵的钥匙；
因为这个，也因为你品质好，
我敢把常常连我自己
都瞒着的事告诉你。

萝韶拉

我是你的奴隶啊。

埃丝特蕾莉娅

我用三言两语说一下，
如果命运想用一桩幸福
来化除那么多的不幸，
那我的表兄阿斯托尔福——
说他是我表兄就够了，
因为只要动动脑筋，
有些事情就明白了——
必定会和我结婚。
使我伤心的是，第一天，

我们见面时，他脖子上
挂着一位夫人的肖像；
我和婉地向他提到这点，
他很殷勤，对我有好感；
他已经去取肖像，
定会把它拿到这里；
他若是交到我手上，
会使我感到不好意思。
你留在这里，他来了，
你就叫他交给你。
用不着对你多叮嘱了；
你又漂亮又聪明；
完全懂得什么是爱情。

（下。）

〔第十三场〕

萝绍拉

要是我不懂得爱情多好！
我的天哪！哪一个女人
会这么明智、这么冷静，
在今天这种尴尬的场合
能给自己出主意呢？
世界上还有什么人
被冷酷无情的苍天
用这么多的不幸折磨，
用这么大的苦难摧残？

在这样的困惑中，看来我
找不到使我感到轻松的
言辞，也找不到让我得到
宽解的安慰，我怎么办呢？
自从第一桩不幸以来，
一有什么岔子或意外，
就会成为另一桩不幸；
因为不幸会自我继承，
一桩接着一桩发生。
就像不死鸟①一样，
一只从另一只中诞生，
从死掉的那里获得生命，
由于自身的灰烬，
坟墓总是热气腾腾。
有位学者曾经说过，
不幸是胆小鬼，据他看，
它们从来都不单行；
我却说它们很勇敢，
因为总是一往直前，
从不掉头往回转。
身背着不幸的人
什么事儿都敢干，
因为在任何场合，

---

① 亦译"凤凰"。相传此鸟生长在阿拉伯沙漠中，每五百年自焚而死，然后由灰烬中再生，循环不已，成为永生。

都不怕被它们抛弃。
我这么说，因为我这一生里
发生过这么多事，
不幸从未离开过我身边，
它们也从不感到厌倦，
直到我被命运毁掉，
落入死神的怀抱。
可怜的我啊！在目前
情况下我该怎么办？
倘若我说出我是什么人，
克洛塔尔多会对我翻脸，
多亏他救了我的性命，
多亏他保护我的荣誉；
他嘱咐我不要声张，
等待挽回我的声誉。
如我不告诉阿斯托尔福
我是谁，他要看到我的人，
我怎么能掩盖得住？
即使我的声音、舌头和眼睛
力图装出不相认的模样，
我的心也会说它们在撒谎。
我怎么办呢？为什么
我要去考虑怎么办？
显然，不管我怎么防范，
怎么研究，怎么盘算，
时机一到，痛苦必然

要我干它要干的事。
因为任何人都无法
将自己的痛苦控制。
既然我的心灵不敢
决定我该怎么干，
那今天就让痛苦
到此结束，让哀愁
就此了结，一下子
摆脱各种成见和疑窦，
老天啊，我求你保佑，
求你保佑，直到那时候！

阿斯托尔福拿着肖像上。

〔第十四场〕

阿斯托尔福

公主，这就是那幅肖像；
哎呀，天哪！

萝韶拉

殿下，你干吗
愣住？为什么感到惊讶？

阿斯托尔福

因为听到了你说话，
又看到了你，萝韶拉。

萝韶拉

我是萝韶拉？你认错了人，殿下。

你把我当作另一位夫人；
我是阿斯特雷娅；
我地位低下，不应
享有这么大的福份，
竟使得你心神不定。

阿斯托尔福

萝韶拉，不要再骗人啦，
因为心灵从不说谎话，
虽把你当阿斯特雷娅看待，
但爱你却像爱萝韶拉。

萝韶拉

我不懂得殿下的意思，
所以我不知怎么回答你，
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埃丝特蕾莉娅——她可以
与金星①相媲美——吩咐我
在这个地方等候你，
以她的名义告诉你，
把那幅肖像交给我——
这个要求合情合理，——
我再亲自送到她手里。
埃丝特蕾莉娅要求如此，
因为连那些最细小的事

① "Venus"在这里是双关语，既可指"金星"，也可指罗马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

都是埃丝特蕾莉娅拿主意，
虽然它们可能对我不利。

阿斯托尔福

尽管你使出最大的劲儿，
萝韶拉，你掩饰得很糟糕！
你告诉你的眼睛，
让它的乐曲与歌喉合调；
因为音调不准的乐器，
想要使一个人的谎言
与真实感情协调一致，
必然演奏得调走音乱。

萝韶拉

我已经说过，我只等
那幅肖像。

阿斯托尔福

既然你
要想骗人骗到底，
我也要这样回敬你；
阿斯特雷娅，你告诉
公主，说我敬重她，
如果她向我要肖像，
单把肖像送给她，
这似乎不大像样，
出于崇敬她，尊重她，
我给她送去“原件”；
你可以把它带到她那里，

因为你把它带在身边，
就好像带着你自己。

萝韶拉

一个大胆、高傲、勇敢的人
打算去办一件事，
尽管人家给了他
更有价值的东西，
但事没办成，他回去
感到很窘，没有面子。
我来取肖像，若把原件
带去，虽然更有价值，
回去却没有面子；
因此，请殿下把那幅
肖像给我带去，没有
肖像我决不会回去。

阿斯托尔福

要是我不给你，你怎能
带去？

萝韶拉

就用这个法子，
放开手，忘情负义的人。
（她试图夺过来。）

阿斯托尔福

你这是白费力气。

萝韶拉

皇天在上，我决不让它

落到另一个女人手里！

阿斯托尔福

你真可怕。

萝韶拉

你背信弃义。

阿斯托尔福

别再说了，我的萝韶拉。

萝韶拉

我是你的？无赖，你说谎话。

〔第十五场〕

埃丝特蕾莉娅上。

埃丝特蕾莉娅

阿斯托尔福，阿斯特雷娅，

这是怎么回事？

阿斯托尔福

（旁白）

（埃丝特蕾莉娅来啦。）

萝韶拉

（爱情啊，给我智慧，

让我把肖像收回。）

你若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公主，我告诉你。

阿斯托尔福

你打什么主意？

萝韶拉

你吩咐我在这里
等候阿斯托尔福，
代你向他要幅肖像。
只有我一人很孤独，
很容易东想西想，
听到你说起肖像，
我想起了我袖子里
有幅自己的肖像。
我想看看它，因为
独自一人时往往
会拿些小玩意解闷，
不意从手里落到地上；
阿斯托尔福正巧这时
来送另一位夫人的肖像
给你，把我的肖像拾起。
你要的那幅肖像，
他就是拒不交出，
非但不交出那一幅，
还要拿走我的一幅；
我左恳求右劝说，
他都不肯还给我；
我着急得发了火，
想从他那里夺回来。
他手里的那一幅
就是我的；你看一看

它像不像我就清楚。

埃丝特蕾莉娅

阿斯托尔福，放开肖像。

（从他手里夺过来。）

阿斯托尔福

公主啊……

埃丝特蕾莉娅

这幅肖像

确实画得不失真。

萝韶拉

是不是我的？

埃丝特蕾莉娅

这有什么疑问？

萝韶拉

你现在叫他把另一幅给你。

埃丝特蕾莉娅

把你的肖像拿去，走吧。

萝韶拉

（我已收回了我的肖像，

现在管他情况怎么样。）

（下。）

〔第十六场〕

埃丝特蕾莉娅

现在你把我向你要的

那幅肖像交给我吧；

虽然我不想再见到你，
也不想再跟你讲话，
但是我决不愿意
让你继续保存它，
哪怕只是因为我非常
愚蠢地向你要过它。

阿斯托尔福

（旁白）
（我怎么才能摆脱
如此尴尬的境地?）
美丽的埃丝特蕾莉娅，
虽然我愿顺从你，为你效力，
但是我无法把你要的
那幅肖像交给你，
因为……

埃丝特蕾莉娅

你是一个粗野的、
没有教养的求爱者。
我不要你把肖像交给我；
如果我拿了它，你会使我
回想起我曾经向你
要过它，这我也不愿意。

（下。）

阿斯托尔福

你听着，你当心点，你瞧吧。
你这个该死的萝韶拉!

今天你为什么、从哪里，
怎么样到波兰来
毁掉我也毁掉你？

（下。）

〔第十七场〕

〔塔　楼〕

塞希斯蒙多与起先一样，穿着兽皮，戴着脚镣，躺在地上；克洛塔尔多、克拉林及两个仆人上。

克洛塔尔多

你们将他留在这里，
他的狂妄在哪里开始，
今天就要在哪里终止。

仆人甲

像先前一样，我要
重新给他戴上脚镣。

克拉林

塞希斯蒙多，你别醒，
醒来会看到你失败了，
你的命运已经改变，
你那虚假的荣耀
像是生命的幻影，
又似死亡的火苗。

克洛塔尔多

应当给一个这样
善于摇唇鼓舌的人
准备个房间，在那里
他尽可以高谈阔论。
（对仆人们）
你们把这个人抓住，
关到那个房间里去。

克拉林

为什么抓我？

克洛塔尔多

克拉林
知道许多秘密，必须
把他关进很严的牢房，
他就无法向外宣扬。

克拉林

难道我试图杀害
我的父亲？没有嘛。
我把小小的伊卡洛斯①
从阳台上扔下去了吗？
我死去又复活了？
我在做梦还是睡着了？
为何将我囚禁？

克洛塔尔多

因为你是克拉林。

① 希腊神话：伊卡洛斯是建筑师代达罗斯之子，与其父双双以蜡翼粘身飞离克里特岛，因飞得太高，蜡被阳光融化，坠入爱琴海而死。

克拉林

我确实说过我要当喇叭，

但是我决不会去吹响，

因为这种乐器不高雅。

（他被带下。）

〔第十八场〕

巴西利奥国王用披风蒙着脸上。

巴西利奥

是克洛塔尔多吗？

克洛塔尔多

陛下！

你来啦，怎么这副模样？

巴西利奥

可怜的我啊，很想看看

塞希斯蒙多在这里的情况。

我这种荒唐的好奇心

就这样把我带到了这地方。

克洛塔尔多

你瞧他躺在那里，

又回到可怜的境地。

巴西利奥

唉，不幸的、出生在

倒霉时刻的王子！

因为他吃了落拓枣①，

失去了气力和活力，

你过去把他唤醒。

克洛塔尔多

陛下，他一直不安静，

在说着梦话。

巴西利奥

他现在做

什么梦？让我们来听听。

塞希斯蒙多

（在睡梦中。）

惩罚那些暴君的王子

是仁慈而又正义的王子；

让克洛塔尔多死在我手里，

让我的父亲吻我的脚底。

克洛塔尔多

他拿死亡威胁我。

巴西利奥

他用虐待和侮辱吓唬我。

克洛塔尔多

他想把我的性命送回老家。

巴西利奥

他要我俯伏在他的脚下。

塞希斯蒙多

（在睡梦中。）

---

① 希腊神话：据传吃了落拓枣即做极乐的梦，忘却尘世的痛苦。

让举世无比的勇敢
到世界这个大剧院
那广阔的舞台上去施展，
使我的复仇得以实现；
塞希斯蒙多王子怎样
战胜他父亲，人们会看见。
（醒来。）
哎呀，我是在什么地方？

巴西利奥

不应该让他看到我；
你知道你该怎么做。
我到后面去听他说。

（退下。）

塞希斯蒙多

这难道是我？我就是
那个戴脚镣、被囚禁、
处于如此状况的人？
塔楼啊，你是不是
我的坟墓？是的。天哪，
我梦见了多少事情啊！

克洛塔尔多

（现在该轮到我来
王顾左右而言他了。）

塞希斯蒙多

该是醒来的时候了？

克洛塔尔多

是的，该是醒来的时候了。
你睡着了，睡了整整
一天？我曾出去跟踪
那只缓缓飞行的鹰，
你留在这里没有动，
自从那时到现在
你一直没醒过？

塞希斯蒙多

没醒过，
甚至现在都没有醒来；
据我看来，克洛塔尔多，
我现在还在睡眠状态，
我决计没有弄错，因为，
假如我清清楚楚看到过的、
摸到过的东西是梦见的，
那我此刻看到的就是假的；
既然我睡着能看见东西，
那么我在精疲力竭时
醒着做梦就不足为奇。

克洛塔尔多

你把梦见的事情告诉我。

塞希斯蒙多

既然是梦，克洛塔尔多，
我不会讲梦见的东西，
我要说我见过的事情。
我醒来了，看到自己——

多么令人高兴的恶作剧！——
躺在床上，那床像是
春天用五色斑斓、
鲜艳夺目的花卉
编织而成的花坛。
许许多多达官显贵
在我的脚下拜倒，
称我为他们的王子，
送给我礼服和珠宝。
我本来已经心如止水，
你使我变得欣喜若狂，
因为你说了令我高兴的事：
尽管我目前处于这种状况，
但以前我是波兰的王子。

克洛塔尔多

我应该得到很大的奖赏。

塞希斯蒙多

不会很大。由于你背信弃义，
凭我坚强无畏的勇气，
我要把你杀死两次。

克洛塔尔多

你对我这么严厉？

塞希斯蒙多

我乃是众人之主，
我向所有的人报复；
我只爱过一个女人……

我认为这是真情实话，
一切都已烟消云散，
惟有这一点没有变化。

（国王下。）

克洛塔尔多

（国王听了他说的话，
很是感动，悄然离去。）
在我们谈到那只鹰时，
你就昏昏沉沉睡去，
梦见了帝王的权力；
若是能在梦中尊敬
殚精竭虑抚养你的人，
就会使人感到满意，
塞希斯蒙多，不要忘记
做好事，即使在梦里。

（下。）

〔第十九场〕

塞希斯蒙多

真是这样；让我们制止
这种残忍的本性，
这种狂怒，这种野心，
以防我们有时进入梦境；
我们定要做到，因为我们
这个世界是如此奇妙，
生活只不过是做梦；

经验使得我知道，
活着的人梦见现在
他在干什么，直到醒来。
国王梦见他是国王，
他凭借这种假象
管理、统治、发号施令；
死神——极大的不幸！——
使他得到的这种
纯属虚构的赞颂
转眼成空，化为灰烬；
既然知道自己必定
会在死神的梦中醒来，
还有谁想当国君？
富人梦见给他带来
更多烦忧的财富；
穷人梦见他在遭受
无限的贫困和痛苦；
时来运转的人在做梦，
抗尘走俗的人在做梦，
损人侮人的人在做梦，
总而言之，世界上人人
都在做着各自的梦，
然而无人了解这种情形。
我现在梦见我在这里
戴着镣铐叮当作响，
可我梦见过我曾处于

另一种更喜人的状况。
人生是什么？是疯狂。
人生是什么？是幻象，
是影子，虚无缥缈；
最大的幸福也很渺小；
整个人生是一场梦，
有些梦本身就是梦。

第 三 幕

〔第一场〕

克拉林上。

克拉林

因为我知道事情的来由，
被囚禁在闹鬼的塔楼。
因为我知道，就要杀死我，
我不知道，将怎么处置我？
想不到一个饥肠辘辘的人
就快要活活饿死！
我为自己而惋惜：
大家都会说："这我完全相信"；
人们完全可以相信，
因为就我而言，这种沉默
与克拉林这个名字
不相符，所以我不能沉默。
在这里陪伴我的，
如果我说得不错，
是一些蜘蛛和老鼠。

瞧那些金翅雀多可爱！
因为昨夜做的梦很多，
我这可怜的脑袋
装满了许许多多
十孔笛、喇叭、假面舞、
宗教游行、十字架，
还有鞭笞派教徒①；
有些人升高，有些人降下，
还有些人看到别人
身上的鲜血，昏倒了，
但是我，因为讲了实情，
没得吃，饿得晕倒了；
我发觉自己在监牢里，
每天白天我阅读
哲学家尼科梅德斯著作，
每天晚上我阅读
尼西亚会议文件集②。
假如人们把沉默称做
圣徒，将它载入新历③，

---

① 鞭笞派，天主教内的一个苦行派别。该派教徒常在乡间结队游行，手举十字架，口唱圣诗，并以皮鞭自笞直至流血，认为可借此赎罪。

② "尼科梅德斯"和"尼西亚"是双关语，与西班牙语"没有午饭"和"没有晚饭"音相似。有许多名叫尼科梅德斯的哲学家。尼西亚会议是公元三二五年和七八七年在小亚西亚西北部古城尼西亚举行的两次基督教世界性主教会议。

③ 指格列高利历，即现在全世界通用的阳历。西方国家把圣徒的名字载入历书，定为节日。

那么圣保密①对我正合适，
因为我庆祝他的节日
不是休息，而是禁食；
虽然我受这种惩罚完全相配，
但是我作为仆人，保持沉默
却是最严重的渎圣行为。

〔第二场〕

鼓声和人声。

士兵甲

(幕内)
他就在这座塔楼里。
把大门推倒在地，
大家都进去。

克拉林

天哪！
他们准是在寻找我，
因为他们说我在这里。
他们要我怎么样？

若干名士兵上。

士兵甲

---

① 圣保密是克拉林杜撰的圣徒名。

进去。

士兵乙

他在这里。

克拉林

不在这里。

众士兵

殿下……

克拉林

(这些人喝醉了吗?)

士兵乙

你是我们的王子;
除了本国的王储,
我们既不需要,也不
接受外国的王子。
让我们大家吻你的脚。

众士兵

我们伟大的王子万岁!

克拉林

(天哪,他们当真啦!
在这个王国里每天抓
一个人,让他当王子,
然后把他送回塔楼里,
这是不是习俗?是的,
因为我天天看到这种事;
我只好扮演这个角色。)

众士兵

把你的脚给我们。

克拉林

我不能，

因为对我本人来说，

我需要两只脚，再说，

没有脚的王子等于废人。

士兵乙

我们已经对你父亲讲过，

我们只承认你是王子，

不承认那个莫斯科大公国

来的王子。

克拉林

对我父亲

你们已失去了尊敬？

你们都是不中用的小人。

士兵甲

那是出于我们内心的忠诚。

克拉林

既然是忠诚，我宽恕你们。

士兵乙

出来收复你的王国吧。

塞希斯蒙多万岁！

众士兵

万岁！

克拉林

（他们叫我塞希斯蒙多？

对啦，所有的冒牌王子

都叫塞希斯蒙多。）

〔第三场〕

塞希斯蒙多上。

塞希斯蒙多

谁在这里叫塞希斯蒙多？

克拉林

（我实在是假王子！）

士兵乙

谁是塞希斯蒙多？

塞希斯蒙多

是我。

士兵乙

你这个大胆的蠢货，

怎敢冒充塞希斯蒙多？

克拉林

我冒充塞希斯蒙多？

这我不承认。叫我

塞希斯蒙多的，是你们，

你们才是大胆的蠢货。

士兵甲

伟大的塞希斯蒙多王子——

因为你的相貌特征与我们

带来的相符，然而无须核实，

我们就会拥戴你为国君——
令尊，伟大的巴西利奥国王，
因为害怕天命的预言
应验：他将被你推翻，
俯伏在你的脚下，就打算
剥夺你的权利和头衔，
然后授予阿斯托尔福，
莫斯科大公国公爵。
为此他召见了王公贵戚。
老百姓已经得到消息，
知道他们有本国的国君，
不愿让一个外国人
来对他们发号施令。
他们对冷酷无情的天命
表示出高尚的蔑视，
在你过着囚禁生活的
地方寻找到了你，
让你凭借他们的武力，
离开这座塔楼，去夺回
被一个暴君占有的
你的王权和王位。
出去吧；在这荒漠里，
一支由反叛者和平民
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
正在向你欢呼致敬；
自由在等待着你；

请听他们的欢呼声。

众人　（在幕内）

塞希斯蒙多万岁！万岁！

塞希斯蒙多

上天啊，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想要我再梦见
随时间消失的权势？
你们想要我再看见
那雄伟壮丽的场面
在尚未形成的黑暗
中间被风儿吹散？
你们想要我再体验
人的权力谦卑地开始、
小心翼翼地维持
所经受的幻灭或危险？
这可不行，这可不行，
不能让自己再受命运
摆布；既然我已经知道
整个人生是一场梦，
幻影啊，快离开我吧，
你们今天来蒙哄
我麻木了的官能，
假装得有声有形，
其实你们无声无形；
我不要虚假的威风，
也不要豪华的排场，

这些都是经微风
一吹就消散的幻想，
恰似开花的杏树，
黎明时风儿复苏，
突如其来地一吹，
杏花都纷纷落去，
那粉红色的花蕾
也枯萎下来，失去
色泽、光彩和妩媚。
我认识你们，了解你们，
知道你们对任何睡着的人
都玩弄同样的花招；
你们要作弄我也无法作弄，
因为我已经醒悟了，
深深地懂得人生如梦。

士兵乙

如你以为我们在骗你，
你朝那嵬嵬的群山
环顾一下，就会看见
人们正在那里等候你
调配。

塞希斯蒙多

我早就像此时
这么清晰，这么分明
看到过同样的情景，
那是梦境。

士兵甲

有些大事，

殿下，总是有预兆，

要是你先梦见过，

那大概就是预兆。

塞希斯蒙多

你说得对，那是预兆，

说不定会成为事实吧，

既然人生是如此短促，

灵魂啊，就让我们做梦吧，

让我们再做一次梦吧；

但这个警告须牢记在怀：

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

我们会从欢乐中醒来；

因为知道了这一点，

就不致失望得太厉害；

预先提出这个警告，

就是对伤害的嘲笑。

即使它成为事实，

也已预先考虑到，

一切权力全是借来的，

必须归还它的主人，

我们什么都敢做。

——臣民们，对你们的忠诚

我表示感谢，你们可以

把我看作这样一个人：

勇敢又机敏，会使你们
摆脱外国的奴役。
你们把战斗的军号吹响，
就会看到我无限的勇气。
我打算拿起武器，
去同我的父亲打仗，
证明老天没有说假话。
我要看他趴在我的脚下……
(或许在这之前我醒来，
要是此事我没有办到，
不提它岂不是更好？)

众人

塞希斯蒙多万岁！万岁！

〔第四场〕

克洛塔尔多上。

克洛塔尔多

天哪，这是什么样的骚动？

塞希斯蒙多

克洛塔尔多。

克洛塔尔多

殿下……
(旁白)　　(要在我身上
发泄他的愤怒。)

克拉林

(我敢打赌，

他要把克洛塔尔多扔下山冈。)

(下。)

克洛塔尔多

我知道，来到殿下的脚下，

必死无疑。

塞希斯蒙多

起来吧，

元老啊，站起来吧；

你定会成为我赖以取得

成功的北极星和领路人，

因为我知道，我的成长

全靠你的耿耿忠心。

来拥抱我吧。

克洛塔尔多

你说什么？

塞希斯蒙多

我在做梦，我想做好事，

因为一个人不应忘记

做好事，即使在梦里。

克洛塔尔多

殿下，如果做好事已成为

你的座右铭，那么现在

我提出同样的请求，

一定不会使你不快。

你要对你的父亲开仗，

我不能劝你反对国王，
我也不能帮你的忙。
我就俯伏在你的脚下，
你杀死我吧。

塞希斯蒙多

坏蛋，
叛徒，忘恩负义的家伙！
(天哪！我应该克制自己，
我是否醒着，我还不知。)
克洛塔尔多，你的勇气
令我羡慕，我感谢你。
你现在去为国王效劳，
让我们在战场上相见。
——士兵们，吹响战斗的军号。

克洛塔尔多

我对你感激万分。

(下。)

塞希斯蒙多

命运啊，让我们去统治王国吧！
要是我睡着了，就别把我唤醒；
如果是真的，就别让我再睡着。
但是，不管是真情还是梦境，
最重要的是好好干一番事业。
假如是真的，那就求之不得；
倘若不是真的，待醒来后
我们就多结交一些朋友。

（齐下。响起战斗的军号。）

〔第五场〕

〔王宫正厅〕

巴西利奥国王和阿斯托尔福上。

巴西利奥

阿斯托尔福，谁有智慧能将
一匹狂怒的脱缰之马截住？
谁有本领能将一条怒涛汹涌、
向大海奔腾而去的河流拦住？
谁有勇气能将一块从山顶
飞滚直下的巨岩挡住？
这些都还容易控制，倒是
狂怒无畏的民众难以对付。
分成几派的喧嚷声说明
这点，因为群山深处传来回声：
有些喊"阿斯托尔福！"
另一些叫"塞希斯蒙多！"
用于效忠宣誓的华盖①，
被奸诈和恐怖分据，
变成阴森可怕的舞台，
背时的命运在演一幕幕悲剧。

① 华盖是国王宝座上的篷。在贵族对国王效忠宣誓时，国王坐于华盖之下。

阿斯托尔福

陛下，让喜事推迟吧；
让你慷慨答应给我的
赞扬和欢乐搁下吧；
假如我盼望统治的
波兰今天拒不服从我，
是因为我首先必须征服它。
请给我一匹马，让盾上绘着
落雷的人无畏地把闪电投下。

（下。）

巴西利奥

不可避免的事无法挽回，
预见到的事包含许多危险：
如若必定要发生，就难以预防，
越是要避开越会促使它出现。
无情规律！艰难形势！极度恐怖！
想避免危险的人偏逃它不脱；
我把东西保藏起来，反受其害①；
我毁了自己，也毁了我的祖国。

〔第六场〕

埃丝特蕾莉娅上。

埃丝特蕾莉娅

① 此句有"聪明反被聪明误"之意。

陛下，已经发生的动乱
从这一派向那一派蔓延，
穿过街道，越过广场，如果
你本人不设法控制局面，
你将会看到你的王国
沉没在鲜红的波浪里面、
紫色的血海之中，凄惨异常，
到处是悲剧，到处是灾殃。
你的王国会崩溃到如此地步，
酷虐的暴力会残忍到如此程度，
使人看到了吃惊，听到了胆寒；
太阳惊慌失措，风儿局促不安。
每块石头建起一座金字塔①，
每朵鲜花构成一个坟头，
每幢建筑象征一丘高耸的坟墓，
每个士兵代表一架活的骷髅。

〔第七场〕

克洛塔尔多上。

克洛塔尔多

谢天谢地，我总算
活着来到你的脚下。

巴西利奥

---

① 金字塔是古代埃及帝王的坟墓。

克洛塔尔多，关于
塞希斯蒙多有什么消息吗？

克洛塔尔多

民众像横冲直撞的怪物，
纷纷向塔楼涌了进去，
从里面救出了他们的王子；
他一见自己又恢复了荣誉，
就表现出很勇敢，恶狠狠地说，
他定要证实上天的预兆不错。

巴西利奥

给我一匹马，我要亲自
勇敢地击败不肖之子；
在捍卫我的王位方面，
剑能完成知识办不到的事。

（下。）

埃丝特雷莉娅

我要成为太阳①身边的贝娄娜②，
我希望你我的名字并列在一起；
我要展开双翼，飞上云霄，
与女神帕拉斯一比高低。

（下。响起战斗的军号。）

〔第八场〕

萝韶拉上，拦住克洛塔尔多。

---

① 这里的"太阳"指国王。

② 贝娄娜，罗马神话中的女战神。

萝瑟拉

虽然藏在你胸中的
勇气在发出呼喊声，
你且听我说，我明白，
这一切都是战争。
你知道我来到波兰
是多么可怜、卑贱和不幸，
在你勇敢的保护下，
我在你身上找到了同情。
天哪！你命我乔装改扮，
住进王宫，把我的嫉妒
隐藏起来，想方设法
避开阿斯托尔福。
他终于看到我，认出了我，
尽管如此，他还是照样伤害
我的尊严，夜间到花园里去
与埃丝特蕾莉娅谈情说爱。
我已拿到花园的钥匙，
可以给你提供时机，
让你进入花园内，
以结束我的忧虑。
你高尚、勇敢又坚强，
能够捍卫我的荣誉，
反正你已经下定决心，
杀死他为我报仇雪恨。

克洛塔尔多

说实在的，萝韶拉，
从见到你的时刻起，
我就打算为你做我
力所能及的一切事
——你的眼泪就是见证。
我首先要你做的事，
就是换下那套衣服，
即使阿斯托尔福看到你，
见你穿着自己的衣服，
也不会把有损你
名声的孟浪行为
看作是放荡轻浮。
在这期间我考虑
怎样才能够恢复
你失去的荣誉，甚至
——你的荣誉对我关系重大——
把阿斯托尔福杀死。
这是多么昏庸的荒唐话！
既然他不是我的国王，
我不必担惊受怕。
我正想把他杀死，
塞希斯蒙多这时
要杀死我。阿斯托尔福
不顾自己的生死，
挺身而出保护我，

显示了他的意志力，
这是无畏的精神，
远远超过了勇气。
现在——你可要明白——
我怀着感激之心，
怎么能够去杀死
救过我性命的人？
我的挚爱和担心
在你们两人中平分，
因为我救过你的性命，
他又救过我的性命①，
我不知该帮助哪一方，
也不知该支援哪一方。
我救过你对你施过恩，
他救过我我对他感恩。
所以，在目前情况下，
我的爱没有着落，
因为我是施恩者，
同时也是受恩者。

萝韶拉

我用不着提醒你，
对一个非凡的男人来讲，
“给予”是高尚的行动，
“接受”却是卑鄙的勾当。

---

① 按原文直译，应是“我给予了你生命，我也从他那里接受了生命”。

这个原则没有变化，
你不应该感激他，
既然他救了你的性命，
你也救了我的性命，
显而易见，他迫使
你这个高尚的人做
卑贱的事情，而我
却使你仗义行事。
所以他侮辱了你，
而你欠了我的情，
因为你给予我的是你
从他那里得到的生命；
因此你应当挽救
我岌岌可危的荣誉，
我有胜过阿斯托尔福之处，
“给予”和“接受”有很大的差距。

克洛塔尔多

虽然高尚的品质
来自给予者方面，
但是感激之情却
出于接受者方面。
既然我已经懂得给予，
我原来有好的名声，
现在又有慷慨的名声；
再留给我感恩的名声，
这样，我就可以获得

既慷慨又感恩的名声，
给予和接受一样，
都是光彩的事情。

萝韶拉

我曾从你那里获得生命，
但在你给予我生命时，
你曾亲口对我说过，
受过侮辱的生命不是
生命；就是说，从你那里
我没有得到一点东西，
因为你的手交给我的
生命并不是生命。
如果你一定要先显示
慷慨，后表示感恩
——像我听你说的那样——，
那我希望你将未曾
给予我的生命给予我，
给予会使你变得更加
崇高伟大，你就先
显示慷慨，后感恩吧。

克洛塔尔多

我给你的理由说服了，
我首先要做到慷慨。
萝韶拉，我把我的财产
给予你，但是你要住在
修道院里，我提出的

办法曾经过仔细考虑；
因为要躲避一桩罪行，
你隐居到圣所里去。
在四分五裂的王国
遭受不幸的时候，
我不该增加它的不幸，
因为我是一个贵胄。
我选择这种办法，
对王国做到忠诚，
对你表现得慷慨，
对阿斯托尔福表示感恩；
所以选择这种方法
对你很合适，可以两全，
即使我是你的父亲，
皇天在上，也只会这么办。

萝韶拉

假如你是我的父亲，
这种侮辱我就忍受，
既然不是，我就不忍受。

克洛塔尔多

那你打算干什么？

萝韶拉

杀死公爵。

克洛塔尔多

一位不认得
自己父亲的小姐

有这么大的勇气？

萝韶拉

有。

克洛塔尔多

谁在鼓励你？

萝韶拉

我的名声。

克洛塔尔多

你应该把阿斯托尔福看成……

萝韶拉

践踏我全部荣誉的人。

克洛塔尔多

……你的国王，埃丝特蕾莉娅的丈夫。

萝韶拉

老天作证，绝对不可能！

克洛塔尔多

这是发疯。

萝韶拉

这我清楚。

克洛塔尔多

那就克服它。

萝韶拉

我办不到。

克洛塔尔多

那你会失去……

萝韶拉

我知道。

克洛塔尔多

……生命和荣誉。

萝韶拉

那还用讲。

克洛塔尔多

你企求什么？

萝韶拉

死亡。

克洛塔尔多

要知道

这是绝望。

萝韶拉

这是荣耀。

克洛塔尔多

这是愚蠢。

萝韶拉

这是勇气。

克洛塔尔多

这是狂热。

萝韶拉

这是狂怒、愤激。

克洛塔尔多

这么看来，无法控制

你冲动的情感？

萝韶拉

无法控制。

克洛塔尔多

谁会帮助你？

萝韶拉

我自己。

克洛塔尔多

无法挽回吗？

萝韶拉

无法挽回。

克洛塔尔多

好好想想，是否还有其他办法……

萝韶拉

当然有其他死法。

（下。）

克洛塔尔多

如果你定要死，等一下，
女儿啊，让我们一起死吧。

（下。）

〔第九场〕

〔旷野〕

士兵们边敲鼓边行进，穿着兽皮的塞希斯蒙多、克拉林上。

塞希斯蒙多

要是处于鼎盛时期、
正在耀武扬威的罗马今天能
看到我，一个野兽，
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率领
他浩浩荡荡的
大军，以他不可一世的精神
征服苍穹并非
了不起的事情，该会多么高兴！
但是，心灵啊，
让我们不要翱翔得太高；
我们也不要
让那虚无缥缈的赞扬消失掉，
如若我醒来后
会为它得而复失感到苦恼；
所以得到越少，
失去时感到的痛苦就越小。

幕内有一支军号吹响。

克拉林

一个绰约多姿的女子，
骑着匹追风逐电的骏马
——对不起，我讲述故事，
少不了要渲染一下，——
马身上精心地绘制着
一幅地图，因为身体是陆地，

藏在胸中的心是烈火，
嘴边白沫是大海，风是它的呼吸，
我赞美这乱七八糟的混合体，
因为心、白沫、身体和呼吸
是由火、土、海和风魔化而成①。
那匹浅灰色的花斑马，
在骑手踢马刺的踢刺下，
变成了菊花青马，
它不是在奔跑，而是在飞驰，
那个女子驱马来见尊驾。

塞希斯蒙多

她的光彩使我头晕目眩。

克拉林

天哪，那是萝韶拉！

（下。）

塞希斯蒙多

上苍又让她回到我面前。

〔第十场〕

萝韶拉身着宽松的外衣，佩带长剑和匕首上。

萝韶拉

豪爽的塞希斯蒙多，
你那勇士的威严

---

① 克拉林把马比作地图和四要素。古代西方哲学认为一切物质是由土、风、水、火四要素构成的。

从苍茫的黑夜里
迈向你业绩的白天；
恰似最大的行星①
在奥罗拉的怀抱中
光耀夺目地回到
姹紫嫣红的花丛，
待到戴上金冠出现
在群山和大海之上，
放出光彩，撒下光辉，
照耀山巅，装点海浪；
光芒四射的波兰太阳，
你也把黎明降到世上，
现在俯伏在你的脚下的
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请你保护她，因为
她是女人，又是薄命人；
这两种原因，哪一种
都足够——甚至超过——
使一个以勇气自豪的
男人有责任这么做。
你已经三次叫我吃惊，
你三次没认出我是什么人，
因为你三次看到我身着
不同的衣服，具有不同的外形。
头一次你把我当作男人，

① "最大的行星"指太阳。

那时你在不堪忍受的监狱，
你在那里过的生活
使我的不幸相形见绌。
第二次看到我是女人，
你惊讶异常，那时间
你君主的豪华排场
如梦，如幻象，如云烟。
第三次就是今天，
我穿着女人的华服，
佩着男子的兵器，
像个半男不女的怪物。
为了赢得你的同情，
使你保护我更乐意，
你不妨听我讲讲
我命途多舛的经历。
我的母亲是贵族，
属莫斯科大公国宫廷，
据她遭受的不幸看来，
她一定长得貌美脸俊。
一个薄幸的人看中她，
我说不出他的名字，
因为我从未见过他，
但从我的出生可知
他的地位；既然我是他生的，
现在我感到难过的是，
我不是生就无宗教信仰的人，

使自己荒唐地相信
他是这样的一尊神：
化作金雨、天鹅和公牛，
使达那厄①、勒达②和欧罗巴③
感动得泪水直流。
我本来以为讲起
这些负心的故事
话很长，但我发现
三言两语就讲完：
我的母亲听信了
甜言媚语，上当受骗，
像所有女人一样不幸，
却比任何女人都美丽。
他答应娶她为妻，
这种愚蠢的托词
给她留下很深的印象，
到如今她都牢记在心里；
他是一个暴君，与逃离
特洛亚的埃涅阿斯④相似，
甚至留给她一柄剑。

---

① 达那厄，希腊神话中阿耳戈斯王阿克里西俄斯之女。主神宙斯化作金雨与她幽会，生子珀耳修斯。

② 勒达，希腊神话中斯巴达王后。宙斯化作天鹅与她亲近，生波吕丢刻斯和海伦。

③ 欧罗巴，希腊神话中腓尼基王阿革诺耳之女。宙斯化作白牛将她劫到克里特，生弥诺斯和拉达曼堤斯。

他的剑就在鞘里面，
在我结束故事以前，
我会抽出来让你看。
由于这种不牢靠的结合
——它既不约束，也不限制
这种婚姻，或者说罪行，
实际上完全是一回事——
我出生了，颇像母亲，
简直和她一模一样，
虽然不是在美貌上，
而是在命运上、境遇上；
所以，我用不着讲，
我是她命运的继承人，
我很不幸，遭到了
与她同样的命运。
关于我自己，我能告诉
你最重大的事情，
就是那个夺去了我荣誉、
毁坏了我名声的人
名叫阿斯托尔福……
唉，一提到他的名字，
我就会怒火中烧，

---

④ 埃涅阿斯，特洛亚战争中的英雄。据罗马传说，特洛亚城毁灭后，他来到迦太基，女王狄多爱上了他。他的剑不是丢弃在特洛亚，而是迦太基。这几句诗的意思是：克洛塔尔多抛弃萝韶拉的母亲像埃涅阿斯抛弃狄多那样仓促。

同提到敌人相似。
阿斯托尔福是个薄情人，
他忘记了旧爱宿恩
——因为爱情结束了，
连记忆也消失了——，
被美好的掠取物①所吸引，
来到波兰，为的是与
埃丝特蕾莉娅结婚，
她是我日暮时的火炬。
既然过去使两个情人
情投意合的是星，如今
将他们拆散的又是星
(埃丝特蕾莉娅)，谁能相信？
我受了侮辱，我受了愚弄，
我悲不自胜，我如狂似疯，
我像槁木死灰，我处于……
这就是说，地狱中
那种乱糟糟的景象
尽在我的巴比伦②之中。
我拿定主意默不作声，
不用言辞表达我的痛苦，

---

① 这里的掠取物指王位。

② 巴比伦是古代东方的一个国家。卡尔德隆也许是指巴别尔。据《圣经·创世记》载，挪亚的子孙向东迁移，至示拿，见一平原，便住下，拟协力建造一座城和一个高塔以达天上。上帝怕他们今后无事不成，混乱其语言，致使互不通意，遂四散而去。该城被称为"巴别尔"，意为"混乱"。

因为伤心的事情
用感情比用言语
表达得更为清楚。
一天，我母亲薇奥兰单独
(天哪！)和我在一起交谈，
她打开了我胸中的禁锢，
郁结在我心头的痛苦
就你追我赶地蜂拥而出。
倾诉痛苦我不觉得难为情；
因为一个人对另一个人
讲述自己的脆弱之处，
知道那人也有脆弱之处，
就好像情不自禁讲出来，
要把精神负担减轻。
有时候坏样子也有点
用处。总之，她怀着同情
听我诉苦，想以自己的
不幸遭遇安慰我的心：
自己犯过罪的法官
多么容易宽恕他人！
她拿自己作为借鉴，
没有把无益的空闲、
易逝的时间当做
补救她荣誉的手段，
对我的不幸也无奈；
她认为最好的劝告是

紧紧跟着他，不要离开，
好言好语相劝，迫使
他了却这笔荣誉债。
为了冒最小的风险，
命运要我乔装改扮，
穿上男子的衣衫。
她取下一柄古剑
就是我佩带的这柄剑，
我答应过你，此时
该抽出来让你看看。
因为相信剑上的标志，
她对我说："你去波兰，
设法让那些贵人达官
看到你佩带的这柄剑，
他们中间可能有个人
会同情你的命运，
会安抚你的愁闷。"
我果真来到了波兰，
我们且不说(用不着谈，
因为大家都已知道。)
一匹狂奔乱跑的马
把我带到了你的洞穴，
你看到我感到很惊讶。
我们不说克洛塔尔多
当时热诚地袒护我，
他恳求国王饶我一命，

国王俯允，对我开了恩；
他得知我是什么人后，
就劝我换上石榴裙，
去伺候埃丝特蕾莉娅，
在那里我巧妙地阻止
阿斯托尔福的爱情，阻挠
埃丝特蕾莉娅做他的妻子。
我们也不说，你在这里
又看到了我，见我穿上
女人的衣裳，弄糊涂了，
分辨不出两种模样。
我们单说克洛塔尔多吧，
花容月貌的埃丝特蕾莉娅
同阿斯托尔福结婚和秉政，
他认为这对他很是重要，
他不顾我的荣誉，劝我
把自己的打算抛弃掉。
啊，英勇的塞希斯蒙多！
今天该是你复仇的时候，
因为上天希望你冲破
简陋的监牢，脱离幽囚，
在那里，你这个人已变成
一头缺乏人类感情的野兽，
一块对苦难无所反应的石头。
看到你拿起了武器，对付
你的祖国，与你父亲作战，

我将狄安娜①的华服
与帕拉斯的盔甲同穿，
现在又穿红装又佩剑，
（两者一起把我打扮，）
到这里来为你助战。
对啦，骁勇的首领，
阻止并且破坏掉
这计划好的婚礼，
对我们两人都重要：
就我而言，要使那个自称
我丈夫的人结不成婚；
对你来说，要不让他们
两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以更大的权力和兵力
使人怀疑我们的胜利。
作为女人，我要劝说你
将我的荣誉挽回；
作为男人，我要鼓励你
把你的王位夺回。
作为女人，我要让你同情，
在我俯伏在你脚下时；
作为男人，我要为你效命，
在我援助你的士兵时。
作为女人，我要你保护，

①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和狩猎女神。

在我受侮辱和忧伤时；
作为男人，我要保护你，
用我的剑和我的身体。
你要考虑到，如果你今日
把我当作女人向我求爱，
明天我就会作为男子
为捍卫我的荣誉将你杀害；
为了获得爱情上的胜利，
我必须做这两种人：
既是向你诉苦的女人，
又是赢得荣誉的男人。

塞希斯蒙多

（老天啊，我若是真的在做梦，
就让我暂时失去记忆，
因为这么多的事情
不可能融入一个梦里。
我的天哪，要是我知道
如何能逃避所有的事情，
或者什么事也不想多好！
谁遭受过这么难以逆料的艰辛？
如果我经历的那番显赫
只不过是一个梦境，
这个女人现在怎能对我
讲述我早已知道的详情？
那么这是事实，不是梦；
既然是事实——它是另一种

同样使人感到困惑的东西——，
我的生活怎么把它叫做梦？
那些给人荣耀的事
和梦幻是如此相似，
竟使真的被看作假的，
假的被当作真的？
两者之间差别极小，
人们难以肯定，他们
看到的和享有的
东西是假还是真？
膺品与原件十分
逼真，谁也弄不清
哪是原件，哪是膺品？
既然情况是这样，
显赫的地位和权势、
君王的威严和排场
也必将在阴影中消失，
就让我们好好利用
这属于我们的瞬息，
因为只有在她身上才能
享受到梦里享受的东西。
萝韶拉已在我掌握之中；
她的花容月貌叫我心动；
让我们及时行乐吧；
情爱会打破自尊和自信
这两种约束，由于信任，

她拜倒在我的脚下。
这是梦；既然是梦，
现在我们就做幸福之梦吧，
以后幸福也许会变成苦痛。
然而我有我自己的道理，
我又用来说服我自己！
既然是梦，既然是虚荣，
谁会为了人间的虚荣
而失去神圣的光荣？
以往的什么幸福不是梦？
享受过极大幸福的人，
当他沉浸在回忆之中，
谁会在心里不这么说：
“我看到的一切准是梦。”
如若这表明我已醒悟，
倘使我已经领会，
欢乐是美丽的火苗，
经随便什么风一吹，
马上就会火灭烟消，
让我们去寻求永恒的东西，
那就是流芳百世的名声，
在那里幸福不会安息，
崇高也不会寿终正寝。
萝韶拉已失去了荣誉；
一个王子应该赋予她荣誉，
而不是剥夺她的荣誉。

皇天在上，我一定要
替她把荣誉夺回来，
在我取得王位之前。
同时让我们避开
那个极大的危险①。)
（向一个士兵）
把战斗的军号吹响，
今天，在暮色的昏暗
把金黄色的阳光埋葬
于墨绿色波涛中之前
我一定要投入战场。

萝韶拉

殿下，你就这么离去？
莫不是我的忧虑、
我的痛苦都不值得
你说上一言半语？
殿下，你不看我，我说的话
你也不听，这怎么可能？
你连头也不对我回一下？

塞希斯蒙多

萝韶拉，因关系到你的名声，
为了以后对你仁慈，
现在只好对你狠心。
我的声音没有回答你，

① 指萝韶拉的魅力。

是要让我的荣誉回答；
我没有对你说话，是我想
让我的行动替我对你说话；
我没有看你，也有原因，
在这样难以忍受的痛苦中，
应当珍视你名声的人，
不该留意你秀美的姿容。

（下。）

萝韶拉

天哪，这是些什么谜语啊？
经受了这么多痛苦以后，
对这些模棱两可的回答
我怀疑依旧，揣摩不透！

〔第十一场〕

克拉林上。

克拉林

小姐，现在能见你吗？

萝韶拉

哎呀，克拉林！你上哪儿去啦？

克拉林

我被关在塔楼里，
用纸牌把命算算，
预卜我的生和死，
从拿到的花牌判断，

我的性命就像是
一盘帕桑特·基诺拉①。
我眼看就要爆炸啦。

萝韶拉

为什么？

克拉林

　　　　因为我知道
你是谁这个秘密，其实，
（幕内传来鼓声。）
克洛塔尔多……啊，这是
什么声音？

萝韶拉

　　　　可能发生什么事？

克拉林

一队武装的骑兵，
从被包围的王宫突围，
去抵抗和击败残暴的
塞希斯蒙多的军队。

萝韶拉

现在这么多暴行
无法无天地肆虐，
我怎么这样胆怯，
为什么此刻不在他身边，

---

① 基诺拉(quínola)是一种牌戏。帕桑特·基诺拉（pasante quínola）通常赌注要加倍。此句意为：生命处于非常危险之中。

把世界闹个地覆天翻？

（下。）

〔第十二场〕

一些人喊

（幕内）

我们的常胜国王万岁！

另一些人喊

（幕内）

我们的自由万岁！

克拉林

自由和国王万岁！

让两边都称心满意。

假如他们把我算在

帐上，我也毫不在意，

因为今天混乱极了，

我也要远而避之，

扮演尼禄① 这个角色，

他对什么都不痛惜。

如果我要痛惜什么，

那一定是痛惜我自己：

我隐藏在这里，定可

观看到全本好戏。

---

① 尼禄(37—68)：古罗马皇帝，以暴虐、放荡出名。罗马城大火时，他面带微笑欣赏火景。

这地方在岩石中间，
真是又安全又隐蔽，
因为死神找不到我，
我不把死神放在心里。

他藏起来；传来武器碰击声。

〔第十三场〕

国王、克洛塔尔多和阿斯托尔福边逃边上。

巴西利奥

还有比我更不幸的国王吗？
还有比我更受虐待的父亲吗？

克洛塔尔多

你的军队已被打败，
七零八落，退了下来。

阿斯托尔福

叛逆者已经取得
胜利。

巴西利奥

在这种战斗里，
胜利者是效忠者，
失败者是叛逆者。
克洛塔尔多，让我们逃跑，
避开我暴君一般的儿子，

躲开他无人性的残暴。

幕内传来枪声，克拉林受伤，从藏身处摔倒。

克拉林

愿老天保佑我！

阿斯托尔福

他是谁，

这个不幸的士兵？

他跌倒在我们脚下，

满身是鲜血淋淋。

克拉林

我是个倒霉的人，

本来想躲开死神，

却偏偏躲避不开。

逃避它，又冤家路窄，

因为对死神来讲，

没有去不了的地方；

由此完全可以推论，

越要逃避它的影响，

就越受到它的影响。

因此你们返回去，

立即回到血战中去；

在兵火连天中间，

比在最险固的山上

更有保障，更加安全；

反抗命运的力量，
反对天命的冷酷，
没有安全的道路；
尽管你们想以逃避
来摆脱死亡，但是
你们要记住，倘若上帝
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
（倒在幕内。）

巴西利奥

你们要记住，倘若上帝
要你们死，你们就得死！
老天爷，这具尸体
多么富有说服力，
使我们更充分地认识
我们的错误和无知！
它通过致命的伤口，
放松血淋淋的舌头，
富于幽默感地教诲
我们，人类想要反对
不可抗拒的力量和原因①
全是白费气力枉费精神。
为了使我的国家
免于屠杀和动乱，
我把它交给了我本想

① 指天灾、战争等。

让它摆脱的那些人管。

克洛塔尔多

陛下，尽管天命熟悉

通衢大道和羊肠小径，

能在嶙峋的岩石中间

寻找到它要寻找的人，

说无法对付它的盛怒

却不是基督教徒的态度。

确有办法，老谋深算的

男人能够战胜天命；

假如你规避不了

痛苦和不幸的发生，

那就努力保护你自身。

阿斯托尔福

克洛塔尔多以足智多谋的

长老身份，陛下，向你进谏，

而我只是作为无所畏惧的

年轻人向你进言。

有一匹骏马跑得

如风驰电掣一般，

藏在茂密的丛林间；

你骑上它逃离此地，

我在后面掩护你。

巴西利奥

如若上帝要我死，或者说，

如若死神在这里等候我，

现在我就愿意去寻找它，
希望迎面相遇，一下解脱。
（响起战斗的军号。）

〔第十四场〕

塞希斯蒙多及全部随从人员上。

塞希斯蒙多

在错综复杂的森林里，
在密密匝匝的树枝间，
国王就躲在那里。追赶他！
山顶上的树要仔细检查，
一棵棵树干都要看，
一根根树枝都要翻。

克洛塔尔多

陛下，逃走吧！

巴西利奥

为什么？

阿斯托尔福

你打算怎么样？

巴西利奥

阿斯托尔福，让开。

克洛塔尔多

你要怎么？

巴西利奥

克洛塔尔多，

我要试一下补救办法。
（向塞希斯蒙多）
如果你在寻找我，王子，
我已俯伏在你的脚下；
让我满头如雪的白发
成为你白色的地毯。
你踩我脖子，踏我王冠；
你作践我的声誉，
你蹂躏我的尊严；
你向我的荣誉报复，
把我当作俘虏使唤；
待这些事情做完，
天命会实现它的誓言，
上天会履行它的诺言。

塞希斯蒙多

尊贵的波兰朝臣们，你们
是这些惊人事件的见证，
你们的王子在对你们
讲话，请你们注意听。
上天决定了的事，
上帝已经用手指
写上蔚蓝色的一览表，
那么多蔚蓝色的纸
经金色的字母① 装点，

① “蔚蓝色的纸”指天空，“金色的字母”指星星。

变成了密码和图案——
它们从不撒谎，从不骗人。
只有撒谎和骗人的人，
为了别有用心地利用它们
才去钻研和破译它们。
我的父亲——他就在我面前——
为了避免我本性的凶残，
把我变成了一头野兽，
一头具有人形的野兽；
在这种情况下，纵然
我由于高贵的出身、
不同凡响的血统、
异乎寻常的身份，
生来顺从而谦恭，
但是这样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教养方法，
足以使我的举止
变得野蛮而可怕。
防止的方法太妙啦！
如果有人对随便哪个人
说："有头无人性的野兽
将会把你弄死，"那个人
在野兽睡着的时候
会故意把野兽叫醒？
倘若有人说："你佩带的
这柄剑必将送你的命，"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
将剑拔出鞘，露出锋，
搁在自己胸口，也是
枉费心机，徒劳无功。
假使有人说："沧海必将
成为你的坟墓，把你埋葬
在银白色的墓碑之中，"
在怒涛汹涌澎湃、
白浪滔天的时候，
就不应该扬帆出海。
我父亲与这些人没有差别：
有的人受到野兽的威胁，
却把野兽叫醒；有的人
害怕剑，却把剑拔出鞘；
有的人畏惧狂风恶浪，
却又要到海上去弄潮。
尽管——你们听我说——
我的愤怒像沉睡的野兽，
我的狂暴像入鞘的剑，
我的严酷像平静的海流，
但是用非正义和报复
并不能把命运制服，
反而会使它更加倔强；
因此，假如有人想控制
自己的命运，他就必须
谨慎而有节制地行事。

预见到灾祸的人
在灾祸来临之前
躲避不开，也预防不了；
尽管他可以——当然——
低声下气地保护自己
不受伤害，但是那只能
在灾祸发生以后，因为
没有阻止它的途径。
这种罕见的场面，
这种惊人的情景，
这种可怕的现象，
这种奇事可作为例证；
因为再没有比看到
我父亲——尽管采取了
各种各样的预防措施——
俯伏在我的脚下
——一个国王被踩在脚下——
更令人吃惊的事。
这是上天的旨意：
不管他想怎么阻挡，
他都阻挡不了；而我
在年龄上、在勇气上、
在学识上都不如他，
能战胜天意吗？——陛下，
起来吧；请把手伸给我，
既然上天已使你省悟，

你想战胜他的方式
错了，现在我已俯伏
在你脚下，我的脖子
正在恭候你的报复。

巴西利奥

你这样高尚的举止
使我心里重新有了你，
孩子，你是真正的王子。
桂冠和棕榈叶① 应属于你，
你已经取得了胜利，
你的英勇业绩会让你登基。

众人

塞希斯蒙多万岁！万岁！

塞希斯蒙多

我的勇气在期待
取得巨大的胜利，
今天我战胜自己
该是最大的胜利。
——阿斯托尔福，你立即
把手伸给萝韶拉②，
你要知道，这是荣誉债，
今天我要叫你偿还它。

阿斯托尔福

我诚然欠了她的债，

---

① 棕榈叶象征胜利。
② 意即"答应和她结婚"。

但是你要注意到，
她到底是什么人，
连她自己都不知道，
我跟这样的女人结婚，
那就太下流，太丢人。……

克洛塔尔多

别往下说，住嘴，够了；
萝韶拉同你一样
高贵，阿斯托尔福，
而且我将在战场上
用我的剑保护她；
她是我女儿，这就够啦。

阿斯托尔福

你说什么？

克洛塔尔多

我要看到她
高贵而体面地结了婚，
我才愿披露她的身份。
说来话长，一时说不了；
她是我女儿，不就结了。

阿斯托尔福

既然如此，我将履行
我的诺言。

塞希斯蒙多

埃丝特蕾莉娅
失去了非常勇敢、

赫赫有名的王爷，
为了不让她郁郁寡欢，
我定要亲自给她出嫁，
嫁给一个功绩和财富
即使不超过他，也与他
不相上下的丈夫。
请把手伸给我吧。

埃丝特蕾莉娅

得到这么大的幸福，
我真是大喜过望啦。

塞希斯蒙多

克洛塔尔多为我父亲
效过力，一向忠心耿耿，
我张开双臂在等着他，
他要什么，我都会照准。

士兵甲

未曾为你卖过命的人，
你对他都这么优厚，
我是挑起王国动乱的人，
又将你救出了塔楼，
你将给我什么报酬？

塞希斯蒙多

给你塔楼；为了使你
逃不出来，有人看守，
你得在那里待到死，
因为叛乱已成过去，

就不需要叛乱分子。

巴西利奥

你的才智使大家感到惊讶。

阿斯托尔福

你的性格变化多么大！

萝韶拉

真明智、真考虑周到啊！

塞希斯蒙多

你们为什么感到诧异？
假如我的老师是个梦，
我提心吊胆，忧心忡忡，
害怕醒过来，又见自己
被关在紧闭的囹圄之中，
有什么使你们感到惊奇？
即使不是如此，只做梦
也够了；这样我就知道
人类的全部幸福最终
会像梦一样烟散云消。
这会儿我想要利用
剩下的一点时间，请求①
诸位原谅我们的失误，
因为原谅演出中的失误，
是高人雅士特有的气度。

---

① 以下几行是演员请求观众原谅他们演出中的失误，这在喜剧中是常见的。

神奇的魔法师

剧 中 人 物

西普里亚诺

魔鬼

弗洛罗

来利奥

莫斯孔　　仆人

克拉林　　仆人

安条克总督

李山大　　老人

胡斯蒂娜

李薇雅　　女仆

法维奥

众人

第一幕

西普里亚诺身着大学生服装，克拉林和莫斯孔①均是侍读生②装束，带着几本书上。

西普里亚诺

在这宁静的、幽寂得
令人心旷神怡的
处所——极其优美的
奇花异木的迷宫——
你们可以丢下我，
把我叫你们从家中
带来的那几本书
留下陪伴我就行。
安条克③举行盛典，
庆祝神殿的落成，
今天要祭祀朱庇特④，

---

① 莫斯孔，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大麻蝇"。

② 侍读生，靠侍候有钱学生读大学的学生。

③ 安条克，或译安提阿，罗马帝国第三大城市。后来成为东方基督教中心。现为土耳其南部的一个城市。

④ 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统治诸神主宰一切的主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

公开搬运他的神像，
安置到更合适的
更受尊敬的地方。
为避开大街和广场
那超乎寻常的喧嚷，
我想看看书，度过
这一天余下的时光。
你们两人到安条克去
观赏各种庆祝活动；
待到太阳渐渐落下，
沉没在波涛之中，
在阴云的笼罩下，
波浪像银色的墓碑，
簇拥在金黄色的巨尸
周围，你们就返回，
会在这里找到我。

莫斯孔

尽管
我非常想看庆典，
先生，但在去看之前，
我忍不住要发表意见，
至少要讲四五千言。
在如此快乐，如此欢愉
充满节日气氛的日子，
你能带着几本书
独个儿到野外去，

对庆典不屑一顾？

克拉林

我的主人做得很对；
没有什么比教友们
边游行边跳舞的日子
更叫人厌倦烦闷。

莫斯孔

你是一个阿谀奉承、
见风使舵的人，克拉林，
到最后，甚至一开始
就靠耍花招骗人过日子，
因为你赞扬他做的事，
从不说你感受到的东西。

克拉林

你这就错了。你这是
用最有礼貌的方式
当面说人家撒谎；
我说我感受到的东西。

西普里亚诺

莫斯孔，不要再说啦；
克拉林，住嘴吧。你们
两个人由于自己的
无知，总是硬要争论，
你反驳我，我反驳你。
你们去吧，遵照我的嘱咐，
待到黑夜降临，把宇宙

这座宏伟壮丽的建筑
包在暮色之中，你们就
回到这里。

莫斯孔

　　　　你认为
不看庆典做得对，
可现在你怎么会
去看庆典？

克拉林

　　　　这结论
清清楚楚：没有人
会做他劝其他人
做的事。

莫斯孔

（旁白）
　　（为了见到李薇雅，
恨不得装上两只翅膀。）

（下。）

克拉林

（旁白）
（说实话，李薇雅确是个
叫我神魂颠倒的女郎。
既然你走的路程
已经在一半以上，
那就到她那里去吧，
我知道她很轻狂。）

（下。）

西普里亚诺

现在我独自一个人了；

假如我的智力达得到，

我可以研究这个问题：

自从我在普林尼①著作里

读到用神秘语言写的

有关上帝的定义时起，

它就使我的灵魂感到困扰。

因为我的智力找不到

这位具有这么多奥秘

和这么多特征的上帝，

我一定要深入钻研

这个隐秘的真理。

（读起书来。）

魔鬼上，穿得衣冠楚楚，西普里亚诺在看书。

魔鬼

（旁白）

（不管你怎么思考推理，

西普里亚诺，你决计

不会懂得这个真理，

因为我要使它躲开你。）

---

① 普林尼（23—79），古罗马作家，共写作品七种，现仅存百科全书式著作《博物志》三十七卷。

西普里亚诺

我听到那些树枝有响声。

是谁？是什么人？

魔鬼

先生，

是一个来自异乡的人，

在这森林里走迷了路，

今天走了整整一上午，

马儿已经精疲力竭，

此刻在这重山叠岭里

那如茵的绿草地上，

一边吃草一边休息。

为了几笔大买卖，

我向安条克趱行；

因为想心事（人人都

拥有的资本）走了神，

我离开了与我结伴

而行的所有的人，

迷了路，也找不到

我的仆人和旅伴们。

西普里亚诺

安条克的那些高塔

已在望，你竟会迷路，

我感到非常惊讶。

纵横交错地分布

在这座林子里的

所有小径，没有一条
不通到它的墙下，
仿佛通向它的目标；
不管您走哪一条，
您都不会走错了。

魔鬼

那真是愚昧无知：
眼睁睁地看着知识，
却不能从中得益。
既然我不该问路，
独自一个人进入
人生地疏的城市，
那我就留在这里，
直到黑夜击退白昼；
我根据你的服饰，
根据让你破愁解闷、
与你作伴的那些书本
看来，你一定是个
名副其实的大学生，
读书人的这种爱好
使我的灵魂着迷了。
（坐下。）

西普里亚诺

您读过书吗？

魔鬼

没有；

不过我知道，我不是个
无知的人，这对我就足够了。

西普里亚诺

您通晓什么学科？

魔鬼

不少呢。

西普里亚诺

就是学一门学科，学上
很长时间，还弄不明白。
您(好自负!)没读过书
就会懂得那么多？

魔鬼

是的，我生于一个
不读书也会获得
最高知识的国家。

西普里亚诺

要是我生于那个国家
就好啦！在这里，读书
越多就越愚昧。

魔鬼

我这话
一点不假：没读过书，
竟这么自高自大，参加
争当最棒教授的考试，
还想取得这个位子，
因为我争到很多票；

虽然我没有得到，
努力过就足够了，
失败也值得夸耀。
如果您不愿相信这话，
就说说您在学什么吧，
让我们辩论一番，
尽管我不知道您喜欢
哪一方，若是正方，
那我就选取反方。

西普里亚诺

您用您的才智提出
这个建议，我非常高兴。
普林尼著作中有一处
我急不可待地想弄清，
为了要知道他说的
上帝是什么样的人。

魔鬼

那一处（我记得很清楚）
有这么几句句子：
“上帝代表至善至美，
是一种本质，一个实体，
无所不见，无所不能。”①

---

① 普林尼的原文是："totus est sensus, totus visus, totus auditus, totus animae, totus animi, totus sui"（见《博物志》第一卷第七章）。这几句大意是："无所不觉，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朝气蓬勃，视险如夷，独立自主……"魔鬼作了篡改。

西普里亚诺

一点不错。

魔鬼

在这段里

您觉得有什么异议？

西普里亚诺

我找不到普林尼

谈到的那个上帝；

如果上帝必定至善至美，

那连朱庇特也不够

至善至美，因为我看到

他屡次偷鸡摸狗：

达那厄被他诱奸，

欧罗巴给他劫走。

哟，在至善至美中

（神的行为必须

是圣洁的）怎能

容得人类的情欲？

魔鬼

那些是不真实的

传奇故事，世俗文学

以众神的名义

将它们敷演改写，

冒充道德哲学①。

---

① 即伦理学。

西普里亚诺

那样的回答不够，
因为上帝的尊严
应当这样，使罪愆，
哪怕是虚假的罪愆，
不敢玷污他的名声；
要更仔细研究问题，
如若众神被认为是
至善至美，他们就必定
总是要最好的东西；
为何有些神要这一种，
有些神要那一种？
在他们的神像模棱两可的
回答中往往遇到这种情况。
为了不让您以后说
我靠世俗文学帮忙……
两尊神都保证过
两支军队在同一场
战争中取得胜利，
但是一支失败了：
两种对立的意志
不能指向同一目标，
这不是显而易见？
两种意志碰在一道，
如果一种是善的，
另一种必定是恶的。

设想上帝身上恶的意志
是前后矛盾的：因此，
众神身上没有至善至美，
既然他们缺乏一致。

魔鬼

我不否认这个大前提，
因为如此提出的驳斥
适用于我们的智力
达不到的那些目的，
那就是天道；
打败仗对打败者
比打胜仗对打胜者
应当更为重要。

西普里亚诺

这个我承认；但是，
既然众神不欺骗人，
那尊神就不应该
保证得胜；不保证
得胜，在那种时刻，
他容许失败也行。
既然上帝无所不见，
那么任何一尊神都会
一清二楚地看到结局；
看到了结局，他就不会
向必定要死的人保证；
所以，尽管他是这么大的、

在人们中显得不同的神，
但是在最小的事情上
他必须是独一无二的神。

魔鬼

就为了这个原因，
必须用他的声音
激起人们的感情。

西普里亚诺

虽然必须激起感情，
但也要有些神灵
(有学问的人都把他们
称为福神和邪神)，
就是那些在我们中间
来来往往、授意我们
干好事和坏事的精灵，
这也是肯定灵魂
永存不灭的论证；
只要借助那些精灵，
那尊神就完全可能
激起人们的感情，
而不显露他会骗人。

魔鬼

要看到这种对立情况，
并不妨碍神圣的众神
变得意见一致，因为
在重大问题上他们

从未有过不同意见。
在要极好地创造人
这点上表现得很明显，
因为在创造人的时候
那仅仅是一个概念。

西普里亚诺

如果那是唯一的概念，
那么那尊神比其他神
就占有更大的优势；
哪怕你发现他们可能
在某件事上互相反对
（这个你不能否认），
倘若他们不分高低，
当一尊神运思费神，
打算创造人的时候，
另一尊神可能表明：
"我不希望造出人来。"
假如上帝无所不能，
在一尊神创造人的时候，
另一尊神就会毁掉他，
因为双方的两只手
在力量上不相上下，
在坚定上却不相侔。
这两尊神谁是赢家？

魔鬼

对不能接受的、荒谬的

命题用不着争论。

你告诉我，你从这里面

得出什么结论？

西普里亚诺

相信

有个上帝至善至美，

无所不见，无所不能，

永无过失，不骗人作伪，

超尘拔俗，无竞争对手，

一尊无与伦比的神，

一个没有开始的开始①，

一种本质，一个实体，

一种权力，一个意志；

假如有一个人、两个人

或更多的人像这一个，

那么一尊至高无上的神

就必须是独一无二的神，

一切原因中的原因②。

魔鬼

这么明显的事实

我怎么能够否认？

（立起身。）

---

① 基督教神学上帝论认为上帝是"永恒的存在"，即没有开始的开始，也就是尚无"时间"之前已经存在。

②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认为宇宙是由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上帝是"第一推动者"，"第一原因"。

西普里亚诺

你很难过吗？

魔鬼

别人

在才智上同自己竞争，

谁会不感到难过？

虽然不是不能反驳，

但我不想反驳，因为

这林子里有人在走动了，

现在该是我继续

赶路，进城去的时候了。

西普里亚诺

祝一路平安。

魔鬼

也祝你平安。

（旁白）

（既然你钻研得这么深，

我就使你忘记去钻研，

让绝代佳人弄得你落魄丢魂。

既然我得到用我的狂怒

折磨胡斯蒂娜的许可，

那就要从一种结果中

取得两种报复，一举两得。

（下。）

西普里亚诺

我从来见过这么卓越的人。

因为我两个仆人迟迟不来，
我想重新研究研究
这么多疑问的来龙去脉。

来利奥和弗洛罗上。

来利奥

我们别往前走啦；
只有这些巉岩山石，
这些茂密得连太阳
也进不去的树枝
才会替我们的决斗
做证人。

弗洛罗

快把剑抽；
如果在那里是动口，
那么在这里就是动手。

来利奥

我早就知道在决斗场上
利剑那不出声的舌头
这样表达意见。
（两人决斗。）

西普里亚诺

怎么回事？
来利奥，住手；弗洛罗，退后；
只要我站在中间就足够，

尽管我站在中间空拳赤手。

来利奥

西普里亚诺，你说，

你是从哪儿冒出来

阻拦我报仇的？

弗洛罗

你是从这些树干

和树枝里蹦出来的？

莫斯孔和克拉林上。

莫斯孔

赶快去，我们的少爷

卷到斗剑里面去了。

克拉林

对这种事我向来

不走上去凑热闹，

倒是经常躲躲开。

两人

少爷……

西普里亚诺

你们别多说。

嗯，这是怎么一回事？

就门第和名望来讲，

这两位朋友如今是

安条克的明珠和希望，

一个是总督的公子，
另一个是科拉尔托
这个望族的子弟，
他们就这样拿可以
为祖国增光的两条
生命冒险和胡搞？

来利奥

西普里亚诺，出于诸多
原因，我应尊敬你的人品，
虽然这种尊敬此刻
使我的剑暂住少停，
但是你还没有使它
恢复到剑鞘的平静。
你对学问比对决斗
了解得多，可你不懂得
在决斗场上不存在使
两个贵族成为朋友的
尊敬，因为唯一的办法
是在决斗中死掉一个。

弗洛罗

我也对你这么说，我要求
你带着你的仆人一起
走开，让我们决斗，
不暗算，也不占便宜。

西普里亚诺

你们也许以为我

因信仰关系不晓得
考察勇气和胆量的
决斗那几条规则，
但是你们错了；我生来
就负有这样的义务：
和你们两人一样，知道
什么是荣誉，什么是耻辱。
我潜心学习，一点也
没有使我减少勇气，
因为学识和武器
往往是联袂而至。
如果走上决斗场
就是决斗的行为，
那么已经动手决斗，
你们就不会受诋毁；
因此，你们完全可以
说出这决斗的原因；
我听了你们的解释
以后，要是我承认
你们两人中哪一个
有什么要报仇的事情，
我向你们两人保证，
只留下你们两人。

莱利奥

好呀，在这种条件下，
就是你一知道原因，

就必须让我们决斗，
我情愿说出原因：
我非常爱一位小姐，
他也爱这位小姐。
你想想看，你怎能
对我们进行调停，
因为两个妒忌的贵族
无法抛开他们的痛苦！

弗洛罗

我爱她爱得发狂，
我希望甚至连太阳
也不敢看她一下；
既然现在没有办法，
你已保证让我们
决斗，就到一旁去吧。

西普里亚诺

等一下，我还必须多
了解一点。这位小姐
是使人抱有希望还是
不抱有希望的小姐？

来利奥

她那么高贵，那么超脱，
如果太阳招致弗洛罗
嫉妒，那他不可能
理直气壮地妒忌太阳，
因为我猜想太阳

甚至不敢对她望一望。

西普里亚诺

你要同她结婚吗？

弗洛罗

我的信心就在这里。

西普里亚诺

那你呢？

来利奥

但愿我能够

得到这么大的福气！

虽然她很穷，但她的

美德当嫁妆足矣。

西普里亚诺

既然你们两个人

都渴望与她成双配对，

先前想诋毁她，岂不是

愚蠢、有罪、卑鄙的行为？

倘若你们两人当中的

一个为了她把另一个

杀死以后和她结婚，

世人会说些什么呢？

虽无揭露这事的理由，

但无意中泄露也够受。

你们听任自己同时

对她献殷勤，向她求爱，

这我且不说，理由是

我不愿那么胆怯意怠，
违反自己的抉择；
因为献殷勤的男子
先经历过醋海风波，
最后会声名狼藉；
但我要说，你们该知道
两人中哪一个她欢喜，
然后……

来利奥

停下，等一等；
去要求小姐说明
她选择哪一个人，
是懦怯、卑劣的行径。
她不是选择我就是
弗洛罗；若把我选中，
我要承担的义务
就更重，那是另一种
义务，因为有人爱上
那位爱着我的小姐。
倘使选中弗洛罗，
我的怒火就更强烈，
因为我爱的人爱别人。
所以她无须发表意见，
因为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必须诉诸剑：
被爱的人为了荣誉，

另一个人为了报复。

弗洛罗

我承认这种看法
为公众所接受、所确认，
但只是对那些爱挑三拣四、
弃旧怜新的风流贵妇人，
因此今天我打算
向她的父亲求亲。
我来到了决斗场上，
拔出剑，已尽到责任，
尤其是在有人阻止
我们决斗的情况下，
来利奥，我心满意足，
将剑放回鞘里去吧。

来利奥

你的论据在一定程度上
把我说服了；虽然我可以
问个明白，但我宁可自己
弄清楚，不管是假还是真。
今天我要向她父亲求亲。

西普里亚诺

假定这位小姐在
你们两人向她求爱上
一点儿也不冒险，
既然你们两人都赞扬
她的美德和坚贞，

请告诉我，她是什么人；
既然我在这城里
有这么大的影响，
为了你们两个人
我愿意去对她讲，
好让她在父亲提到
这事时已有准备。

来利奥

说得对。

西普里亚诺

她是谁？

弗洛罗

胡斯蒂娜，
李山大的女儿。

西普里亚诺

一提到她，
就知道你们的赞美
与实际情况相差多大；
因为她又贞洁又高贵。
我马上就去拜访她。

弗洛罗

但愿上天使她始终倨傲的
性格向有利于我转变。

（下。）

来利奥

但愿她提到我名字时爱情

能给我的希望戴上桂冠。

（下。）

西普里亚诺

啊，但愿老天能使我
制止这些丑事和灾难！

（下。）

莫斯孔

您听说我们的主人
正在往胡斯蒂娜家里
去吗？

克拉林

听说了，先生，
他去不去有什么关系？

莫斯孔

有关系，就是你不应该
到那里去。

克拉林

原因何在？

莫斯孔

因为我热爱着李薇雅
她是胡斯蒂娜的女仆。
我要甚至连太阳
也不敢对她一顾。

克拉林

行啦，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为定会成为

我妻子的女士决斗。

莫斯孔

这种想法正合我意，
所以应该让她说出
谁使她生厌，谁讨她欢喜。
我们两人到她家里去，
任她选择。

克拉林

非常乐意，
尽管我怕她选中你。

莫斯孔

那你相信这点吗？

克拉林

相信，李薇雅这类负心女子
总是选最差的东西。

（齐下。）

胡斯蒂娜和李山大上。

胡斯蒂娜

老爷子，今天看到了
那愚蠢的、共有的错误，
我心情平静不下来，
全城人都犯了这错误，
把一座神殿和一个祭坛
献给一个不能成为神的偶像，

我可以肯定，倘若它终究
显示出一点成神的迹象，
那是魔鬼把生命赋予
一尊不会说话的铜像。

李山大

漂亮的胡斯蒂娜，
你不该像现在这模样，
即使你不哭泣，也应
为那场悲剧、为那场
基督教今天遭受的
灾难而惋惜和悲伤。

胡斯蒂娜

对，我毕竟是你的女儿，
如果我不为我所目击、
令人痛苦的事而哭泣，
我就不是你的女儿。

李山大

哎呀，胡斯蒂娜！这不是
由于你是我女儿，不是，
我没有这么大的福气。
天哪！我怎么把心中
深藏的秘密泄露出来了？
这是我内心的感情冲动。

胡斯蒂娜

你说什么，老爷子？

李山大

我不知道。

我情绪不宁，心乱如麻。

胡斯蒂娜

我常常听到你说

我刚才听到的话，

老爷子，我决不愿

以忍受作为代价

来弄清你的情感，

或研究我的痛苦；

但考虑到这是我对你

不完全了解的错误，

尽管是严重的过错，

老爷子，我恳求你，

既然你胸中容纳不下，

就对我讲讲你的秘密。

李山大

胡斯蒂娜，你长这么大，

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我瞒着没有对你说过，

因为我一直害怕那后果；

但是看到你已成为

一个能观善察的女人，

而看到我自己，

拄着这根拐棍

走来走去，只是

在敲死亡之门，

我不应该再让你
不知道这事的内情，
因为靠保持沉默
我不能尽到责任。
所以，你的欢乐随着
我的痛苦来临。

胡斯蒂娜

我与害怕
在作斗争。

李山大

我的痛苦极大。
但是这合情合理。

胡斯蒂娜

老爷子，把我从困惑里
救出来吧。

李山大

那你听着。
美丽的胡斯蒂娜，
我名叫李山大……
我从我的名字讲起，
你不要感到惊奇；
尽管你已知道这名字，
但是这名字的由来，
我应当对你提一提，
因为除了我的名字，
你对我就一无所知。

我是李山大，我出生的
那座城市在七座山上头，
像是一条石头的七头蛇①，
因为它有七个头；
我出生的那座城市，
今天成为罗马帝国的椅子。
（但愿成为基督教帝国的椅子，
因为只有罗马才配有这椅子！）
如若把大量美德作为
财富留下来的那些人
可以称做卑微的人，
我的父母就是卑微的人。
两人生来就是基督教徒，
是殉教者幸运的后裔，
他们的先人用自己的
鲜血值得称道地
记下了生活的艰苦
和死亡的胜利。
我是受基督教的
熏陶长大的，因此，
为了捍卫它，我准备
献出生命，一次又一次。
睿智的亚历山大②，

① 希腊神话：七头蛇，一说九头蛇，相传砍去九头中任何一头，会生出两个头，后为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所杀。

② 亚历山大，即圣亚历山大一世（?—115?），一〇六年至一一五年任罗马教皇，在位约十年。

我们的教皇，秘密地
来到罗马的时候，
我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掌管罗马教廷，
却无处设置教廷。
因为那些倒行逆施、
残酷无情的异教徒
屠杀殉教者，用他们的
鲜血来解渴滋补，
早期的教堂如今
有他们躲藏着的子孙；
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肯死，
也不是因为他们怕殉教，
而是唯恐反抗的残酷
一下子把他们统统干掉，
一旦教堂被毁了，
向异教徒传授教义
和讲经布道的人
就不能留在教堂里。
亚历山大来到罗马；
我悄悄地去见他，
接受了他的祝福，
还从他仁慈的手里
接受了全部圣职，
受天使羡慕的显职，
因为只有男人才配

被授予这种显职。
于是亚历山大
就命令我出发
到安条克去秘密
宣讲基督的律法。
我听从命令，靠着
各色人等的施舍，
像朝圣者那样，踽踽
独行，来到安条克；
当我从巍峨的群山
看到那金碧辉煌的
一个个塔尖时，太阳
撇下了我，把白天
带走了，留下星星
代替它与我作伴，
仿佛作为它很快
就会来看我的信物。
随着太阳的消逝，
我迷了路，心中愁苦，
在密林中游荡，来到
一个隐蔽的落脚地方，
有那么多燃烧着的
火炬①，它们闪烁的光
还没有在这里露过面，

① “那么多燃烧着的火炬”暗喻星星。

因为原先的绿叶，
现在杂乱无章地
充当了阴云的脚色。
我情愿在这里等待
太阳重新升上来，
把它拥有的权力
给予我的想象力，
在孤独中万千思绪
纷纷来到我脑海里。
当一声轻微的叹息
把听不清的回声
一半归还主人时，
我就处于这种心情。
我把我的全部感觉
都集中到我的耳际，
重又听到那更清晰
然而更微弱的叹息——
伤心人无声的语言，
他们靠它传递心意。
那是女人的悲叹声，
接着这悲叹声的
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他是低声这样说的：
“最高贵血统的头一个
污点，死在我手里面，
在你死在可耻的

刽子手手里以前。”
那个不幸的女人
用简短的话低声相求：
“你即使不可怜我，
也该怜悯你的亲骨肉。”
当时我想上去制止
如此野蛮残酷的行动，
但是我不能够，因为
说话声立刻就消失无踪，
于是我看到个骑着马的
男人消失在树林之中。
这说话声结结巴巴，
有气无力，时而呻吟，
时而哭泣，好似磁铁，
吸引了我的同情：
“我以身殉教，因为我死得
像个基督教徒和无辜的人。”
我循着这说话声的
方向，一会儿就来到
一个地方，有个女人
几乎不让人看到，
正在那里拼着命
与死亡进行斗争。
他一听到我走近，
就费力地说：“回去，
你这狠心的杀人凶手，

连生命的这忽儿工夫
都不留给我。”我对她说：
“我只是个碰巧路过的人，
也许受上天指引，在这样
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您。”
她说：“您出于同情，要救
我的性命，那不可能，
因为我随时会死去，
您的帮助对那个不幸的
婴儿也许会有用处，
老天今天要她从我的
坟墓① 里面一出生，
就继承我的厄运。”
她断气时我看见……

李薇雅上。

李薇雅

老爷，
那个商人，就是你
欠他那笔钱的人，
同着司法官来找你。
我说你不在家里：
你从另一个门走出去。

---

① 这里的“坟墓”隐喻“子宫”。

胡斯蒂娜

我的生命、灵魂和理智
都在倾听你谈下去，
在这时刻，他来打搅你，
我感到是多么遗憾！
可是你走吧，老爷子，
不要让司法官遇见。

李山大

我真倒霉！贫困要
遭受多少难堪！

（下。）

胡斯蒂娜

一定是他们进来了，
我听到有人在那里。

李薇雅

是西普里亚诺，不是
他们。

胡斯蒂娜

嗯，西普里亚诺
到这里干什么？

西普里亚诺、克拉林和莫斯孔上。

西普里亚诺

小姐啊，
仅仅是要为您效劳。

看到司法官离开府上，
出于对李山大的友好，
我才敢入室登堂，
只不过是要知道
（旁白　我心里发慌！）
我的愿望是否（旁白　遍体
都感到多么难受的冰凉！）
能为您效一点力。
（旁白　我说得多不像样！
这不是冰凉，而是火热。）

胡斯蒂娜

愿老天保佑你长命百岁；
在比这更重大的事情上，
务必请你多加帮忙，
给我父亲增光。

西普里亚诺

我一向
都愿意为您效力。
（旁白）
（什么使我心慌口难张？）

胡斯蒂娜

这会儿他不在家里。

西普里亚诺

既然这样，小姐，我会
把使我到这里的理由
说得一清二楚，因为

您听到我说的理由
并不是促使我进来
看您的唯一理由。

胡斯蒂娜

那您有什么差遣？

西普里亚诺

您听我说。我会说得简短。
漂亮之极的胡斯蒂娜，
人性在您身上今天
得意扬扬地表现出
神性的那么多特点：
我的愿望今天决定
使您恢复心境宁静；
但您要明白，这是残暴专横，
因为结果会证明，
我给予您心境宁静，
而你却剥夺我的心境宁静。
来利奥，被他的爱情所驱使，
（旁白）
（我未见过更可原谅的爱情！）
弗洛罗，被他的爱情所驾驭，
（旁白）
（我未见过更可容许的错误！）
为了您，这两个人
都想把对方剪除；
为了您，我制止了这事，（旁白　天哪！）

但您要知道，这是严重错误：
我把别人救出死亡，
却让您要我把命丧。
为了避免在城里
闹出丑闻，我代表
他们两人来向您说明，
（旁白）
（不来对您说多好！）
要您凭借选择成为
他们猜疑的仲裁人，
他们烦恼的公断人，
但您要晓得，这是冷酷无情：
我在调停他们的爱情，
您却在挑动我的醋劲。
我自告奋勇来对您说，
小姐，为的是要您
在两人当中（旁白　我真倒霉！）
选择一个您（旁白　我不走运！）
要他向您父亲求亲的人。
这就是我的使命；
但您要了解（旁白　我快要死啦！）
这不合理（旁白　我在发抖！）；
我在替他们讲话，
却为自己感到难受。

胡斯蒂娜

您那可鄙的建议

叫我感到如此吃惊，
使得我在一时间
说不出话，失去理性。
不论弗洛罗，还是来利奥，
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让您
在这里如此放肆的理由；
您可以向他们两个人
讨教讨教我的冷酷无情，
好好吸取他们的教训。

西普里亚诺

因为您爱过其中一人，
假如我想博得您的欢心，
那么我的爱情就将成为
荒谬、可耻、粗野的爱情。
因为您曾是狂涛骇浪中
坚固的岩石，我爱您；
我不会从他们两人的
痛苦中吸取教训：
因为我不希望您
按照前例爱我这个人。
我对来利奥怎么说？

胡斯蒂娜

叫他相信
这些年来爱情给他的
代价高昂的教训。

西普里亚诺

对弗洛罗呢？

胡斯蒂娜

叫他别见我了。

西普里亚诺

对我呢？

胡斯蒂娜

叫您的爱情不要
太放肆。

西普里亚诺

既然爱是神，怎么不可以？

胡斯蒂娜

爱是神，是对您而不是
对其他人来说吧？

西普里亚诺

是的。

胡斯蒂娜

好啦，我已经对来利奥、
弗洛罗和您都作了回答。

（两人同下。）

克拉林

李薇雅小姐。

莫斯孔

李薇雅
小姐。

克拉林

我们两人来啦。

李薇雅

您想要什么？您呢，
想要什么？

克拉林

要您此时此刻
知道——怕您不知道——
我们非常非常爱您。
我们快要把彼此杀掉，
但是我们极其注意，
不在城里闹出丑闻，
要求您在我们中选一人。

李薇雅

听您这样对我讲话，
我的火气是如此之大，
我的痛苦竟使我
失去智力和理性。
要我选一人！我怎能
忍受这样讨厌的事情？
要我挑一个！我这个
聪明伶俐人同时接纳
（天哪！）两个不合适吗？
为何你们要我选一个？

克拉林

你怎么同时要两个？
两个不使你为难吗？

李薇雅

不，我们女人会把男人
两个两个地消化。

莫斯孔

你怎么做得到呢？

李薇雅

真是固执得可笑！
靠忠实地爱你们两个……

莫斯孔

怎么爱法？

李薇雅

交替呗。

克拉林

交替是什么意思？

李薇雅

就是每天爱一个。

（下。）

莫斯孔

那我挑今天头一天。

克拉林

明天会更加好一点，
我把她让给你，心甘情愿。

莫斯孔

李薇雅，因为我爱她爱到极点，
今天她终于爱我，今天我爱她，
我享有这样的幸福理所当然。

克拉林

听我说，你要懂得我的意思。

莫斯孔

你为什么说这话？说得清楚点。

克拉林

我要你知道，午夜一到，
她就不属于你了。

（两人齐下。）

弗洛罗和来利奥均着夜礼服，由不同的门上。

来利奥

（旁白）
（黑夜把它黑色的
披风刚刚一抖开，
我就来到这门前，
向它的天体① 礼拜；
看在西普里亚诺的
情面，今天我收住的
是剑，不是情感，因为
情感是收不住的。）

弗洛罗

（旁白）
（黎明定会在这里遇上我，
在别的地方不合我的心意，

① 这里的"天体"隐喻"心爱的人"。

因为，归根到底一句话，
在别的地方我不欢喜。
但愿爱情同意那一天早点来，
同意我期待的答复也快点来，
这答复由西普里亚诺口传，
涉及的不是幸福就是危险！）

来利奥

（旁白）
（我听到那个窗子上
有响声。）

弗洛罗

（旁白）
（有人在阳台上
弄出响声。）

魔鬼出现在阳台上。

来利奥

（旁白）
（我隐约看见
一个人影从窗口
出来。）

弗洛罗

（旁白）
（在阴影里我看见
有人在阳台上探了探头。）

魔鬼

（旁白）

（为了把胡斯蒂娜

迫害得难以做人，

我大胆用这种方式

破坏她贞节的名声。）

魔鬼从梯子上下来。

来利奥

（旁白）

（真倒霉！我看到什么！）

弗洛罗

（旁白）

（真不幸！我瞧见什么！）

来利奥

（旁白）

（黑黑的人影现在

从阳台跳到地上来。）

弗洛罗

（旁白）

（从她家里出来的是一个人。

妒忌啊，在我知道他是谁

以前，你不要送掉我的命。）

来利奥

（旁白）

（我要把他看个清楚，
还要彻底查清是何人
得到我失去的幸福。）

他们提着出鞘的剑向对方走去，待到走近时，魔鬼隐匿不见，两人的剑砰然相碰。

魔鬼

（旁白）
（今天我不但要取得
对胡斯蒂娜的鄙夷，
而且还有怨恨和死亡。
现在他们走来：让大地
裂开，在他们的眼前
留下这片混乱。）

魔鬼立即隐入地下。

来利奥

先生，
不管你是谁，认出您
对我有重大关系；
我怀着这种意图，
不顾一切来到这里。
您说您是谁。

弗洛罗

假如想要

知道是谁发现了

您偷香窃玉的秘密，

使您感到绝望极了，

那么认出您对我比

认出我对您更重要；

在您身上只是好奇，

在我身上却是妒忌。

老天作证，我定要知道

是谁可以随意进屋来，

是谁在这种时刻得到

我失去的东西，从那阳台

离去，而我向着这窗栅

哭泣！

来利奥

真是倒打一耙！

现在您将您一个人的

罪过推到我身上，

想要把我愤恨的

光芒搞得黯然无光！

我要知道您是什么人，

要把那个使我妒忌得

要死、刚从阳台离去的

人杀死。

弗洛罗

您的掩饰真愚蠢！

您的风流韵事已暴露，
还要隐瞒自己的身份。

来利奥

您枉费唇舌查问
剑可能干得更好的
事情。

弗洛罗

我用剑回答您。

来利奥

我要知道今天什么人
成了胡斯蒂娜承认的
情人。

弗洛罗

这是我的目的。或者
我死或者查明您是何人。

西普里亚诺、莫斯孔和克拉林上。

西普里亚诺

骑士们，请停止决斗，
要是这时候我的到来
能使你们不得不住手。

弗洛罗

没有什么能迫使我
放弃我想达到的目的。

西普里亚诺

是弗洛罗吗？

弗洛罗

是的，

我手里握着剑，我行不更名，

坐不改姓。

西普里亚诺

我站在你一边；

叫侮辱你的人丧命。

来利奥

你们

合在一起都不及他一人

叫我害怕。

西普里亚诺

是来利奥吗？

来利奥

是的。

西普里亚诺

（对弗洛罗）

我不站在你一边，

因为我必须站在中间。

这是怎么回事？一天里

我要为你们调停两次！

来利奥

这将是最后一次，

因为我们解决了纠纷，

由于知道了谁是

胡斯蒂娜的情人，
我想也不想，甚至连
一点儿希望也不存。
我看到了弗洛罗暗地里
得到了胡斯蒂娜的
欢心，要是你没有对她
说过，为了我遭受的
侮辱和不幸，我恳求
你不要对她说了。
他享到了我失去的
艳福后，从阳台上下去了；
我的爱情不会无耻到
这种地步，明知嫉妒有据，
还要带着无可否认的
惨痛教训继续爱下去。

（下。）

弗洛罗

等一下。

西普里亚诺

你别追赶他。

（旁白）

（我听了他的话简直要送命）

如若他就是失去了
你得到的东西的那个人，
他并且愿意忘掉，那么
就不该使他的痛苦加深。

弗洛罗

你和他同时说这些话
使我的痛苦加深；
因此，你不要为了我
向胡斯蒂娜求情；
即使我打算以增加
我已受的侮辱为代价，
准备对她的鄙视报复，
我也没有希望属于她，
因为我认为置妒忌于不顾，
硬要爱下去的人不高雅。

（下。）

西普里亚诺

（旁白）
（老天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听到了什么？这个人妒忌
那个人，那个人妒忌这个人？
我妒忌他们两个人？
两个人无疑都受了
一点骗，我应当对此
表示感谢，因为两个人
都打消了求婚的主意。
不幸啊，虽然我的苦恼
所寻求的这种推论
只是一种安慰，但是我
对此却感激不尽。）

莫斯孔，你明天给我准备
一套漂亮服装；克拉林，
你马上把剑和羽饰拿来；
因为爱情喜欢潇洒英俊、
服饰华美的对象；现在
我既不要书本，也不研究
做学问，也许有人会说，
爱情是扼杀才智的凶手。

（下。）

第 二 幕

西普里亚诺、莫斯孔和克拉林上，都衣冠楚楚。

西普里亚诺

（旁白）

（我崇高的思想啊，

如若你确实相信

你想干的那些事

是极其荒唐愚蠢，

因为你敢于向上天

挑战，一下子从高处

摔下来，倒栽到深渊，

那你把我引向何处？

我看到了胡斯蒂娜……

要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她，

也没有见过她神圣的

完美中第四行星①之光多好啊！

两个情人都在追求她，

① 托勒致（约90—168），古希腊天文学家。他认为日、月、行星和恒星环绕地球运行。在托氏体系中第四行星指太阳。舞台上的情人们往往认为令人目眩的阳光属于他们的女性情人。

这个人受那个人的侮辱；
而我受了两个人的嫉妒之害，
还不了解在伤害我的嫉妒；
我只知道我的猜疑
狂怒地将我往下抛掷，
把我扔进鄙夷的凌辱中，
使我陷于侮慢的失眠里。
其他的一切我都不知道，
在如此炽热的渴望中，天哪，
胡斯蒂娜成为我的心上人，
老天啊，我爱慕胡斯蒂娜。）
莫斯孔。

莫斯孔

少爷。

西普里亚诺

你看看
李山大是不是在家。

莫斯孔

好吧。

克拉林

不行；我去，因为莫斯孔
今天不能进入他家。

西普里亚诺

你们两个人总是
争论不休，多么讨厌啊！
他为什么不能？为什么？

克拉林

少爷，因为今天不是
他的日子，是我的日子；
我乐意办这件差使；
今天我可以进入屋里面，
莫斯孔不能，要等到明天。

西普里亚诺

这是给争论增添的
什么荒唐的新花样？
你和他现在都不必进去，
因为胡斯蒂娜的光芒
照射过来了。

克拉林

她从外面
往家里去呐。

李薇雅和胡斯蒂娜身披斗篷，由门内上。

胡斯蒂娜

（对李薇雅）

我倒霉到极点！
李薇雅，西普里亚诺在这里。

西普里亚诺

（旁白）

（把使我失眠的妒忌
掩盖起来，直到把事情

了解得更清楚，最为稳妥。
我只对她谈我的爱情，
假如妒忌允许我这么做。）
（对胡斯蒂娜）
小姐，我换了衣裳
并不是没有道理，
为了拜倒在您的脚下，
像奴仆一样为您效力。
我的叹息也可能
很快得到这种荣幸：
请允许我侍候您，
既然你不允许我爱您。

胡斯蒂娜

先生，我本来想使您
省悟，却没有奏效，
因为我没有能……

西普里亚诺

天哪！

胡斯蒂娜

使您把我忘记掉。
西普里亚诺，您要我
用什么方式对您说，
您经常上我家的门
是空费心计枉费神？
即使您待在这里几天、
几个月、几年、几个世纪，

除了叫你省悟的话，
别指望听到别的东西：
我这个人非常冷酷，
我的不幸十分可怖，
使得我不可能爱您，
西普里亚诺，直到死去。

（下。）

西普里亚诺

您给我的希望现在
可能使我变得幸福：
假如死亡时您会爱我，
那您定的期限很短促。
我同意那个日期，
倘若您发觉它来得多快，
您现在就开始爱，
因为我的死亡已经开始。

克拉林

李薇雅，我的主人
心事重重，满怀忧愁，
像个活死人，趁他对
爱情感到失望的时候，
你拥抱我吧。

李薇雅

耐心点，
待我算算是不是
你的日子；我不愿

让我的良心受指责。

星期二，是的；星期三，不是……

克拉林

既然莫斯孔不吵不闹，

你算什么？

李薇雅

他可能弄错，

我可不愿意弄错了；

既然我声明我一定

遵循公平的原则，

我不愿因没把各人的

东西交给各人而受谴责。

不过你说得对，今天

是你的日子。

克拉林

那你拥抱我吧。

李薇雅

亲亲热热拥抱一千遍。

莫斯孔

我的王后，你听见我说吗？

你好好记住，今天你欣然

亲亲热热拥抱这么多遍。

我指出这点，为的是明天

你拥抱我也要这样欣然。

李薇雅

你怀疑我不能使你

满意称心，这没有凭证，
朱庇特也不希望我
干伤风败俗的事情，
跟随便哪个人搞得
难解难分。待轮到
你的日子，我一定会
天公地道地将你拥抱。

（下。）

克拉林

无论如何，我不愿看到
这种事。

莫斯孔

这有什么关系？
我仔细考虑一下，
一个不属于我的女子
会伤害我的感情吗？

克拉林

不会。

莫斯孔

我乐意坚持这姿态：
在不属于我的日子里
发生的事对我毫无伤害。
我们的主人垂头丧气，
在那里干什么？

克拉林

万一他要

说什么话，我想听听。

莫斯孔

我也想听。

西普里亚诺

我倒霉透了！

当两个仆人从各自的一边走近时，西普里亚诺做手势表示抓他们两人。

爱情啊，你竟如此不信任！

克拉林

我真倒霉！

莫斯孔

我也倒霉！

克拉林

把这个地方称做
倒霉岛才对。

西普里亚诺

是你们两个在这里？

克拉林

我愿意起誓说我在这里。

莫斯孔

我也愿意。

西普里亚诺

不幸啊，
你一下子毁掉我吧。

天哪！人心陷入过
如此窘迫的境地吗？

克拉林

莫斯孔，我们往哪里去呀？

莫斯孔

一到那里，就知道啦。
哎呀，他在往城外
走呐。

克拉林

既然我们无须
读书，也就没有
必要到野外去。

西普里亚诺

克拉林，你回家去。

莫斯孔

我呢？

克拉林

你一定要留下吗？

西普里亚诺

你们两人都得离开我。

克拉林

他命我们两人都回家。

（两仆人下。）

西普里亚诺

我模模糊糊的记忆
不是那么强有力，

不能使我相信，带领
我的是另一个灵魂。
在盲目的崇拜中我眼花了，
在强烈的欲望中我糊涂了，
因为我看到了一个美人，
因为我瞧见了一尊女神；
在不可名状的心烦意乱、
难以忍受的苦恼中间，
我认出我爱的人，
不是我妒忌的人。
这种激情现在这么
牵引着我的思想，
这种苦恼（哎呀！）这么
驱使着我的想象，
使得我要（这是疯狂的、
与高尚思想不配的怨恨）
向最凶恶的精灵表明
（我对地狱过于挑衅）
或者是俯首听命，
或者是受痛苦折腾，
为了消受这个女人
而献出灵魂。

魔鬼

（*幕内*）

我受领。

传来雷电交加的暴雨声。

西普里亚诺

这是怎么回事，苍天啊？

既晴朗同时又昏暗！

雷声隆隆，电光闪闪，

从它们当中产下

内部容不下的奇物，

把白昼吓得昏过去。

整个天空乌云密布，

充满着恐怖，对这山巅

拳曲的额发① 也不饶恕。

我们的整个地平线

是埃特纳火山那火红的画笔，

太阳是雾，空气是烟，天空是火。

哲学啊，我抛弃你那么久，

所以我不知道今天的结果！

连大海都以为自己

绝望地倾倒在云层，

迎风卷起轻盈的羽衣，

把它的浪沫当作火星。

一艘船只失事了，好似

整个大海都容纳不了，

避开避风港的怜悯，

① 指山顶上的树梢。

得到的保护最安全、最可靠。
喧闹、惊讶和悲叹都是
即将降临的死亡的预兆，
它姗姗来迟，是因为它
期待的东西快要死了。
甚至有些奇事也伴随它而生；
它们不全是天空和要素①造成。
船只，不可思议的东西，
从桅顶到龙骨全黑了，
若不是受暴风雨的
袭击，会保持它的构造，
它就要撞上陆地。
它不仅要与大海作战，
因为在面临的战斗中，
可能撞上海边的巨岩，
浪花也许会被血染。

众人在幕内。

众人

我们正在沉没下去，

魔鬼

为了我盼望的目的，
我要抓块木板登上陆地。

---

① 指土、风、水、火四大要素。请参阅第一四三页注①。

西普里亚诺

为了使暴风雨的恐怖惊奇，
有个人嘲弄它的力量逃走，
那艘船只在波涛中出没，
在寻找特里同①们的琼楼，
在发怒的旋涡中，那是
大海的尸体，被打碎的船只。

魔鬼湿淋淋地上，仿佛从海里上来的。

魔鬼

（旁白）
（为了我要创造的奇迹，
在蓝宝石般的原野②上制造
这种令人害怕的奇观，
今天对我至关重要。
以前他见过我一次，
当时是在这座山上，
我看出他的学识胜过我，
如今我以陌生的模样，
更好地利用他的才智，
更巧妙地借助他的爱情，
来对他进行新的斗争。）

---

① 特里同，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人身鱼尾。

② “蓝宝石般的原野”暗喻大海。

亲爱的母亲，可爱的陆地，
你保护我吧，让我避开
那个把我呕出来的妖怪。

西普里亚诺

朋友，忘掉你的愁闷，
还有对你刚才的不幸
那极其痛苦的回忆，
从你极大的苦难中看出，
在月亮的运行轨道下①
没有稳定可靠的幸福。

魔鬼

你是何人？把我带到
你脚下的是我的命运。

西普里亚诺

一个看到这种破坏和苦难，
为同情所驱使的人，
愿意给你一点安慰。

魔鬼

不可能给我安慰；
我决不会得到安慰。

西普里亚诺

到底怎么办才对？

魔鬼

我失去了所有的财物……

---

① 指地球上任何地方。

但我抱怨却没有理由，
因为我已将我的记忆
连同生命都置于脑后。

西普里亚诺

既然伴随着旋风的
地震已经鸣金收兵，
天空非常快速地
恢复了它的平静
（安宁、恬静和明澈），
它的勃然大怒，使我们
心领神会，它只打算
维持到你的船只下沉，
告诉我，你是谁，即使
为了你使我产生的同情。

魔鬼

我到这里作出的牺牲
超过你所看到的情景，
也大于我能作出的说明；
因为命运对我太残忍。
船只失事是最小的不幸。
你想看看这真不真？

西普里亚诺

想。

魔鬼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是许多失去的幸福

和许多可悲叹的不幸
一篇令人吃惊的综述。
在外貌上我是如此漂亮，
在荣誉上我是如此英勇，
在血统上我是如此高贵，
在才智上我是如此博通，
使得我的品德为一位国王，
所有国王中最大国王所喜欢
（因为大家都害怕他，
如果看到他怒容满面），
在他布满了金刚石
和红宝石的王宫里
（即使把宝石称做星星：
这样的夸张也不过分）
他把我称为他的宠臣。
他那慷慨的赞扬
使我感到莫大的骄傲，
我竟然想把脚踏上
他那镀金的宝座，
夺取国王的王位。
这是野蛮的大胆行为：
我认识到这要治罪。
我发疯啦；如若我后悔了，
那可是疯上加疯了。
我这人很固执，宁愿
鼓起我十足的勇气

勇敢地跳下悬崖去，
也不愿胆怯地屈膝。
假如这是胆大妄为，
那么我并没有处在
孤立状态，使我得不到
他许多臣民的拥戴。
虽然取得了几分胜利，
终于被他的朝臣击败，
我让毒物从我的嘴里
和我的眼睛里喷出来，
叫嚷着要报仇雪耻，
因为我的耻辱众所周知，
还要使他的拥护者遭受
凌辱、屠杀和抢劫。
我像嗜血的海盗，
像沙滩上的阿耳戈斯①，
像礁石上的猞猁，
横越苍茫辽阔的海洋。
在那艘被风轻轻一吹
就吹得不见踪影的船上，
在那艘被大海变成了
无尘无埃的碎片的船上，
今天我急切地穿越
那明镜一般的平川，

① 阿耳戈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眼巨人。

直到我一石一石地、
一树一树地查看一座山；
因为山上住着一个人，
而我想找到这个人，
要他把对我许下的，
我也同意的诺言履行。
这场暴风雨袭击了我；
虽然我惊人的才能
能够同时控制住
东风、北风和南风，
由于别的原因，为了
其他目的，在绝望中
今天我不愿把它们
变成轻柔的微风。
我说过我能，可我不愿。
（旁白）
（既然我使他如此喜欢
魔法，那么在这一点上
我看到他智能的危险。）
对我的怨恨不要惊讶，
对我的奇迹也不要诧异；
不要对前者惊讶，因为
我愤怒得要把自己杀死；
不要对后者诧异，因为我要
用知识使太阳吓得脸如白纸。
在我掌握的魔法中，

我是这些天体运行轨道
超群出众的记录者，我曾
一条一条地探索过这些轨道。
为了不使你认为
我尽是胡说乱吹，
你考虑一下，此时此刻
你要不要宁录①式的
原始粗陋的悬崖峭壁——
比巴别通天塔②更粗糙——
向你呈现出恐怖样子
而又不失去它的丰茂。
我就是这些白蜡树
和杨树的客人，零丁孤苦；
我虽是这种人，却拜倒在
你的脚下，想求你相助；
为了换取你对我的
帮助，我想将我刻苦
学习为你得来的、
经过试验我认可的
好东西传授给你，
它会按照你的意志，
（旁白）
（我就爱情在此作点暗示。）

---

① 宁录，《圣经》故事中因英勇而闻名的猎手。

② “巴别通天塔”，一译“巴别塔”。据《圣经·创世记》载，挪亚的后代拟在巴别尔建通天塔，但塔未建成。请参阅第一四八页注②。

将你贪得无厌的欲望
要求得到的一切带给你。
出于礼貌，或由于怕羞，
你不接受，我的意愿
你可要尊重，除非我
在你身上打错算盘。
我很感谢也很赏识
你对我表示的同情，
我将做你这样的忠实朋友，
无论一再出现的使事情
变得颠倒错乱的怪物——
在辱骂声中或者赞扬声里
显得吝啬或者慷慨的
好的或者坏的运气；
还是在永无止境的运行里
周而复始地飞逝的时间——
千年万载的磁体；
或则天空，抑或苍天
本身——世界应将极美的
装饰品给予穹苍的星星——，
都没有能力使你
离开我身边一瞬，
假如你此刻保护我；
甚至这一切也只是
略表我对你的关心，
倘若我做到想做的事。

西普里亚诺

我真可以这么说，
我感谢大海让你遇险，
使你来到这座山，
在这里你清清楚楚地看见
我向你表示的友谊的明证，
如若我有幸让你做我的客人。
你就随着我一起来吧；
我定会把你当作可信的友人。
只要你愿意使用我的屋子，
你就会成为我的客人。

魔鬼

你当真
把我看做友人？

西普里亚诺

让我们用拥抱
来确认我们永恒的友谊关系。
（旁白）
（啊，要是我能做到
让这个人教我魔法多好！
也许我的爱情靠着它
能使我的痛苦减轻一部分；
也许我的爱情靠着它
能完全取得使我激愤、
狂怒和苦恼的充分理由。）

魔鬼

（旁白）

（我在注视着他的智力和爱情。）

克拉林和莫斯孔由不同的门奔跑着上。

克拉林

先生，你还活着？

莫斯孔（对克拉林）

你寒暄一下，

就想换取一点消息？

他当然活着，既然你看见他。

克拉林

我曾使用这种惊叹的方式，

高贵的仆人，来赞扬这个奇迹：

这座山受到这么多霹雳袭击，

他却没有挨上一个霹雳。

莫斯孔

看见他，你还不放心？

西普里亚诺

这两人是我的仆人——

你们回来干吗？

莫斯孔

再惹你发火。

魔鬼

他们倒挺幽默。

西普里亚诺

他们叫我

厌烦：他们总是这么愚蠢。

莫斯孔

少爷，这个人是什么人？

西普里亚诺

我的客人，你们别大惊小怪。

克拉林

你现在为什么要客人？

西普里亚诺

（对魔鬼）

他不了解你这个卓越人才值得尊敬。

莫斯孔

（旁白，对克拉林）

（我的主人做得对。

你要做他的继承人？）

克拉林

（旁白，对莫斯孔）

不；但是这个客人，

假如我没有弄错，看来

要在我们家呆上一年两载。

莫斯孔

你根据什么推断？

克拉林

一个客人

顺道过访时，人们常言：

“他不会在家里留下很多烟”；

但从这个人……

莫斯孔

你说下去。

克拉林

我猜想……

莫斯孔

什么？

克拉林

一定会在家里留下许多烟。

西普里亚诺

（对魔鬼）

为了让你从大海的狂怒

和你的悲伤中得以复原，

跟我走吧。

魔鬼

我听从你。

西普里亚诺

我尽力让你休息。

（下。）

魔鬼

（旁白）

（我尽力要你死掉。

既然我已经设法做到

进入你的屋子里面，

我的愤怒决定用别的方式

也把胡斯蒂娜家扰得不安。）

（下。）

克拉林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莫斯孔

想什么？

克拉林

那次地震引起了火山爆发，
因为我闻到了大量的硫磺味道。

莫斯孔

我认为那是客人身上的。

克拉林

他用的是蹩脚药片。但我已猜到
原因。

莫斯孔

是什么原因？

克拉林

穷绅士
一定患了疥疮，涂了
硫磺软膏。

莫斯孔

你说对了。

（同下。）

来利奥及其仆人法维奥上。

法维奥

你终究回到这条街道上？

来利奥

我把生命丢失在这条街道上。

我回到这里来寻找它：

爱情希望我能找到它。

我真倒霉！

法维奥

你就在

胡斯蒂娜家大门外。

来利奥

既然今天我决定再次

表白爱情，这有什么关系？

既然我已经发觉

她在夜间把自己

交托给别人，那我白天

吐露心事就不足为奇。

你应当走开，因为

最好是我单独进去。

我父亲是安条克总督：

我受到这件事的鼓舞，

满怀那会使我栽跟头的

愤怒，可以大摇大摆

进入胡斯蒂娜的屋子，

诉说她对我的伤害。

法维奥下，胡斯蒂娜上。

胡斯蒂娜

李薇雅……谁在走动？

来利奥

是我。

胡斯蒂娜

什么新奇事儿，
先生，什么孟浪劲儿
使得你……

来利奥

在我如此激动、
被我的妒忌摆布时，
我不必维护你的名声。
对不起，我对你的尊敬
已同我的爱情一起消逝。

胡斯蒂娜

你怎么这样大胆，
敢……

来利奥

因为我发疯了。

胡斯蒂娜

走到……

来利奥

因为我吃醋了。

胡斯蒂娜

这里……

来利奥

因为我完蛋了。

胡斯蒂娜

没有考虑到，也没有
估计到会闹出丑闻……？

来利奥

你不要烦恼，现在你
没有什么可丧失的了。

胡斯蒂娜

来利奥，你要注意我的名声。

来利奥

胡斯蒂娜，你最好
向夜里从阳台出来的
那个人提出这个劝告。
我只是要你晓得
我知道你的轻佻，
为了让你的荣誉
对我的爱情不要
那么薄情和冷酷；
然而你的轻视不公正，
不是因为你有荣誉，
而是因为你别有所好。

胡斯蒂娜

住嘴，住嘴，别再说了。
是谁闯到我家里
指手划脚、说三道四

侮辱我？你这么不讲理，
这么莽撞，这么疯狂，
竟想用无端的猜疑
把那甚至比太阳
还明亮的光芒遮蔽？
有个男人从我家……

来利奥

不错。

胡斯蒂娜

经我的阳台出去……？

来利奥

我的痛苦
说明这点，负心人。

胡斯蒂娜

唉，荣誉！
你要保护你和我。

魔鬼由胡斯蒂娜背后的门上。

魔鬼

（旁白）
（我的狂怒借助于
我要办的两件事，
使我来到这屋子里
制造人间最大的丑事；
既然这位情人是

如此绝望、如此蛮干，
就让他的火烧得更旺。
我要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他看到我之后，
我就逃得看不见。）

它假装要出去，来利奥一看见它，它就用披风遮住脸；又从它出来的地方进去。

胡斯蒂娜

好家伙，你是来杀死我的？

来利奥

不，是我死。

胡斯蒂娜

你发现什么？
你的脸色又变了。

来利奥

我发现你对我的欺骗。
现在你说，我受的侮慢
是不是我的欲望编造的？
一个男人要从那个房间
出来，因为看到这里
有人，又用披风遮住脸
退了回去。

胡斯蒂娜

你的想象力

凭空制造出种种幻象。

他想进去，但她拦住他。

来利奥

我痛苦到极点！

胡斯蒂娜

在夜间制造幻象
不够，来利奥，你还想
在白天欺骗日光？

他推开她，走进魔鬼待的地方。

来利奥

究竟是不是欺骗，
这样我就会弄个明白。

胡斯蒂娜

我并不想阻止你，
为的是让我的清白
借助你的这种放肆，
用白昼明亮的光使
黑夜的各种迹象消失。

老人李山大上。

李山大

胡斯蒂娜。

胡斯蒂娜

(旁白)(我受不了啦。
如果来利奥出来，李山大
在这里，我就倒大霉啦！)

李山大

我来跟你谈谈，减轻
我的痛苦，宽慰我的不幸。

胡斯蒂娜

你怎么啦？你脸上
露出苦恼和忧伤。

李山大

这不奇怪，因为心儿
碎了。我哭得太厉害，
连话也说不出来。

来利奥正要出来，看到李山大便停下。

来利奥

(旁白)
(我这才完全相信
真是妒忌生暗鬼，
我看到的那个人
不在这个房间内，
也无路可以逃遁。)

胡斯蒂娜

（旁白　对来利奥）

（来利奥，你别出来，

我父亲在这里。

来利奥

我已摆脱了苦恼，

等待他离开此地。）

（退下。）

胡斯蒂娜

你为什么哭？你叹什么气？

老爷子，你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李山大

只要暴行在那么多

无辜的鲜血中横冲直撞，

对那些不幸的先例，

我就抱着最深切的哀伤，

怀着最难受的悲痛，

亲切的同情目睹这状况。

德西乌斯皇帝①派人送去

一道不容违背的诏书

给总督……我不能说下去。

胡斯蒂娜

（旁白）

（谁经历过这样的

困境？李山大因同情

① 德西乌斯（201—251），罗马帝国皇帝，在位时迫害基督教徒。

那些被凌辱的基督教徒，
正在和我谈论他们，
却不知道来利奥，
总督的儿子，会偷听。）

李山大

总之，胡斯蒂娜……

胡斯蒂娜

老爷子，
既然你感到如此难过，
你就不要再往下说。

李山大

让我再讲一遍吧；
跟你谈谈，我就轻松得多。
他在诏书里命令……

胡斯蒂娜

别往下说，
你安静地度你的晚年，
这才是正确的举措。

李山大

为了让你与我分担
那足以把我杀死的
深切的悲痛，我要把
来自台伯河①河岸的、
为染红它清澈的河水

---

① 台伯河，在意大利中部，流经罗马。

用鲜血写成的最残酷的
诏书告诉你，这时候，
你转移我的注意力！
胡斯蒂娜，有个时期你
经常听我讲这种悲惨故事。

胡斯蒂娜

老爷子，那是在不同的时间。

来利奥

（旁白）
（他们谈的我不是句句
都听见，只听到只语片言。）

弗洛罗由另一个门上。

弗洛罗

（旁白）
（一个好妒忌的人
可以不通报一声，
突然闯进来了解
虚伪贞操的实情。
我怀着这意图直到这里……
可她父亲和她在一起，
我将等待别的时机。）

李山大

谁跨进了这个门？

弗洛罗

（旁白）

（哎呀！我不跟他瞎诌诌

转身就走，那已经不可能。

我要找个什么借口。）

我是……

李山大

你在我家？

弗洛罗

假定

你允许，我要与你谈

一件重要的事情。

胡斯蒂娜

（旁白）

（命运啊，可怜我吧；

这种险象经常发生。）

李山大

你有什么事？

弗洛罗

（旁白）

（我说什么

才能摆脱这种困境？）

来利奥

（旁白）

（弗洛罗在胡斯蒂娜

家里可以自由出进！

我的妒忌不是无中生有，

而是有实据真凭。)

李山大

你的脸色都发白了。

弗洛罗

你别诧异，也别吃惊，

我是来提醒你

——与你生命攸关的事——

你的一个敌人

正在伺机谋杀你。

我只能讲到这里。

李山大

(旁白)

(弗洛罗一定知道

我是基督教徒，

因此他来提醒我，

说我有危险。)说下去，

弗洛罗，你什么也别瞒我。

李薇雅上。

李薇雅

老爷，总督大人

吩咐我来叫你，

他正在门口等你。

弗洛罗

我还是待在这里为好。

（旁白）

（这时间我会想出花招。）

你最好把他打发掉。

李山大

我感谢你的体贴。

我马上会回到这里。

（李山大和李薇雅下。）

弗洛罗

你是那种把和风般

使人舒适的奉承

说成是粗鲁无礼的

侮辱的贞洁女人？

那你怎么把你的端庄

和你屋子的钥匙

都交出？

胡斯蒂娜

弗洛罗，住嘴；

你别这么无礼毁诋

一个纯洁和清白受过

太阳检验的人的名声。

弗洛罗

你这种虚荣心来得

太迟了，因为我已经

知道你让谁随便

从阳台……

胡斯蒂娜

你怎么说这种话？

弗洛罗

进入……

胡斯蒂娜

不要说啦……

弗洛罗

你的闺房……

胡斯蒂娜

你就这样对待我吗？

弗洛罗

是的，虚伪的谦恭
再也不值得称颂。

来利奥

（旁白）
（弗洛罗不是阳台上那个人，
既然不是他和我两人，
必定还有另一个情人。）

胡斯蒂娜

因为你有高贵的血统，
不要欺侮高尚的女人。

弗洛罗

你用双臂接纳他，
让他从阳台上离去，
还自称是高尚的女人！
权力把你的心窍迷住，
因为他的父亲是总督，

想看他统治安条克的
虚荣心把你弄糊涂……

来利奥

（旁白）
（他在谈论我呢。）

弗洛罗

看不出
他的习惯和血统里面
其他更大的缺点，
这些缺点被权力遮掩。
可是我不……

来利奥上。

来利奥

弗洛罗，住口，
你别在背后把我谤毁，
讲情敌的坏话是
胆怯的怨恨行为。
我出来阻止你往下说，
同你发生过那么多次
争斗，没有一次把你
杀死，我感到很羞耻。

胡斯蒂娜

无辜的人，谁曾陷入过
这么危险的境地？

弗洛罗

我在你背后说的话，

我都要当着你的面说，

这是无可置疑的真话。

胡斯蒂娜

来利奥，等一下，弗洛罗，你干什么？

来利奥

我在哪里听到羞辱的话，

就要在哪里把耻辱洗刷。

两人握剑。

弗洛罗

我呢，在哪里说过这话，

就要在哪里说这话。

胡斯蒂娜

老天啊，让我摆脱

这么多的不幸吧！

弗洛罗

我知道怎么收拾你。

总督、随从及李山大上。

众人

你们住手。

胡斯蒂娜

我真倒霉啊！

总督

这是怎么回事啊？
出鞘的剑还不够
使我了解情况吗？

胡斯蒂娜

真不幸！

李山大

真叫人难受！

众人

大人……

总督

行啦，来利奥，够啦。
你是我儿子，你不安分？
你利用我的宠爱
把安条克搞得不宁？

来利奥

阿爸，听我说……

总督

把他们带走，
既然他们的罪行一样，
对他们的惩罚也要一样，
不应有例外，也不应有
名门望族的特权享受。

来利奥

（旁白）

（我怀着嫉妒来，受了侮辱去。）

弗洛罗

（旁白）

（真是个烦恼加痛苦。）

他们两人被带走。

总督

把他们两个人关进
不同的牢房，再派人
看守他们。——李山大，
您是不是可能损伤
这么高贵的名声，
如果容忍……？

李山大

　　　　不。别让现象
弄得您看不清真相，
因为胡斯蒂娜不知道
原因。

总督

　　他们是年轻小伙子，
她是个漂亮的女子，
您希望她不知道
家中发生的事情？
我面对这样的罪行，
克制自己，免得人家道

我以当事人身份审判，
是个不公正的法官。
胡斯蒂娜，这事由您引起，
您已经把羞耻丢掉，
我知道您会重新让我
有机会——我期待着——看到
您真正的淫荡行为
揭穿您虚伪的贞操。

（总督及其随从下，）

胡斯蒂娜

让我的眼泪回答您。

李山大

你哭没有用，而且太迟。
唉，胡斯蒂娜，在向你
说明你是谁的日子，
我做得多么不合适！
唉，我从没有告诉过你，
你是那山上小溪边
一具死尸新生的孩子！
（在胡斯蒂娜向他说话时）
你不要向我解释。

胡斯蒂娜

上天定会证明我无辜。

李山大

那太迟了。

胡斯蒂娜

从没有

来得太迟的期限……

李山大

来惩办犯罪行为。

胡斯蒂娜

来展示事实真相。

李山大

根据我看到的情况

来说，我宣判你有罪。

胡斯蒂娜

根据你拒不了解这点

来说，我宣判你有罪。

李山大

我快要死了，就让我留在

可以了结我痛苦的处所。

胡斯蒂娜

我可能死在你的脚下；

但是你不要抛弃我。

（齐下。）

魔鬼、西普里亚诺、莫斯孔和克拉林上。

魔鬼

从我进入你家起，

我就见你悒悒不乐；

你的脸上显示出

极度忧郁的神色。
你不应该对我隐瞒
这种事，使自己不能
得到安慰，因为我会
摘下天上的星星，
来满足那最小的
欲望，这欲望可能
使得你心烦意乱，
弄得你筋疲力尽。

西普里亚诺

没有什么魔法能办到
我认为难以办到的事情。
我渴望的东西得不到。

魔鬼

看在友谊份上，告诉我实情。

西普里亚诺

我爱上一个女人。

魔鬼

那就是
你所谓的难以办到的事情。

西普里亚诺

要是你知道她是什么人……

魔鬼

当我嘲笑你这样
胆怯时，出于好奇心，
我注意地听你讲。

西普里亚诺

初生的太阳躺在
那美丽的摇篮，
起身后红装素裹，
把泪珠儿擦干；
玫瑰花在青翠的
牢笼里宣告，春天
已在花圃里漫步，
在轻寒中，黎明时分，
穹苍的哭泣变成
原野上的笑声；
小溪停止了奔腾，
在牙齿中间都不能
发出最轻的潺潺声，
因为冰得牙齿咬紧；
麝香石竹是小小天空里
珊瑚色的星星；
披上五色缤纷的
羽毛的鸟儿，宛若
敏捷有翼的西塔拉琴，
与水晶的管风琴合拍；
巉岩会把太阳击退，
假如太阳敢侵蚀巉岩，
太阳能融化雪，
却融化不掉山；
月桂树把脚踩在

雪面里，洗洗脚，
像雪堆的绿色那喀索斯①，
一点也不怕昏厥，
在这里挫败阳光，
在那里击败冰霜；
总之，摇篮，红色，雪，原野，
太阳，小溪或玫瑰花儿，
倾珠泻玉的笑声，
唱着情歌的鸟儿，
侵蚀不掉的巉岩，
酣饮清水的麝香石竹，
露出来看看阳光有没有
给它戴上光冠的月桂树，——
这一切就是组成
这个绝代佳人的各部分。
我如此昏乱，如此迷惘
(我的痛苦会使你震惊)，
竟改装打扮，变换模样，
使她觉得我是另一个人。
我把我的学习付诸遗忘，
把我的声誉给予平民，
把我的心思付与恋情，
把我的情感赋予哭泣，
把我的希望托付给风儿，

---

① 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因拒绝回声女神厄科的求爱而受到惩罚，死后化为水仙花。

把我的理智交给鄙夷。
我说过，我说到就要做到，
我情愿把我的灵魂
交给地狱中的恶魔
(你由此可推断我的恋情)，
只要让我得到她，褒奖
这种使我苦恼的爱情；
但是我的愿望落空了，
因此我猜想我的灵魂
没什么用处，人家不会
为了它让我满意称心。

魔鬼

你会鼓起勇气跟踪
在头几个回合中
变得胆怯的情人们
感到绝望的脚印？
美人们让她们的虚荣心
在哀求前、让她们的高傲
在奉承前倒下，这样的
例子难道就那么难找？
你想实现让你的双臂
成为她的牢笼这个愿望吗？

西普里亚诺

这你不相信？

魔鬼

你打发

仆人们到外面去，

让我们单独留下。

西普 亚诺

你们两人到外面去。

莫斯孔

我遵命。

克拉林

我也遵命。

（旁白）

（这种房客是魔鬼。）

（他隐藏起来。）

西普里亚诺

他们已经走啦。

魔鬼

（旁白）

（克拉林

留在这里不要紧。）

西普里亚诺

你还要怎么样？

魔鬼

把那个门

关上。

西普里亚诺

现在只有我们。

魔鬼

你在这里亲口讲过，

为了消受这个女人，
你将交出灵魂？

西普里亚诺

不错。

魔鬼

好，我接受这个协议。

西普里亚诺

你说什么？

魔鬼

我接受协议。

西普里亚诺

你怎么履行？

魔鬼

我神通广大，
我将教你一种本领，
凭这种本领你能使你
爱慕的女人俯首听命；
我，虽然如此博学聪明，
却不能招她来给另一个人。
当着我们彼此的面，
让我们把契约签订。

西普里亚诺

你想用变样的侮辱
来延长我的痛苦？
我给你的东西在我手里，
但是你向我提供的东西

你却作不了主，因为
我发觉符咒和魔法
对自由意志没有办法。

魔鬼

你给我签订的契约内
有这种条件。

克拉林

（旁白）

（原来如此！
据我刚才看到的情形，
这个魔鬼并不很愚蠢。
我给他租约！即使
我的房间无人租赁，
空关几百几千年，
我也不会签约。）

西普里亚诺

欺骗
对轻信的朋友有用，
对多疑的朋友行不通。

魔鬼

我要让你看一点苗头，
证明我能做而且我能
做成的事情，尽管那是
我能耐的极小部分。
你从走廊上看到什么？

西普里亚诺

大片的天空，大片的草原，

一座树林，一道清溪，一座山。

魔鬼

什么东西你最喜欢？

西普里亚诺

我喜欢山，因为山是

我爱慕的女人的化身。

魔鬼

历年季节的高傲的

竞争者啊，你用浮云

为自己加冕，俨然是

质朴的旷野之君，

你离开山，测量风：

要知道是我在召唤你。

——假如我能移座山，你想想，

你能否召来一位女士。

他将一座山从舞台这边移至那边。

西普里亚诺

我从未见过这么惊人的事！

我从未见过这么奇妙的事！

克拉林

（旁白）

（因为又恐怖又惊骇，

我抖得加倍的厉害。）

西普里亚诺

迎风翱翔的鸟儿啊，
你的双翼变成你的树枝；
风中航行的船儿啊，
你的帆缆变成你的岩石；
你回到你原来的位置，
让惊奇和恐惧停止。

魔鬼

要是这还不足以证明，
我念咒再召个女人来。
你想看看你爱慕的
那个女人吗？

西普里亚诺

想看。

魔鬼

撕开
你那坚硬的胸怀，
你这个四要素的妖怪，
把我藏在你黑魆魆的
中心的美人展示出来。

一块岩石裂开，胡斯蒂娜呈睡眠状。

那可是你爱慕的女人？

西普里亚诺

那是我崇拜的女人。

魔鬼

瞧，我确实能把她给予你，

因为我要把她带到哪里就到哪里。

西普里亚诺

我高不可攀的女神，

你的玉臂今天将变成

我爱情的中心，把一缕缕、

一束束的阳光喝下去。

山渐渐合拢。

魔鬼

住手，等到你签下

你答应给我的字据，

你才能碰它。

西普里亚诺

我等吧，

把那曾使我的幸福出现希望的

最明亮的太阳遮住的乌云……

但是我却和风紧紧拥抱。

我现在相信你的本领，

我承认我是你的奴隶，

你要我为你干什么？

对我有什么要求？

魔鬼

为稳妥计，

要一张用你的鲜血

你亲手签署的契约。

克拉林

(旁白)

(我愿把灵魂交给他，

为了不留在这里。)

西普里亚诺

这把匕首是笔，

这块白布是纸，

我手臂的血是

用来书写的墨汁。

他从手臂上取出血，用匕首在布上书写。

(旁白)

(真是冰冷！真可怕！真叫人吃惊！)

我，伟大的西普里亚诺，声明，

我将把我不朽的灵魂

(旁白)

(真是疯狂！真是头脑发昏！)

献给传授我本领的人，

(旁白)

(多么糊涂！多么吓人！)

因为他能把我负心的意中人

胡斯蒂娜给我吸引来；

我已在上面签了名。

魔鬼

（旁白）

（坚固的城堡主楼

已向我的骗局投降，

思考和理性的旗帜

曾一直在那里飘扬。）

你写好了？

西普里亚诺

是的，签上名了。

魔鬼

那你喜欢的太阳属于你了。

西普里亚诺

我奉献给你的灵魂

永生永世属于你了。

魔鬼

我以灵魂还你灵魂，

因为我拿胡斯蒂娜的

灵魂换你的。

西普里亚诺

那你教会

我魔法需要多长的

时间？

魔鬼

一年光景。

条件是……

西普里亚诺

你别担心。

魔鬼

我们必须住在一起，
关在一个山洞里，
不学其它的东西，
服侍我们两个人，
只要这一个仆人。
（他拉出克拉林。）
他留在这里，
是出于好奇，
我们把他带在身边，
才能确保这个秘密。

克拉林

（旁白）
（要是我不留下多好！
有那么多邻居在暗里头
窥探，却没有一个魔鬼
突然来把他们带走！）

西普里亚诺

好吧。我的才智和爱情
两个一起交上了好运，
因为胡斯蒂娜将属于我，
我也要用新学到的本领
叫世人大为吃惊。

魔鬼

我的打算没有落空。

克拉林

我的落空了。

魔鬼

你跟我们一起走。

(旁白)

(我已击败最大的对手。)

西普里亚诺

欲望啊，你们将是幸福的，

如若我得到这样的占有。

魔鬼

(旁白)

(要待到我战胜他们两人，

我才会让我的嫉妒宁静。)

我们走吧，在这山中

树木茂密的隐蔽之处，

今天你们将上魔法的

第一课。

西普里亚诺

那我们就上路，

我的才智有这样的导师，

我的爱情有高尚的意中人，

魔法师西普里亚诺

将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第 三 幕

西普里亚诺独自由形似山洞的门上。

西普里亚诺

我负心的美人啊，
幸福来到啦，欢乐的日子来临啦，
已到达我希望的边沿，
抵达我的爱情与你的易变之间的界线，
因为今天将是
我的希望战胜你的鄙视的最后一天。
这座自身向着
繁星密布的城堡耸起的巍巍高山，
还有这黑暗的
山洞——两个活人的不祥的坟墓——
曾经是我学习
神妙的魔法那粗陋的学塾，
我把魔法学得
精通到可以给我的老师示范。
现在看到太阳
从这一轨道到另一轨道绕了整整一圈，
我从监禁中出来，

借日光把我能做、做得好的事情察看。
明丽的天空啊，
请注意听我神乎其神的咒语吧；
快速的和风啊，
在智慧的雷鸣般的呼喊下停息吧；
奇形怪状的巨岩啊，
在我声音的喧闹下发抖吧；
挺拔茂盛的树干啊，
在我可怖的呻吟下惊讶吧；
繁花满枝的植物啊，
在我哀叹的回声中心惊胆颤吧；
温顺可爱的鸟儿啊，
对我奇迹的威力感到害怕吧；
凶残成性的野兽啊，
看看我勤学苦练成的第一流的表现吧；
为了让天空、和风、
树干、植物、野兽、鸟儿和巨岩
被这样的法术
弄得目眩、慌乱、惊呆、恐惧、茫然；
西普里亚诺
那地狱般的苦练一定没有白练。

魔鬼上。

魔鬼

西普里亚诺。

西普里亚诺

啊，我博学的老师！

魔鬼

这次你为什么使用你的意志，

而不遵守我的戒律，

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原因，有何打算，

（生气地）

是大胆还是无知，

出来看太阳那光辉夺目的脸？

西普里亚诺

看到我现在

能使地狱感到惊讶和害怕，

因为我曾经

专心致志地学习过魔法，

连你本人也不能

说胜过我，即使与我不相上下；

看到魔法中已经

没有哪个部分我没有勤学苦练过，

没有熟练地掌握，

因为我对于关亡术已作过探索，

它那些难懂的文字

将为我打开一座座阴惨惨的坟茔，

使得坟茔让

贪得无厌的大地专横地封存

在里面的

一具具尸体脱离它们的中心，

那些苍白的
死人立即响应我的呼喊声；
终于看到
太阳寿满，那是我生命的大限，
因为，天体
在轨道上以快速的运动每天
飞快地运行，
总是抵抗那股太阳认为与己
无关的地心引力，
今天到达命中注定的年的终极；
我想以我盼望的
幸福引起我的呼喊，实现我的心愿。
罕见的、娇美的、
绝色的、漂亮的胡斯蒂娜今天
受我爱情的召唤，
将来到我怀里，让我拥抱再三；
我不相信
我会让我的心愿有片刻的拖延。

魔鬼

如果这是你追求的
目标，我也不要你让它拖延须臾。
用读不出的
符箓划伤大地，用犀利的咒语
伤害风儿，
想着你的希望和你的爱情。

西普里亚诺

好吧，我到那边去，

你将会看到我在那里使天地吃惊。

（下。）

魔鬼

我准许你去，

因为从你和我掌握的法术里

我知道无情的

地狱会听从你的咒语和祷词，

通过我在这里

把美丽的胡斯蒂娜交给你；

虽然我极大的

本领不能够奴役自由意志，

但能向它表现

不寻常的欢乐，使得它定要去寻求，

即使不能强迫

它去寻求，却能促使它去寻求。

克拉林由洞中上。

克拉林

我负心的女神，

不是热情的李薇雅，而是冷漠的李薇雅，

我盼望了解

你的爱情是否真诚的时刻来到啦；

因为我已知道

足以看出你是贞节的还是失节的情形；

我专心致志地
在这里学会了施行魔法的本领，
我要凭这本领看看（哎呀，我真不幸！）
你是否和莫斯孔一起伤害过我的感情。
搀水的天空啊（有人说是“纯净的”）①
请注意我悲戚戚的咒文：
山……

魔鬼

克拉林，怎么回事？

克拉林

啊，博学的老师！
由于伴随你们，我能熟练地
施行魔法，我要凭借魔法
看看既漂亮又负心的李薇雅
是否会在轮到我的日子
那紧要时刻偶尔弄虚作假。

魔鬼

你别干那种傻事，
在这些坚硬杂乱的岩石中间
照拂你的主人，看看
（假如你想目睹这样的奇观）
他的心事怎么了结；
我想一个人呆着。

克拉林

我要人陪伴。

---

① 这是克拉林用酒徒的口吻模仿西普里亚诺的咒语，把天空当酒看待。

若是我不应该学
你的法术，因为我毕竟没有
用我胸腔的血
写过凭证给你，我现在就
对自己的鼻子猛击一拳，
在这方手帕上面

他掏出一方脏手帕，取点血，用手指在手帕上写。

（泪人儿的手帕决不会更干净）
写个凭证，让你闹出更大的丑闻；
血是从鼻子里还是手臂上
流出的都不要紧。
我，伟大的克拉林，声明，如蒙获许
看狠心的李薇雅，我向魔鬼献出……

魔鬼

我已说过，你别管我，
叫你跟你主人一起离开我。

克拉林

我就走；你别发火。
既然我一心要把凭证
给你你不肯接受，
那你对我一定非常信任。

（下。）

魔鬼

哎，地狱啊，

你这个没有希望的独立王国，
让你那些好色的
鬼魂从你那讨厌的监禁中解脱，
将胡斯蒂娜
童贞的大厦置于倾覆的威胁之下。
让她贞洁的思想
和纯正的想象力今天形象化，
充满无数虚幻的
淫荡的幻象；让一切——飞鸟和花木——
用极其和谐悦耳的
声音激起她对爱情的追逐。
让她的眼睛
只看到爱情那讨人喜欢的战利品；
让她的耳朵
只听到爱情那温柔亲切的呻吟：
她信念上没有防御，
今天可能来把西普里亚诺寻找，
受他的法术召唤，
由我那难以看见的幽灵引导。
你们开始吧；
我不作声，好让你们歌声飘飘。

一个歌手在幕内。

歌手

人生最大的荣耀

是什么？

众人

爱情，爱情。

在有人唱这首民歌时，魔鬼由一门慢慢地下，胡斯蒂娜由另一门飞快地上。

歌手

没有一个人身上没有
爱情之火打上的烙印，
在恋爱着的人比只有
生气的人活得更有劲。
爱情只喜欢人世
懂得生活的东西：
树木、鲜花和飞鸟。
所以，人生最大的荣耀
就是……

众人

爱情，爱情。

胡斯蒂娜显得惊恐不安。

胡斯蒂娜

令人厌烦的、貌似
讨人喜欢的想象力，
我过去什么时候

承认过你有理由
这样扰乱我的心境?
这股火，这股热情
在我身上不断增强,
究竟是什么原因?
我的感觉经受的是
什么痛苦?

众人

爱情，爱情。

她比较镇静了。

胡斯蒂娜

给予我回答的是
一只夜莺的情侣,
它不停地在呼叫,
向远远地栖息在
别枝上的情侣求爱。
夜莺啊，不要叫了;
别使我在这里猜想,
由于我听到你的抱怨,
既然鸟儿都有这样
感受，人会怎么伤感。
可是不对：葡萄很淫荡,
它飘忽不定地找寻
可以攀缘的树干,

它拥抱树干的绿色变成
压倒树干的负担。
葡萄啊，休用绿色的拥抱，
使我想到你爱的人；
对你的同心结我不相信，
既然藤蔓如此拥抱，
人的手臂怎么缠绕。
假如那不是葡萄，
那一定是向日葵，
它同太阳面面相对，
总是紧紧地追随
那美丽的红色光辉。
花儿啊，莫把落红
来消除你的气恼；
我的忧伤会思考，
既然花瓣如此流泪，
人的眼睛怎么落泪。
钟情的夜莺，别怨啦；
叶茂的葡萄，放开吧；
摇曳的花儿，停下吧；
或者告诉我："你们使用
什么可恶的力量？"

众人

爱情，爱情。

胡斯蒂娜

爱情！我爱过什么人？

那是虚无缥缈的东西。
因为来利奥，弗洛罗
和西普里亚诺一直
不在我眼里，受我鄙薄。
我没有轻视过来利奥？
我没有憎恨过弗洛罗？
我没有十分严厉地
对待过西普里亚诺？

她在西普里亚诺的名字上停下，又开始显得不安。

因为我厌恶他，他走了，
从此就没有他的音信。
可是(我真倒霉！)现在
我完全相信，这必定
是我的欲望之所以
如此勇敢的原因；
自从我说了他是我
赶走的以后，我不清楚
(我真不幸！)，我不知道，
我感到的是什么痛苦。

她又镇静下来。

但是看到一个曾经
受大家如此赞扬的人

过着被我遗忘的
生活，我又给他造成
这么多被遗忘的原因，
这毫无疑问是怜悯。

她又惶恐不安了。

如果说那是怜悯，
那我确实同样怜悯
来利奥和弗洛罗；
为了我的缘故，他们
受到残酷的监禁。

她又恢复了常态。

思想活动啊，停止吧，
如若单单怜悯就行，
你就不要伴随怜悯；
因为你走得这么远，
竟使我不知道（我真苦！）
是否要立即去寻找他，
要是我知道他在何处。

魔鬼上。

魔鬼

来吧，我会告诉你。

胡斯蒂娜

门都关得紧腾腾，
你能进入我的闺房，
你究竟是什么人？
你是我胡思乱想
虚构出来的幻影？

魔鬼

我只是这样一个人，
曾被那暴君似的使你
顺从、将你制胜的感情
所打动，答应今天把你
带到西普里亚诺那里。

胡斯蒂娜

可你不会达到目的；
这痛苦，这使我思想
感到苦恼的激情，
带走的是我的想象，
而不是我的应允。

魔鬼

你想象这种事情，
一半就已经完成：
因为罪过就是罪过，
既然一半路程已走过，
就不要把意志约束住。

胡斯蒂娜

即使我想过，不相信我
也是枉然；虽然很清楚，
想是犯罪的开始，
可是想不由我作主，
做却受我的控制。
我为了要跟踪你，
那就得挪动我的腿，
这种事我可以不为，
因为做是一回事，
想可是另一回事。

魔鬼

假如一种神奇的法术
把它的法力施加于你，
倘若它用这样的法力
左右你，不但左右，还强迫你，
胡斯蒂娜，你怎么能胜利？

胡斯蒂娜

我知道怎样运用我的
自由意志帮助自己。

魔鬼

我会强迫你的自由意志。

胡斯蒂娜

如若任人强迫自己，
那就不是自由意志。

它拉她，却拉不动。

魔鬼

到快乐在等待你的地方来。

胡斯蒂娜

这种快乐代价高得厉害。

魔鬼

那是令人喜悦的平静。

胡斯蒂娜

那是非正义的囚禁。

魔鬼

那是幸福。

胡斯蒂娜

那是极大的不幸。

魔鬼

倘使我使大力把你
拉走，你怎能保护自己？

它更使劲地拉。

胡斯蒂娜

保护我的是上帝。

它放开她。

魔鬼

你不让人击败你，你已

胜利，女人啊，你已胜利。
既然你以这种方式
受到上帝的保护，
我的痛苦，我的狂怒
将会把形似的你带走，
不能把真正的你带走。
仅仅为了这一层，
你将看到一个幽灵
被赋予你的外形，
你以这虚幻的外形
过着受诋毁的生活。
我被你的品德伤害过，
希望能获得两种胜利：
第一是使你名誉扫地，
第二是把虚假的快乐
变成真正的罪恶。

（下。）

胡斯蒂娜

对这种侮辱我向苍天
上诉，为的是让老天
把我声誉的幻象驱散，
或者像风把火焰吹灭，
或者像冰冻使花儿萎谢。
你不可能……我倒霉透了！
我在向谁大声喊叫？
刚才这里不是有个男人？

是的。可是不对，只有我一人。
不，确实有，我看见了这人。
他怎么这么快离去？
他是我恐惧的产物？
我显然处在危险里。——
李山大，父亲，老爷子！
李薇雅！

李山大和李薇雅由不同的门上。

李山大

怎么回事？

李薇雅

怎么回事？

胡斯蒂娜

你们可曾看见（我倒霉透顶！）
一个刚才离开这里的男人？
我很难忍受我的不幸。

李山大

有男子在这里？

胡斯蒂娜

你们没有看见他？

李薇雅

没有，小姐。

胡斯蒂娜

我看见了他。

李山大

既然一道道门都锁上，
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

李薇雅

（旁白）
（她看到了莫斯孔无疑，
我已经把他悄悄地藏
在我的卧房里。）

李山大

那个男子
一定是你的幻想
虚构出来的东西。
你超乎寻常的忧伤
会用日光的微粒
制造他，使成形体。

李薇雅

我的老爷说得有理。

胡斯蒂娜

那不是（我好苦呀！）幻觉，
我猜测会有更大的伤害，
因为我的心儿正被撕成
碎块，从胸腔里拉出来。
某种致命的魔法
正在对我施行法术，
符咒是那么厉害，
倘若没有上帝相助，

我会让自己堕落下去。
但是上帝会对我保护，
不仅会替我抵御
这种专横的力量，
还会不让我卑微的
冰清玉洁受到损伤——
李薇雅，把我的披风拿来，
只要我在遭受这种精神危机，
我就必须上神圣的教堂去，
我们这些信徒对此严守秘密。

李薇雅取出披风，给她披上；要让观众看到她披上。

李薇雅

披风拿来了，给你披上。

胡斯蒂娜

在教堂里我得使灼伤
我的这股火减弱力量。

李山大

我想陪你一起去。

李薇雅

（旁白）
（把他们一赶出屋去，
我又可以喘口气啦。）

胡斯蒂娜

既然我打算仰仗你

保护自己，苍天啊，

我相信……

李山大

我们走吧。

胡斯蒂娜

上帝啊，原因① 属于您。

保护您自己和我吧。

李山大和胡斯蒂娜下，在暗中窥视的莫斯孔上。

莫斯孔

他们走了吗？

李薇雅

已经走啦。

莫斯孔

他们真叫我吓掉魂！

李薇雅

你可能离开过我的卧房，

来到他们的眼睛

看得到你的地方？

莫斯孔

李薇雅，老天在上，

我片刻也没有离开过

我所躲藏的地方。

---

① 指万物最初均为上帝创造。

李薇雅

那么那个男人是谁？

莫斯孔

一定是魔鬼本身。

我怎么知道？我的宝贝，

你不要为这个不开心。

李薇雅叹气。

李薇雅

不是为了这个。

莫斯孔

那为了什么？

李薇雅

既然你和我关在房里

一整天，还问这种问题！

难道你没有觉察到

（她哭泣。）

另一个人，你的知己，

不在这里，因为昨天

一天我没有为他哭泣，

今天也需要为他哭泣？

一定有人认为我是

一个杨花水性的女人，

离开半年，我就背弃

我答应过的协定：

做一个真诚的女人？

莫斯孔

怎么是半年？他离开
已经是整整一年。

李薇雅

这不对，据我看来，
我本不应该计算
我不爱他的日子。
一年里(我好苦呀！)
(她哭泣。)
我把半年给了你，
若把这情况告诉他，
对他的伤害就太大。

莫斯孔

你这个负心的婆娘，
我以为你完全属意
于我，你却尽心尽意
在算帐！

李薇雅

是的，莫斯孔，
总之，算帐和理性
能保持友谊长存。

莫斯孔

既然你的坚贞是这般，
再见，李薇雅，明天见。
我的相思病只求你

不要把昏迷病犯，

因为你发的是间日热①。

李薇雅

你看不出我身上

没一点毛病？

莫斯孔

果真这样？

李薇雅

今天整天不准见我；

不过明天也不必

让我派人去叫你。

两人同下；西普里亚诺惊恐地上，克拉林暗中窥视，跟随其后。

西普里亚诺

毫无疑问，繁星的大军

在蔚蓝色的王国中

发生了叛变，因为它们

不肯为我发挥作用。

整个幽深的地狱

被背叛弄得一塌糊涂，

因为它不服从我，

服从是它应尽的义务。

① "不要把昏迷病犯"意即"不要忘记我"。间日热，指隔日轮流。

我已经用我的咒语
把风儿扰动过无数遍，
我已经用我的符箓
把大地划过无数遍，
我寻觅的人类太阳
没有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期待的人类天空
没有出现在我的双臂间。

克拉林

这不是很奇怪吗？
我在地上信手画，
已经画过无数遍，
我用十足的叫喊
使风震惊过无数遍，
李薇雅也没有出现。

西普里亚诺

只是这一次我看
要重新召唤她。——听着，
美丽的胡斯蒂娜……

扮演胡斯蒂娜的女子披着披风，显出惊慌失措的样子，由一个门上，向另一个门飞奔而去；西普里亚诺心烦意乱，追随其后；克拉林惶惶不安，四处乱奔。

胡斯蒂娜的幻象

我在听着；

我被你的叫喊声

所追使，翻山越岭。

你要我怎么？你要我怎么，

西普里亚诺？

西普里亚诺

我不知所措！

幻象

既然现在……

西普里亚诺

我神摇意夺！

幻象

我来到了……

西普里亚诺

我为何心慌意乱？

幻象

是因为……

西普里亚诺

我为何心惊胆战？

幻象

爱情找上了我……

西普里亚诺

我怀疑什么？

幻象

在你召唤我的地方……

西普里亚诺

我害怕什么？

幻象

对魔力我已俯首听命，
现在我避开你的视线，
逃进蓊蓊郁郁的森林。

她用披风遮住脸下。

西普里亚诺

等一下，等一下，胡斯蒂娜。
可我为什么惊诧和沉吟？
我要追赶她；我的法术
召她进入的这座森林，
即使不是粗陋的婚床，
也是荫翳蔽天的、
上苍见过的最奇妙的
爱情演出场。

（下。）

克拉林

我断不欣赏
那就要成为新娘、
有股烟味的女人。
在吹干漂白的衣服
或者烧煮什么内脏时，
她大概被魔法迷住。
不过不会有这种事。
在厨房里，又披着披风！

要不，我就原谅她。
她无疑(这回我猜中，
因为一个诚实的女人
从没有更好闻的气味)
被吓得神魂不定。
他现在追上了她；
在这荒芜的山谷内，
他把她搂在怀里，
同她搏斗(我认为
身强力壮的情人
不搂着搏斗不对)，
使她返回到原地。
我尽力从这里窥视；
我很想知道世界上
人家怎样使用暴力。

他躲藏起来。西普里亚诺抱着一个披着披风、穿着与胡斯蒂娜相似的女人上。这很容易，因为披风和衣服都是黑色的。他们的登场要设计得便于脱去衣服，展示一副骷髅，骷髅必须飘走或者下沉，不论怎样，只要看上去较好，能迅速完成；虽然随风消失可能更好。

西普里亚诺

漂亮之极的胡斯蒂娜，
这个地方隐蔽得很，

一缕缕阳光照不到，
一阵阵清风吹不进，
你的美貌将成为
我炼魔法的战利品；
为了得到你，我什么都
不怕，对困难也不发憷，
美丽的胡斯蒂娜，
你使我丧失了灵魂；
虽然代价如此之大，
但我认为并不过分。
揭去女神的面纱：
让太阳不要躲藏
在乌黑的云层里，
让它放出金黄色光芒。

他脱去她的衣服，看到骷髅。

可是(真倒霉！)我看到什么？
一副不会说话的骷髅
等待我投入她的怀抱！
谁能在一刹那间就
使那红里透紫的
容光焕发的脸色
变得又苍白又衰老，
没有一点儿光泽？

骷髅

西普里亚诺，世界上

一切荣耀全是这样。

骷髅消失。克拉林边逃边上，西普里亚诺将他抱住。

克拉林

假如有人需要恐惧，

要多要少我都可分与。

西普里亚诺

等一下，死人的幽灵。

我寻找你另有目的。

克拉林

噢，我是死人的肉体。

我的身躯你没有在意？

西普里亚诺

你是谁？

克拉林

我是谁，我认为

连我自己都在怀疑。

西普里亚诺

在稀薄的空气里，

或在深深的地下，

你看到过僵硬的

尸体使装饰奢华、

场面壮观的葬礼

化作尘埃和烟吗？

克拉林

现在你知道我可能

遭受偷看者的厄运。

西普里亚诺

看到它情况怎么样？

克拉林

转眼之间就不见啦。

西普里亚诺

让我们找找它。

克拉林

别找它。

西普里亚诺

我很想弄清真相。

克拉林

先生，我不想。

魔鬼上。

魔鬼

（旁白）（公正的上天啊，

倘若以前，就是在我是

纯洁无瑕的幽灵时，

我拥有美德和学识，

那我只丧失了美德，没有

失去学识。假如是如此，

不公正的上天啊，你为什么
不让我利用我的学识？）

西普里亚诺

（没有看见它。）
魔王啊，博学的老师！

克拉林

你不要召唤它；我猜
它会附在别的尸体上来。

魔鬼

你要我怎么样？

西普里亚诺

我要你
今天救救我，不要让我
在凝神思考时惊恐不已。

克拉林

我并不要人相救，
从这边悄悄溜走。

（下。）

西普里亚诺

对被画过符的地面
我刚刚说了只语片言，
胡斯蒂娜，我的爱情
和情欲的神圣的对象，
就在那里动个不停……
可我为什么要对你讲
你已经知道的事情？

她来了，我把她拥抱，
揭去她的衣服(倒霉透顶!)，
在她的美貌中看到
一副骷髅，一尊塑像，
一幅死亡的写照，
它用清晰的声音
对我说(啊，真吓人!)：
“西普里亚诺，世界上
一切荣耀都是这样。”
要说是你的魔法
在我施行时出错，
那叫人难以置信，
因为我一步步地做，
在它无声的符箓里
没有一笔画错过，
在它致命的咒语里
没有一个字念错过。
在我寻找美人的
地方只找到幽灵。
所以，在我作法的
时候，你使我失灵。

魔鬼

西普里亚诺，你没有错，
我也没有错：你没有错，
是因为你以你敏捷的
才智作法；我没有错，

是因为我的才智把通晓的
法术全向你传授过。
你碰到的惊人的事情
有更重大的原因。
但那无关紧要，因为我
在谋求让你舒心的事，
要用其他更有效的办法
使你成为胡斯蒂娜的主子。

西普里亚诺

那已经不是我的目的；
这种惊骇使我感到
不知所措，我一点不想
跟你的新办法打交道。
既然你没有满足
我的爱情提出的条件，
那我只要你——由于
我要避开你的视线——
把我的契约还给我，
因为它不能兑现。

魔鬼

我曾经对你讲明，
在学习过程中我一定
把能将胡斯蒂娜——
在你的声音驱使下——
摄来的法术传授给你；
既然风儿把胡斯蒂娜

送给了你，契约已兑现，

我履行了我的诺言。

西普里亚诺

你答应过我，我的爱情

一定会把我的希望

在这原始森林里

播种的果实品尝。

魔鬼

西普里亚诺，我只答应过

把她摄来。

西普里亚诺

我对此有怀疑；

你答应过把她交给我。

魔鬼

我看到她在你怀抱里。

西普里亚诺

那是幽灵。

魔鬼

那是奇迹。

西普里亚诺

是谁创造的？

魔鬼

愿意

保护她的人。

西普里亚诺

他是谁？

魔鬼

（发抖。）

我不愿意告诉你。

西普里亚诺

我要利用你的法术

反对你。我求你告诉

我，他到底是什么人。

魔鬼

是一尊神，他照顾

胡斯蒂娜。

西普里亚诺

　　　　既有许多神，

一尊神有什么要紧？

魔鬼

他具有众神的力量。

西普里亚诺

既然他以一个意志做的

超过众神合力做的，

那他是独一无二的神。

魔鬼

我一无所知，一无所知。

西普里亚诺

现在我要把我与你

签订的整个契约作废；

我以那尊神的名义问你：

什么使得他要将她护卫？

魔鬼

(竭力不说。)

要保持她纯洁的荣誉。

西普里亚诺

那是一尊至善至美的神，

因为侮辱人的事他不容忍。

要是把秘密保持在这里，

胡斯蒂娜会有什么损失？

魔鬼

如果民众由于怀疑加以

猜测，她就会把荣誉丧失。

西普里亚诺

那尊神无所不见，因为

他预见到未来的危害。

难道魔力就不能

大到这样的状态，

使得他不能战胜？

魔鬼

不能，他的力量大得很。

西普里亚诺

那尊神无所不能，因为

他想做什么都能做成。

我遇到的那尊神，

具有至善至美的品质，

又掌握绝对的权力，

无所不见，无所不能，

我寻找他这么多年，

告诉我，他是什么神？

魔鬼

我不知道。

西普里亚诺

告诉我，他是什么神。

魔鬼

说出来你会吓得魂不附体！

他就是基督教徒的上帝。

西普里亚诺

是什么促使他反对我？

魔鬼

因为胡斯蒂娜是基督教徒。

西普里亚诺

他不遗余力地保护他的教徒？

魔鬼

（狂怒地。）

是的，不过你找他

太迟了，太迟了，我断定，

你做了我的奴隶，

就不能成为他的臣民。

西普里亚诺

我是你的奴隶！

魔鬼

你的签名

在我手里。

西普里亚诺

现在我想要
收回，因为那是谈好
条件的，我肯定能
把它拿到手。

魔鬼

怎么拿到？

西普里亚诺

就是这样拿。

他拔出剑，向魔鬼刺去，未刺中。

魔鬼

尽管
你狂怒而又凶暴，
挥舞拔出鞘的剑，
却没有把我刺到；
为了使你的思维
陷于绝望，我要你知道
你的主人是魔鬼。

西普里亚诺

你说什么？

魔鬼

我是魔鬼。

西普里亚诺

你说的话真把我吓死！

魔鬼

我要你明白，你不但是
奴隶，而且是谁的奴隶。

西普里亚诺

我是魔鬼的奴隶！
我属于这么不公正的主子？

魔鬼

是的，因为你把灵魂给了我，
从那时起它就一直属于我。

西普里亚诺

这么说，我没有希望，没有
援助，没有庇护，也没有保证
能洗刷这莫大的罪行？

魔鬼

没有。

西普里亚诺

那我为什么犹豫不决？
这柄利剑在我手中
不会闲着没有用处；
它一刺进我的胸中，
就成为杀我的刽子手。
可是我在说什么？能使
胡斯蒂娜摆脱你的人
不能使我摆脱你？

魔鬼

不能，你冒犯他对你不利，

他保护的不是罪行，而是

德行。

西普里亚诺

　　　　要是他的权力

极大，那么宽恕和奖励

在他身上应是一回事。

魔鬼

奖励和惩罚也应如此，

因为他公正，不偏不倚。

西普里亚诺

谁也不会惩罚俯首听命的人，

既然我寻找他，我就是这种人。

魔鬼

你是我的奴隶，不可能

属于另一个主人。

西普里亚诺

　　　　　　　　　我不信。

魔鬼

你用你的鲜血写成、

画上了花押的契约

在我手里，怎能不信？

西普里亚诺

他是绝对权力的化身，

不依赖别人，他一定

会制伏我的不幸。

魔鬼

怎么制伏?

西普里亚诺

他无所不见,

准会找到适当的办法。

魔鬼

我有契约。

西普里亚诺

他无所不能,

定会快刀斩乱麻。

魔鬼

那我首先要让你

死在我的双臂里。

他们搏斗。

西普里亚诺

基督教徒们的伟大的上帝!

我在痛苦中向你求援。

魔鬼将西普里亚诺推出双臂。

魔鬼

那位上帝救了你的命。

西普里亚诺

我在找他,他会给我更多恩典。

他们由不同的门下。总督及其随从上；法维奥在这场中没有胡子。

总督

拘捕情况怎么样？

法维奥

他们全都躲藏在
他们的教堂里，向
他们的上帝顶礼膜拜。
我率领士兵到来，
把整幢房屋包围好，
将他们逮捕起来，
关进了不同的监牢；
我长话短说，结束报告：
在捣毁中我逮捕了
漂亮的胡斯蒂娜
和她的父亲李山大。

总督

要是你渴望财富、地位、
荣誉和更多的东西，
法维奥，你报告我这消息，
为何不要求我奖励？

法维奥

既然你如此重视我干的事，
我不会忽视你给我的奖励。

总督

你说下去。

法维奥

释放你叫

抓来的弗洛罗和来利奥。

总督

尽管看起来好像

我要用惩罚他们

来告诫全市居民，

法维奥，实话实讲，

他们所以被监禁

一年，却另有原因，

那是因为我作为父亲

要使来利奥不受伤害。

他的敌手弗洛罗

有权势很大的后台。

他们两人都很忌妒，

对爱情又坚持不渝，

我怕他们再生事端，

重又回到争斗上去；

在祸根未消除以前，

我不想放他们出去。

我心里有这个打算，

曾寻找过某种借口，

要把胡斯蒂娜赶走，

却没有能如愿以酬。

既然她虚假的德行

使我今天振振有辞，
不但要把她驱逐出境，
而且要把她杀死，
他们就不必再受监禁；
因此，你到监狱去，快，
把来利奥和弗洛罗
立即带到这里来。

法维奥

我对你感激不已。
多么奇妙的奖励！

(下。)

总督

胡斯蒂娜已被捕定罪，
如今听凭我发落了。
我的狂怒尚未为她
给我增加的烦恼
向她报仇，还等什么？
她必将死在刽子手
血腥的手里——你们听着……
(对一个士兵。)
我命令你们今天就
把她带到这里示众，
使市民们感到气愤；
她一到总督府，就什么
也救不了她的性命。

法维奥、来利奥和弗洛罗上。

法维奥

你派人去叫的两个人
现在跪在你的脚下。

来利奥

我，只希望这一次
看起来像你的儿子，
不是带着罪犯的恐惧，
把你看作法官，而是
怀着听话的儿子
那种害怕，把你看成
发怒的父亲。

弗洛罗

先生，
你传唤我，我猜想，
是要把我不该受的惩罚
强加在我的身上。
可我还是来到你的脚下。

总督

来利奥，弗洛罗，对你们
两个人我是一样的严，
既然我作为父亲没惩罚你们，
我也要表现出我不是法官。
不过我已考虑到，
高贵的人们发怒

决不会持续多久，
现在根源已被消除，
我心慈面软，想立即
让你们成为朋友，
你们彼此拥抱吧，
表示你们意合情投。

来利奥

今天如能做弗洛罗的朋友，
我就会成为幸福之人。

弗洛罗

我向你伸出手，答应
做你的朋友。

总督

凭这保证，
我一定释放你们，
倘若我使你们看清
你们的爱情，我相信
你们就会成为友人。

魔鬼

（幕内）
当心疯子！当心疯子！

总督

怎么回事？

来利奥

我去看个仔细。

他向门口走去，旋即返回。

总督

总督府里怎么会有
这么大的吵闹声？

弗洛罗

大概出了重大事情。

来利奥

老爷子，这吵闹声
（谛听这奇怪的声音）
跟西普里亚诺有关，
经过这么多天，他回到
安条克，就疯疯癫癫。

弗洛罗

毫无疑问，他的才智
实在令人难以捉摸，
把他弄到这种境地。

众人

当心疯子，当心疯子！

众人和赤着膊的西普里亚诺上。

西普里亚诺

我从没有比现在神志
更清楚，你们才是疯子。

总督

西普里亚诺，这是怎么回事？

西普里亚诺

安条克的地方长官，
伟大的德西乌斯皇帝的总督，
弗洛罗和来利奥——
我对你们俩的友情甚笃，
豪门贵族，平民百姓，
请大家注意一下；
我到总督府来，是要
向你们一起讲几句话。
我是西普里亚诺；
由于我的勤奋和才华，
我成了学术界的奇人，
博学多才的精英。
我从全部学识里
得到的乃是怀疑，
我那混乱的理智
从未摆脱过怀疑。
我见到了胡斯蒂娜，
就把感情倾注于她，
为了多情的维纳斯，
我抛弃了博学的密涅瓦①。
虽被她的贞洁所驱遣，
我仍保持着对她的情感，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司智慧、艺术、发明和武艺的女神。

直到为了她，我把灵魂
交给了我的客人——
大海把他送到我脚下，
找了个避风港给他，——
我的爱情从一个极端
跳到另一个极端，
因为他用寄予的希望，
把我的爱情迷惑，
同时又以施行的法术
把我的才智蛊惑。
我做了他的弟子，
住在这层峦叠嶂里，
在他高明的鞭策下，
学得这样惊人的本事，
能把山从这个位子
移到另一个位子；
虽然今天我能创造
这些奇迹，但是不能
按照我的心愿吸引
一个美丽的女人。
这个尤物所以不肯
就范，就是因为有
一个上帝在保护她，
对上帝有了了解后，
我终于承认上帝
至高无上，无与匹俦。

基督教徒们的伟大的上帝，
是我大声宣布信奉的上帝；
尽管我目前确是
地狱的一个奴隶，
曾用自己的鲜血
书写过一份契约，
但在我期待的殉教里
我要用我的血勾掉契约。
既然你是法官，既然你
心狠手辣，迫害基督教徒们，
那我是基督教徒之一；
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就在那山上给我做上标记，
那是他们最初的圣礼。
哎，你还等待什么？
就让刽子手来吧，
把我的脑袋砍下，
或者用严刑拷打
来考验我的坚贞；
我俯首听命，决定
忍受两千次死亡，
因为我心里有了底，
如若没有我寻找、敬仰
和崇拜的伟大的上帝，
人类的各种荣耀就如同
尘土、青烟、灰烬和风。

他脸朝下倒在地上。

总督

西普里亚诺，你的无礼
使我感到如此惊异，
弄得我在考虑惩罚时
用哪种竟拿不定主意。
(踢踢他。)
起来。

弗洛罗

他已不省人事，
与木雕泥塑相似。

遭受囚禁的胡斯蒂娜被带上。

仆人

老爷，胡斯蒂娜带到。

总督

(旁白)
(我不想看她的容貌。)
我们大家让她独自
和这具活尸在一起；
两个人被关在一处，
一个看着另一个死去，
也许会回心转意；倘使
他们不崇敬我的神祇，

在我的盛怒之下，就会
被无穷无尽地拷打而死。

（下。）

来利奥

在爱情与恐惧之间，
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

（下。）

弗洛罗

我感触那么多，竟不知
我感受到的是什么。

（下。）

胡斯蒂娜

你们大家对我一言不发就走？
既然我心甘情愿地来死，
你们仍然不让我死，
就是因为我想要死！

她跟随在他们后面，看到西普里亚诺。

但是给我的惩罚无疑是
把我关在这个房间里，
在一个死人的陪伴下，
让我慢慢地死掉，
因为只有一具尸体
与我作伴。你啊，回到
你从那里来的乐土，

倘若我崇拜的宗教
把你弄到这种地步，
你很幸福！

西普里亚诺

高傲的怪物，
你为什么还在观望，
不给我的生命松绑……？

他看到她，站了起来。

但愿上天保佑我！
（旁白）
（我看到的不是胡斯蒂娜吗？）

胡斯蒂娜

（旁白）
（我见到的不是西普里亚诺吗？）

西普里亚诺

（旁白）
（但那不是她，是我的想象
在空中制造出她的形象。）

胡斯蒂娜

（旁白）
（那可不是他，为了让我开心，
是风儿给我制造的幻象。）

他们互相怀疑。

西普里亚诺

我想象的幻影……

胡斯蒂娜

我愿望的错觉……

西普里亚诺

我意识的惊奇……

胡斯蒂娜

我思想的恐惧……

西普里亚诺

你要我怎么？

胡斯蒂娜

你要我怎么？

西普里亚诺

我现在没有召唤你。

你来干吗？

胡斯蒂娜

你为什么

寻找我？我没有想念你。

西普里亚诺

胡斯蒂娜，我没有寻找你。

胡斯蒂娜

也不是应你召唤来这里。

西普里亚诺

那你怎么在这里？

胡斯蒂娜

我被囚禁了。

你呢？

西普里亚诺

我也被囚禁了。

可是你告诉我，胡斯蒂娜，

你的德行犯了什么法？

两人恢复常态。

胡斯蒂娜

没有犯法，我之所以受煎熬，

是因为他们憎恨基督教，

我崇敬基督就像

我崇敬上帝一样。

西普里亚诺

你对基督应当崇敬；

你有一位这么好的上帝，

他关心地在保护你。

我的祈求你要让他听听。

胡斯蒂娜

你若诚心诚意祈求，他准会听。

西普里亚诺

我诚心诚意地祈求他；

虽然我没有不相信他，

但我害怕我离奇的罪过。

胡斯蒂娜

要相信他。

西普里亚诺

唉，我的罪过

真大啊！

胡斯蒂娜

他的恩惠

甚至更大。

西普里亚诺

他会不会

宽恕我？

胡斯蒂娜

他一定会。

西普里亚诺

既然我把我的灵魂

作为你美貌的代价

交给了魔鬼，他怎么肯？

胡斯蒂娜

天空里那么多星星，

大海里那么多沉沙，

烈火中那么多火花，

白日里那么多微尘，

风中那么多飞鸟，

远少于他宽恕的罪行。

西普里亚诺

胡斯蒂娜，这我相信，

为了他我愿献出生命

一千次。有人开门。

法维奥带克拉林、莫斯孔和李薇雅上。

法维奥

进去，你们被囚禁在这里，
跟你们的主子在一起。

（下。）

李薇雅

即使他们想做基督教徒，
我们有什么过错？

莫斯孔

可多啦；我们这些侍候的人
犯了相当大的罪。

克拉林

我从山里逃出来，
刚离虎口又入狼窝。

一仆人上。

仆人

奥雷略总督传唤
胡斯蒂娜和西普里亚诺。

胡斯蒂娜

要是为了我想望的了结，
我倒会感到非常喜悦！——
西普里亚诺，你别胆怯。

西普里亚诺

我有信仰、勇气和胆略；
倘若为了结束我的奴隶地位
我必须付出生命作为代价，
那么为你交出了灵魂的人
在为上帝交出肉体上还要做些什么？

胡斯蒂娜

我说过，我会在死亡中
爱你；既然我和你相伴，
死在一起，西普里亚诺，
我已履行了我的诺言。

同下；其余三人留下。

莫斯孔

他们去死是何等
乐意啊！

李薇雅

我们三人
活着要乐意得多。

克拉林

不见得乐意得多，
因为还有一场纠纷
需要解决；尽管这不是
场合，也许以后没机会，
我们不该错过时机。

莫斯孔

那是什么纠纷？

克拉林

我已经

离开……

李薇雅

说下去。

克拉林

整整一年，

莫斯孔做你的情人

做了一年，我没来打断，

按照时间比例来分，

为了让我们平起平坐，

下一年你应当属于我。

李薇雅

你以为我是会伤害

你感情的那种女子？

我整天为你哭泣，

在我该哭泣的日子。

莫斯孔

我亲眼目睹这种事，

凡是不属于我的日子，

我都尊重对你的友谊。

克拉林

那不符合事实，因为

我今天到过她屋里，

她就没有哭泣，而且

你同她非常亲昵。

李薇雅

今天不是为你祈祷的日子。

克拉林

是祈祷的日子，假如我
没有记错，我离开的
这天属于我。

李薇雅

你记错。

莫斯孔

我知道错在哪里：
因为今年是闰年，
那些日子就变成双日。

克拉林

我很满意，因为人不必
把一切都查得太仔细。
——啊，这是怎么回事？

传来狂风暴雨声，众人乱哄哄地上。

李薇雅

房屋倒塌了。

莫斯孔

多糟糕！真是不祥之兆！

总督

一定是天宫

倾倒下来了。

狂风暴雨依然大作。

法维奥

断头台上刽子手
刚砍下西普里亚诺
和胡斯蒂娜的头，
整个大地就惊心动魄，
悲伤不已。

来利奥

从一朵云
被烧焦了的内层
发出那些可怕的
闪电和雷鸣，那朵云
落在我们头顶。

弗洛罗

一个
丑陋骇人的怪物
在一条有鳞甲的
蛇身上，从云中显露，
置身在断头台上方，
仿佛叫我们别声张。

这要演得逼真：断头台连同殉教者的头和身都展示出来，而魔鬼在高头，在蛇身上。

魔鬼

你们听我说，凡人们，
你们听我说，上天下令，
为了保护胡斯蒂娜，
命我向大家发表声明，
为了诋毁她的贞洁，
是我幻化各种形状，
爬进她的住所里，
甚至闯入她的闺房；
因为她贞洁的名声
从来没有遭到贬低，
我这样来恢复她的、
声誉，使她免受物议。
西普里亚诺与她一起
长眠在幸福之墓里，
他做过我的奴隶，
但他用脖颈的血抹去
他写给我的契约，
留下一方空白的布；
使我感到痛苦的是，
他们两人升上了上帝
那神圣御座的领域，
住在更美好的国度里。
这事千真万确，虽然
我很不习惯这么做，

但我说了真话，因为
上帝本人强迫我说。

他迅速落下，随即隐匿不见。

来利奥

真叫人惊奇！

弗洛罗

真使人迷离！

李薇雅

真是奇迹！

莫斯孔

真是奇事！

总督

所有这些事都是
这个魔法师临死时
施的魔法。

弗洛罗

对这些事
我不知是怀疑还是相信。

来利奥

想到这些事，我感到吃惊。

克拉林

我只能作这种推论，
如果他是魔法师，
那他是上天的魔法师。

莫斯孔

且把我们的爱情是否
分享得当这个疑问搁下，
让大家一起请求原谅
《神奇的魔法师》的错误吧。

萨拉梅亚镇镇长

剧 中 人 物

腓力二世国王	
堂洛佩·德·菲格罗亚	
堂阿尔瓦罗·德·阿塔依德	
军士长一名	
士兵若干名	
雷沃列多和“火花儿”	
佩德罗，克雷斯波	农民
胡安	克雷斯波之子
伊莎贝尔	克雷斯波之女
伊内斯	克雷斯波之甥女
堂门多	
努尼奥	仆人
文书一人	
镇民若干人	

八

乙

第 一 幕

雷沃列多、“火花儿”和士兵们上。

雷沃列多

真他妈的要人命，
就这样逼着我们
从这村走到那镇，
走得不停顿。

众人

阿门！

雷沃列多

我们这样东跑西奔，
如今成了吉卜赛人？
一面卷起的旗子
带领着我们行进，
还敲着鼓……？

士兵甲

又要出发？

雷沃列多

敲鼓声停了这一阵，
谢天谢地，还没有

把我们的脑袋敲昏。

士兵乙

你别为这种事烦恼，
我料想，一进镇，
就会把旅途的劳顿
忘得一干二净。

雷沃列多

我累得快要死了，
还进镇去干什么？
就算活着到那里，
天知道能否住下。
因为镇上那些头儿
肯定会对军需官言明：
要是你们继续前进，
我们就供应必需品。
起先他会回答不可能，
说士兵们累得要命。
如果镇政会① 塞点钱，
他就会说："士兵们，
接到上峰的命令，
我们不能在这里停顿；
我们必须立即前进。"
我们这些大傻瓜
会马上服从命令。

---

① 镇政会是镇的司法和政务管理委员会。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做了受俸的修道士，
我成了化斋的托钵僧。
我向上帝发誓，
要是今天下午我能
到达萨拉梅亚镇，
他找借口也好，恳求也好，
想要我离开那里，
我就和他们分道扬镳。
在我这一生里，
开小差也不是头一遭，
乐得自在逍遥。

士兵甲

一个可怜的士兵
为此断送了性命，
也不是第一个人；
我考虑到，更何况如今
堂洛佩·德·菲格罗亚①
是这些士兵的首领。
他虽然骁勇剽悍，
备受人们的称赞，
却也是世界上
最为凶狠残忍、

① 堂洛佩·德·菲格罗亚，约生于一五二○年，死于一五九五年。他因勇敢、脾气坏、富有正义感而闻名，变成民族戏剧中的人物。他支持西班牙国王继承葡萄牙王位，曾参与平定葡萄牙。但无文献证明他到过萨拉梅亚。

喜欢赌咒发誓的人。
对最要好的友人，
不经过应有的审讯，
他都会处以死刑。

雷沃列多

这一切你们全见过？
我要按我说的去做。

士兵乙

当兵的怎么能吹牛？

雷沃列多

我并不为自己担忧，
倒是为跟着我的
这个可怜的婆娘发愁。

“火花儿”

雷沃列多先生，
你不要替我担心；
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是个长胡子的女人①；
这种担心叫我丢脸，
因为我照样服务，
我会引以为荣地
忍受种种艰难困苦；
说句老实话，要是
我贪图舒适安逸，

---

① “长胡子的女人”，意为“有胆量、有勇气的女人”。

很明显，我决不会
离开财务官的府邸，
那里样样富足有余，
每月还有无数礼物。
有些财务官很慷慨，
月月都把宴席摆。
我下决心来这里，
和雷沃列多一起
行军、吃苦，不做累赘，
他对我有什么疑虑，
还是对我有什么考虑？

雷沃列多

我对着老天发誓，
你是妇女的光荣！

士兵乙

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火花儿”真了不起！

雷沃列多

要是她放声歌唱，
唱支山歌或小调，
让歌声在空中飘荡，
使得人不感觉到
上坡下坡的疲劳，
再为她欢呼叫好。

“火花儿”

响板劈里啪啦，

就是对这要求的回答。

雷沃列多

我也披挂上阵，

请伙伴们对各方

都作出评论。

士兵甲

天哪，说得真好！

雷沃列多和“火花儿”唱起来。

“火花儿”

劈里啪，劈里啪，

我是无赖中的一支花。

雷沃列多

劈里啪，劈里啪，

我是流氓里的一支花。

“火花儿”

让掌旗官去打仗，

让船长去出洋。

雷沃列多

谁愿意谁就去杀摩尔人，

他们与我无仇无恨。

“火花儿”

把木板搁到烤炉旁，

面包让我吃不光。

雷沃列多

女房东，请给我杀只鸡，
我吃羊肉胃里不适意。

士兵甲

停一下。歌声在耳边
回荡，我们心里欢畅。
诸位，一看到那座塔，
我马上感到沮丧，
因为那就是我们
必须宿营的地方。

雷沃列多

那是萨拉梅亚镇？

“火花儿”

那钟楼就是说明。
我们唱歌也该收场，
不过您不要伤心：
以后听我们歌唱，
机会多得数不清。
我非常喜欢歌唱，
就像别的女人总爱
为每件小事流泪一样，
我为每件小事歌唱，
我还有一百支山歌好唱。

雷沃列多

我们就在这里暂停，
等待军士长来传达命令：

我们必须排成队形
还是分散进镇。

士兵乙

现在
来的只是他一个人，
而且连长也正在
等待。

堂阿尔瓦罗和军士长上。

堂阿尔瓦罗

士兵先生们，
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我们用不着走了，
就在这里宿营，
等待堂洛佩率领
留在列雷纳的士兵
到来，今天传下了
命令：一切作好准备，
就地待命，暂且
不开往瓜达卢佩，
直到全团集结。
堂洛佩随后到达。
要在这里待几天，
可以好好消消乏。

雷沃列多

果真是个好消息。

众人

为我们的连长欢呼！

堂阿尔瓦罗

宿营处已安排好。

只要一拿到宿营证，

军需官就发给你们。

“火花儿”

他妈的，今天我想

知道，那个流氓

为什么这样唱：

女房东，请给我杀只鸡，

我吃羊肉胃里不适意。

全体退场，连长和军士长留下。

堂阿尔瓦罗

军士长，分配给我的

几张宿营证留下

没有？

军士长

长官，留下啦。

堂阿尔瓦罗

我住在哪里？

军士长

一个平民的家里，
他是当地最有钱的人。
后来我听人讲，
他是世界上
最爱虚荣的人，
他又傲慢又讲排场，
胜过狮子国① 的亲王。

堂阿尔瓦罗

他既是个有钱的人，
有虚荣心不算过分。

军士长

据说，那是镇上
最讲究的住房。
如果要说实话，
我为你挑选它，
还不是因为房子好，
而是因为萨拉梅亚
没有一个姑娘……

堂阿尔瓦罗

说下去。

军士长

像他女儿那么漂亮。

堂阿尔瓦罗

不管她怎么漂亮，

---

① 狮子国，西班牙古代的独立王国，建于九〇九年。

不管她怎么高傲，
她仍是个乡下姑娘，
还不是粗手笨脚？

军士长

世界上只有你
才会说这种话！

堂阿尔瓦罗

怎么不对？傻瓜！

军士长

有比同乡下姑娘
谈情说爱——不要对她
钟情，只不过同她
寻寻开心——消磨时光
更好的吗？要晓得
乡下姑娘笨口拙舌。

堂阿尔瓦罗

我从不喜欢这种事情，
即使在行军中也不行。
我一看到不清洁、
衣着不整齐的女人，
就觉得这个女人
与我没有一丝缘分。

军士长

长官，只要让我亲近，
随便哪个女人都行。
咱们上那里去吧。

天哪，我真想同她
在一起解解闷。

堂阿尔瓦罗

你想知道我们两人
当中谁说得对吗？
一个爱慕美人的人
见到自己心爱的美人，
会说："那是我的贵族情妇；"
不会说："那是我的农家情妇。"
如果把自己心爱的
女人称做贵族情妇，
当然是把贵族情妇
这名称滥用于村姑。
那是什么响声？

军士长

有个男子
在街道的拐角上
下马，那匹马瘦得
跟驽骍难得①一样；
那人的身材和长相
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
笔下的堂吉诃德很像。

堂阿尔瓦罗

多么惹人注意的模样！

---

① 驽骍难得是堂吉诃德的坐骑。

军士长

长官，咱们该走啦。

堂阿尔瓦罗

军士长，先把我的衣裳
拿到住处去吧，然后
回来向我报告情况。

（齐下。）

其貌不扬的贵族堂门多及其仆人努尼奥上。

堂门多

灰马怎么样？

努尼奥

是菊花青马①，
累得不能动，快倒下。

堂门多

叫马夫把马遛一遛，
你说，你吩咐过没有？

努尼奥

多妙的饲料！

堂门多

让牲口
这样休息再好也没有。

努尼奥

① 原文"rodado"除指马身上有比毛色更深的圆斑，还含有"倒下"之意。

我认为大麦才管用。

堂门多

你叫他们把几条猎狗

都放开了？

努尼奥

狗会很高兴，

卖肉的会不开心。

堂门多

别说了；

现在已经打过三点，

我要带上手套和牙签①。

努尼奥

要是人家看出牙签

只是装门面，那怎么办？

堂门多

如果有什么人猜想

我没有吃过野鸡，

那他是撒弥天大谎，

不论是在这里还是

在别的什么地方，

我要维持②这看法。

努尼奥

供养

---

① 将牙签插在帽子上或项链孔里以显示自己吃得很好。这是爱吹嘘的人的习惯。

② 原文“sustentar”在这里作双关语。堂门多意指“维持”，努尼奥指“供养”。

我不是比供养别人
更好吗？我毕竟是
你的仆人。

堂门多

真是愚蠢！

你说说看，那些大兵
果真在今天下午
开进了镇？

努尼奥

是的，老爷。

堂门多

那些在等待士兵
去宿营的居民真可怜。

努尼奥

那些不指望有人
去宿营的人更可怜……

堂门多

谁？

努尼奥

贵族。你别害怕；
老爷，要是士兵们
不去贵族家宿营，
你知道是为什么？

堂门多

为什么？

努尼奥

生怕饿得要死。

堂门多

愿上苍保佑先父
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他临终的时候留给我
伟大的贵族证书一件,
用金黄色和蓝色装点,
证明我家享有豁免权。

努尼奥

啊呀,要是他再留下
一点黄金该多好。

堂门多

如果我细想一下,
应该说句老实话,
我这个贵族出身,
也用不着感谢他;
因为,即使他硬要
生我,除贵族以外,
我决不会让自己
从娘胎里生出来。

努尼奥

那是很难知道的。

堂门多

不难,倒是很容易。

努尼奥

老爷,怎么知道。

堂门多

其实

你不懂得哲学，所以

你不了解基本原理①。

努尼奥

是的，老爷。自从和你

在一起吃饭，头几道菜

和甜食就没有分开；

你的餐桌变成圣餐台，

没有中间几道菜和甜食，

甚至也没有头几道菜。

堂门多

我说的不是吃饭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生出来的人

原是食物的精华，

他父母先把食物吃下……

努尼奥

那你父母吃东西的啰？

你没有继承这种本领。

堂门多

吃下去的东西然后

变成他们的血和肉；

要是我父亲吃了

洋葱，那股臭味会

① 原文"principio"除解释"基本原理"外，也可解释为"主菜"，所以努尼奥扯到吃上去。

立即使我受不了，
我就会叫起来："喂，
用这种难闻的东西
制造我我可不乐意。"

努尼奥

我说，这话倒是真的。

堂门多

什么话真的？

努尼奥

饥饿
会使人头脑敏锐。

堂门多

蠢货，
我饿吗？

努尼奥

你别发火；
这会儿不饿，也许
会饿，现在才下午
三点钟；涤渍去污
没有比你我的口水
更好的漂白土①。

堂门多

如此说来，这就是
我肚子会饿的原因？

---

① 据古代传说，唾液，特别是斋戒期间分泌的唾液，其特性与漂白土相似。

让雇工们去饿吧；
因为我和他们这些人
不一样；一个贵族
不需要吃东西……

努尼奥

噢，
我要是贵族多好！

堂门多

你别再谈这个了。
我们正走进伊莎贝尔
居住的这条街道。

努尼奥

既然你爱伊莎贝尔
是那么坚定和真诚，
为什么不向她父亲
求亲？你和她父亲
这样一下子就能
满足双方的需要：
他让外孙们变成
贵族，你酒足饭饱。

堂门多

别再说了，努尼奥。
难道几个钱就能
使得我降贵纡尊，
让一个普通平民
做我的丈人？

努尼奥

以前

我认为有个平民

当丈人很重要，虽然

听旁人说，这样的人

是吞没女婿的陷阱；

既然你不打算结婚，

为什么你要表现得

对她那么一往情深？

堂门多

布尔戈斯不是有修道院吗？

我不跟她结婚，一旦她

使我厌倦，就送她出家。

去看看你能否见到她。

努尼奥

我怕佩德罗·克雷斯波

碰巧看到我。

堂门多

你是我仆人，

谁能拿你怎么办？

照我吩咐的去干。

努尼奥

我一定照办，尽管我不会

和他共进餐①。

---

① 谚语："照你主人吩咐的办，你必须和他共进餐。"作者根据堂门多和努尼奥的贫困状况，将这句谚语改变了一下。

堂门多

　　　　讲谚语，
这是仆人们的特点。

努尼奥

给我赏钱，她来到窗前，
由她表姐伊内斯陪伴。

堂门多

去对她说，今天太阳
戴着钻石般的华冠，
重现在绚丽的东方，
黎明在下午降临人间。

两个庄稼姑娘伊莎贝尔和伊内斯来到窗前。

伊内斯

表妹，愿上天保佑你，
你探身到窗外瞧瞧，
就会看到那些大兵
开进镇来。

伊莎贝尔

　　　　你不要
叫我站到窗子旁，
伊内斯，那人在街上，
你知道，一看见他，
我就会火冒三丈。

伊内斯

他一直苦苦地向你
献殷勤，向你求爱。

伊莎贝尔

我不感到更愉快。

伊内斯

你要是为此烦恼，
依着我，你就错了。

伊莎贝尔

那该怎么办？

伊内斯

当作儿戏。

伊莎贝尔

把不快的事当作儿戏？

堂门多

（向伊莎贝尔）
我以贵族的名誉发誓，
——我的誓言不可违反——
直到这会儿，黎明
还没有降临人间。
我对此感到惊奇，
直到第二个白天
出现在您的曙光前，
但是这有什么希奇？

伊莎贝尔

我对你说过多少遍，
门多先生，您每天

说些漂亮的情话，
表达狂热的情意，
在这条街上，在我窗下，
全都是白费心机。

堂门多

要是漂亮的女人们
知道严肃、鄙夷、
愤怒、伤害会使她们
变得更加美丽，
她们只要生气，
用不着敷粉施脂。
凭良心说，您真美。
说吧，再发泄点怒气。

伊莎贝尔

既然说些气愤话
不顶用，堂门多，
只好使用这办法：
"到里面来，伊内斯，
当他的面关上窗子。"

（下。）

伊内斯

游侠骑士先生，
您总是以冒险家的身份
参加这样的战斗，
因为以主持人的身份
对您来说不那么舒适，

也许爱情会满足您。

(下。)

堂门多

伊内斯，美人们总是
会获得她们想要
获得的一切。——努尼奥！

努尼奥

唉，所有的穷人真是
天生被人瞧不起！

农民佩德罗·克雷斯波上。

克雷斯波

(旁白)
(在我的这条街上，
只要我出出进进，
总看见这个小乡绅
脸色阴沉地在闲逛！)

努尼奥

佩德罗·克雷斯波过来了。

堂门多

我们往另一边走，
他是个狡猾的乡巴佬。

其子胡安上。

胡安

（旁白）

（我总是碰到这个

戴着羽饰和手套的

幽灵在我家门口游荡。）

努尼奥

瞧，他的儿子来啦。

堂门多

你别惊讶，也别慌张。

克雷斯波

（旁白）

（小胡安来啦。）

胡安

（旁白）

（我父亲来啦。）

堂门多

（对努尼奥）

你假装没有看见。

（对克雷斯波）

佩德罗·克雷斯波，

愿上帝保佑您。

克雷斯波

愿上帝保佑您。

（堂门多和努尼奥下。）

克雷斯波

（旁白）

(这家伙固执透了，
有朝一日我定要
叫他感到受不了。)

胡安

(旁白)
(总有一天我要发怒。)
爸爸，你是从哪里来的？

克雷斯波

从打谷场来的。今天下午
我到地里去看了一下，
到处都是一堆堆
引人注目的庄稼，
老远看去，像一堆堆
黄金，甚至像纯金，
因为那一粒粒黄金
只有上天才能检定。
和风一阵阵吹拂，
举起草叉，扬起谷物，
谷子落在这一边，
秸子飘到那一边，
在那里也是最卑贱的
让位给最重要的。
愿上帝保佑，趁暴雨
还没有冲走谷子，或者
狂风还没有刮坏谷子，
就让我收藏在谷仓里。

你干了什么？

胡安

我不知

怎么说才不使你生气。

今天下午我玩了

两盘回力球，可是

两盘我都输掉了。

克雷斯波

要是你付了钱就对了。

胡安

我就是没有付钱；

因为我没有钱；爸爸，

我正要向你讨钱……

克雷斯波

你且别讲，先听我说，

有两件事你决不要做：

不要答应你不知

怎么才能做到的事，

也不要下大于你

手头拥有的赌注，

那你即使偶然输了，

也不会损失名誉。

胡安

这劝告也适合你，

因此我应当重视；

我要用另一个劝告

回报你：你决不要
向一个需要钱的人
提出劝告。

克雷斯波

报复得好。

军士长上。

军士长

佩德罗·克雷斯波住在这里吗？

克雷斯波

您有什么事要找他？

军士长

把堂阿尔瓦罗·德·
阿塔依德的衣裳
拿进去，他就是今天
下午在萨拉梅亚镇上
宿营的那个连的连长。

克雷斯波

够啦，别再说了；
我的家和家当
都乐意为国王
和军官们效劳。
现在收拾房间，
你把他的衣裳
搁在那个地方，

就去告诉长官；

他来，只要吩咐，

一切听他调度。

军士长

他马上就要来。

（下。）

胡安

你是个有钱的人，

竟愿意让这种人

来宿营！

克雷斯波

我怎么才能

防止或免除人来宿营？

胡安

买一张贵族证书。

克雷斯波

你要如实告诉我，

尽管我血统纯正，

有没有人不知道

我是个普通平民？

肯定没有人不知道。

既然我买不到血统，

我向国王买一张

贵族证书有什么用？

人家会说我比现在

更好吗？不会，那是胡闹。

人家会说什么？说我花
几千银元买贵族称号。
这是金钱，不是荣誉，
谁也买不到荣誉。
你可愿听我说个例子，
虽说这例子尽人皆知。
有个人年老秃顶，
后来弄了个假发。
按照一般的看法，
他不再是个秃顶？
不。那么人家看到他
怎么说？都说“某人
戴着假发很好看”。
尽管人家看不见，
人人都知道他是秃顶，
那他该怎么办？

胡安

摆脱他的烦恼，
改善他的仪表，
避免风吹日晒，
防止严寒侵扰。

克雷斯波

我不要虚假的荣誉，
别让缺点传扬出去，
我的祖辈是平民，
我的父母是平民，

我的子女也将是平民。
把你妹妹叫来。

胡安

她来啦。

伊莎贝尔和伊内斯上。

克雷斯波

女儿，我们的国王陛下，
但愿苍天保佑他长寿，
前往里斯本①，作为
合法的主人，要求
在那里为他加冕。
因此威武的大军
携带那么多枪炮，
登上漫漫的征程。
久经沙场的佛兰德团，
在被大家称为西班牙
战神的堂洛佩率领下
直下卡斯蒂利亚。
那些大兵今天就要
到我们家里来，别叫
他们看到你，这很重要。
因此，女儿呀，你必须

---

① 里斯本：葡萄牙首都。

马上离开，躲避到
我住的顶楼上去。

伊莎贝尔

爸爸，我这会儿来到，
正是要恳求你允许
我这么做。我知道，
待在这里，只会听到
许许多多的胡言乱语。
我和表姐藏在顶楼上，
没有什么人会知道，
甚至太阳也不会知道
我们两人的去向。

克雷斯波

愿上帝保佑你们。
小胡安，你留在这里，
接待这样的客人，
我去镇上找些东西，
好用来款待他们。

（下。）

伊莎贝尔

伊内斯，我们走吧。

伊内斯

表妹，我们走吧。
（旁白）
（不过我认为看管
一个女人很愚蠢，

要是她不愿防范。)

(两人同下。)

堂阿尔瓦罗和军士长上。

军士长

长官，就是这一家。

堂阿尔瓦罗

你立即把我的行装

从警卫队搬过来。

军士长

我想

先寻找那个农家姑娘。

(下。)

胡安

(走近堂阿尔瓦罗)

欢迎您光临我家；

像您这样高贵的人，

我把您的光临当作

我们莫大的幸运。

(旁白)

(他是多么神气和漂亮！

我真羡慕这套军装。)

堂阿尔瓦罗

您说得太客气了。

胡安

请您原谅接待不周到；
我父亲希望这幢房子
今天成为一座城堡。
他去寻找吃的东西，
想好好款待您一番。
我去看看您的房间
是否安排好。

堂阿尔瓦罗

我感谢
您的美意和关照。

胡安

我随时愿为您效劳。

（下。）

军士长上。

堂阿尔瓦罗

军士长，情况怎么样？
你见到了那个姑娘？

军士长

见他妈的鬼，我到处
找过，去过她的闺房，
也到过厨房，都没有
找到那个农家姑娘。

堂阿尔瓦罗

一定是那个乡巴佬

把她藏起来了。

军士长

我问过一个女佣人，
她说姑娘的父亲
把姑娘关在顶楼里，
不准姑娘离开那里，
看来他非常多疑。

堂阿尔瓦罗

那个乡巴佬不是太狡猾吗？
就说我吧，要是今天在这里
看到她，我也许不会注意她；
只因为老头把她关在屋里，
上天作证，他使得我想闯进
她待的地方。

军士长

要有理由才能
进入那里，不引起一点
怀疑，长官，我们怎么干？

堂阿尔瓦罗

只是出于固执，我定要
想个巧妙的办法见到她。

军士长

只要今天能见到她，
即使办法不太巧妙
也无关紧要；说不定
受到的赞扬会更高。

堂阿尔瓦罗

那你现在就听我说吧。

军士长

你说，是什么巧妙的办法？

堂阿尔瓦罗

你必须假装……用不着了，
有个更机灵的士兵来了，
他会装得比我设想的更好。

雷沃列多和"火花儿"上。

雷沃列多

我打着这个主意，
来同连长谈谈，看看
我是不是有什么运气。

"火花儿"

你同他谈，要讨他的欢心，
这个主意毕竟不十分
荒唐，也不完全愚蠢。

雷沃列多

你借一点智慧给我。

"火花儿"

你借多借少都可以。

雷沃列多

我跟他谈，你在这儿等我。
（对堂阿尔瓦罗）

我是来恳求你……

堂阿尔瓦罗

苍天在上，我会尽量
帮雷沃列多的忙，
因为我非常喜欢
他的机智和胆量。

军士长

他是个很好的兵。

堂阿尔瓦罗

你有什么事情？

雷沃列多

我以穷光蛋的身份
发誓，我把我现有的、
过去到手的、将来可能
拿到的钱全都输得
精光。作为额外补贴，
烦劳您吩咐掌旗官
今天把……

堂阿尔瓦罗

你说，有什么打算？

雷沃列多

……把桌球戏① 交给我管，
因为我是个债务重重的人，
但是毕竟是个正直的人。

---

① 这种游戏在一种凹形桌上进行，桌上有几个管子，管口有手掌大小，呈圆形。人们用手扔球，有几个管子扔几只球，要使球进入管子。

堂阿尔瓦罗

我认为这个要求很正当，

掌旗官会明白这是我的主张。

“火花儿”

（旁白）

（连长很乐意对他讲。

要是我能看到自己被大家

称做桌球戏老板娘就好啦！）

雷沃列多

我把这个口信捎给他。

堂阿尔瓦罗

且慢。在你去捎信以前，

我想委托你办一件

我已经谋划好的事，

我好了却一桩心事。

雷沃列多

那么还拖延什么呢？

知道得晚就干得晏。

堂阿尔瓦罗

你听我说。我打算

爬到上面那个房间，

看看今天想躲开我的

一个人是否住在里面。

雷沃列多

你为什么不爬上去？

堂阿尔瓦罗

没有一点正当理由，
我不愿意这么乱搞；
假装你我两人争吵，
你必须往上面逃跑。
我发起怒来，拔出剑，
你就显得惊恐万状，
急忙闯到我寻找的
那个人躲藏的地方。

雷沃列多

我完全明白啦。

“火花儿”

（旁白）

（连长和雷沃列多谈得很顺当，
从今以后，人家都会
叫我桌球戏老板娘。）

雷沃列多

（高声）

他妈的，小偷、胆小鬼、
流氓、无赖，都拿到过
我申请的补助费，
可我这个正人君子
申请补助却不给。

“火花儿”

（旁白）

（他放起炮来啦。）

堂阿尔瓦罗

你怎么这样跟我讲话？

雷沃列多

既然是我有道理，

难道我不该发脾气？

堂阿尔瓦罗

不该，这样对我说话也不该；

你得感谢我容忍你这样胡来。

雷沃列多

您是我的连长，我这才

不多讲，老天在上，

要是我手中有权杖……

堂阿尔瓦罗

你要对我怎么样？

"火花儿"

住手，长官！（旁白　他会要他的命。）

雷沃列多

要您对我讲话客客气气。

堂阿尔瓦罗

现在我不把这放肆的

无赖杀死，更待何时？

雷沃列多

因为我尊重你的权杖，

我才逃跑。

堂阿尔瓦罗

即使你逃跑，

我也定要把你杀掉。

"火花儿"

他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军士长

长官，停下！

"火花儿"

听我说。

军士长

等一下！

"火花儿"

我做不成桌球戏老板娘啦。

堂阿尔瓦罗追杀雷沃列多。胡安提着剑上，克雷斯波跟着上。

胡安

大家快去救人！

克雷斯波

这儿出了什么事情？

胡安

这是怎么回事？

"火花儿"

连长把剑拔出来，
要把一个士兵杀死，
紧跟在那个士兵
后面，上了那个楼梯。

克雷斯波

莫非命运作弄人？

“火花儿”

大家跟着他上去。

胡安

把妹妹和表妹

藏起来是白费心。

他们退场。雷沃列多边逃边上，遇到伊莎贝尔和伊内斯。

雷沃列多

小姐们，如果神殿永远

是庇护所，那么今天

这成了我的庇护所，

因为这是爱的神殿。

伊莎贝尔

谁这样逼迫您？

伊内斯

一直跑到这里来，

您有什么原因？

伊莎贝尔

是谁在寻找您？

堂阿尔瓦罗和军士长上。

堂阿尔瓦罗

是我，

我非把这个恶棍

杀死不可。我对天发誓，

要是他想……

伊莎贝尔

哪怕是

因为他来利用我，先生，

您也要忍住才是。

像您这样的男人们，

应当保护女人们，

即使不是为了她们

个人，因为她们是女人；

您是正直的人，这就行。

堂阿尔瓦罗

只有您的花容月貌，

是唯一的庇护所，

才能消除我的怒火；

因此我饶他小命一条。

不过您要注意，

您不希望我杀人，

正是在这种时机

您也不应该杀人①。

伊莎贝尔

先生，既然您很殷勤，

---

① 堂阿尔瓦罗暗指伊莎贝尔用她的美貌使他受到致命的伤害。

要为我们的生命
负起责任，那么求情
不会那么快就失灵。
现在我恳求您放过
这个士兵，但是您
不要向我讨人情债，
那我会感激不尽。

堂阿尔瓦罗

不但您的美丽
是完美得出奇，
而且您的才智
也同样是如此；
美丽和才智今天
在您身上立下盟誓。

克雷斯波和胡安均提着出鞘的剑上。

克雷斯波

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我本来担忧发愁，
以为会碰上您在杀人，
却发觉您……

伊莎贝尔

（旁白）

（愿上帝保佑！）

克雷斯波

在向女人献殷勤。
您准是个很高贵的人，
因为您的怒气消得
这么快。

堂阿尔瓦罗

一个天生
负有责任的人，应
履行这种责任，我
出于对小姐的尊敬，
压住了我的怒火。

克雷斯波

伊莎贝尔是我的女儿，
是农家姑娘，长官，
不是小姐。

胡安

（旁白）
（我的老天！
为了要钻到这里，
耍了这一套把戏。
我心里感到很乱：
他们以为我受了骗。
不能这样胡闹下去。）
行啦，连长大人，
您可以清清楚楚
看出今天我父亲
是多么想为您效劳，

为了免受这种气恼。

克雷斯波

谁叫你管这种事，
孩子？有什么气恼？
既然士兵惹恼了他，
他不该追赶士兵吗？
我女儿赞赏您饶恕
这个士兵，我赞赏
您尊重我的闺女。

堂阿尔瓦罗

显然没有其他动机，
所以您要更加注意
您的用语。

胡安

我很注意
我的用语。

克雷斯波

你怎么这样
讲话？

堂阿尔瓦罗

因为有您在场，
我不会给这个孩子
更多的惩罚。

克雷斯波

别说啦，
连长先生；对我儿子

我爱怎么处置就怎么
处置，这不管您的事。

胡安

我父亲的惩罚我忍受，
旁人的我可不接受。

堂阿尔瓦罗

您要怎么样？

胡安

情愿
为名声献出生命。

堂阿尔瓦罗

乡下人有什么名声？

胡安

我的名声和您一样。
假如没有农民，
那就没有连长。

堂阿尔瓦罗

他妈的，这种言论
简直不能容忍。

克雷斯波

当心，
现在我在中间。

他们拔出剑来。

雷沃列多

哎呀，

“火花儿，”发生刺杀啦！

“火花儿”

警卫队快来人哪！

雷沃列多

堂洛佩，要特别注意！

堂洛佩身着盛装，胸佩勋章，手拿权杖上。

堂洛佩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刚到达这里，今朝

碰到的第一件事，

谅必是一场争吵？

堂阿尔瓦罗

（旁白）

（堂洛佩·德·菲格罗亚

来得真不是时候！

克雷斯波

（旁白）

（天哪，这个小伙子

同他们这些人顶牛！）

堂洛佩

怎么啦？出了什么事？

说呀，他妈的，要不然

我把男男女女扔出去，

弄得家里地覆天翻！
我拖着这条疼痛的腿
(让它见鬼去吧)爬楼梯，
来到这里，还没有人
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克雷斯波

没有什么事，长官。

堂洛佩

你说呀，要说实话。

堂阿尔瓦罗

那是因为我在这家
人家宿营，一个士兵……

堂洛佩

你讲下去。

堂阿尔瓦罗

惹得我
拔出剑来对他。他逃，
一直逃到这里面。
我跟在他后面追，追到
这两个农家女子
待的地方，她们的父亲，
或者她们的兄弟，
或者诸如此类的人，
见我闯到这里很生气。

堂洛佩

这么说，我来得正是

时候，今天我一定
叫大家都感到满意。
你们讲给我听听，
谁是那个惹得连长
拔出剑来的士兵？

雷沃列多

（旁白）
（肯定我会为大家
受到惩罚！）

伊莎贝尔

这就是
那个逃到这里来的人。

堂洛佩

把他双手反吊两次。

雷沃列多

反倒……长官要怎么对我？

堂洛佩

把双手反吊。

雷沃列多

我不是
该受这种惩罚的人。

“火花儿”

这次他会给吊坏的。

堂阿尔瓦罗

（旁白　对雷沃列多）
（哎，雷沃列多，看在上帝份上，

你什么也不要讲！
我会设法将你释放。）

雷沃列多

（旁白　对堂阿尔瓦罗）
（我怎么能不讲？
要是我一声不响，
他们当我是个坏兵，
会把我两臂反绑。）
（对堂洛佩）
连长命令我假装
同他争吵，他这样
有了借口，就直往里
闯了。

克雷斯波

现在您可以
看出，我们是不是有理。

堂洛佩

但是你们没有理由
使这个镇子遭受
被毁掉的危险。
喂！鼓手，击鼓传令：
命令全体士兵
向警卫队靠近，
今天谁也不准外出，
违者处以死刑。
（对堂阿尔瓦罗）

为了免除你的责任，

（对克雷斯波）

也免除您的烦恼，

让你们两人都满意，

（对堂阿尔瓦罗）

宿营处你去另找。

从今天起，这一家

就是我宿营的地方，

一直住到我去

瓜达卢佩迎接皇上。

堂阿尔瓦罗

您的训导对我来讲

就是严格的命令。

（士兵们下。）

克雷斯波

你们到里边去吧。

（伊莎贝尔、伊内斯和胡安下。）

克雷斯波

（对堂洛佩）

长官，您使我化险为夷，

我才没有毁了自己，

对您的这份恩情，

我真是感激万分。

堂洛佩

您说说看，您怎么会

毁了自己呢？

克雷斯波

我会

杀死一个我根本

不想伤害的人。

堂洛佩

他妈的，他是连长，

你知道不知道？

克雷斯波

他妈的，我知道。

哪怕他是将军，

只要损害我的名誉，

我就杀死他。

堂洛佩

我的小兵

谁碰一下，哪怕只是

衣服上的一根毛，

我对上天发誓，

我就要把他绞死。

克雷斯波

谁要是敢玷污

我一点点荣誉，

我也对上天发誓，

我也要把他绞死。

堂洛佩

因为您是正直的人，

您知道您必须承担

这种义务吗？

克雷斯波

用我的财产，

可不是用我的名誉承担。

我应当向国王献出

我的生命和财产；

但是荣誉是灵魂的遗产，

而灵魂只属于上帝。

堂洛佩

我向苍天发誓，

您似乎说得有理。

克雷斯波

不错，我向苍天发誓，

我向来说话在理。

堂洛佩

我已经精疲力竭。

这条魔鬼给我的腿

也需要休息休息。

克雷斯波

谁说不让您休息？

这儿有一张魔鬼

给我的床，供您休息。

堂洛佩

床是魔鬼铺好的？

克雷斯波

是的。

堂洛佩

那我要把它弄乱了。

我对皇天发誓，我累了。

克雷斯波

那你休息吧，我对皇天发誓。

堂洛佩

（旁白）

（这个乡下人很固执；

他也像我一样会赌咒发誓。）

克雷斯波

（旁白）

（堂洛佩脾气很古怪；

我们两个人合不来。）

第　二　幕

堂门多和努尼奥上。

堂门多

这一切是谁告诉你的？

努尼奥

这全是她的女仆
希内莎说的。

堂门多

　　　　她家里
发生的那场争吵，
不管是真情实况，
还是玩弄花招，
从此以后，连长开始
追求伊莎贝尔？

努尼奥

　　　　　不料
他也和我们一样，
极少待在家里头。
他从早到晚守在
她家的门口不走。

每小时他都给她
送去一封短信；
送信的是个很坏的
士兵——他的亲信。

堂门多

你不要再说了！
这等于大量毒药，
要心灵一下子
喝下去，太多了。

努尼奥

更何况胃里没有
抵抗力，受不了。

堂门多

我们正正经经谈
一会儿吧，努尼奥。

努尼奥

但愿这是开玩笑！

堂门多

她怎么答复他？

努尼奥

跟答复你一样；因为
伊莎贝尔是天仙，
她的天空不会让
尘世的浊气弄暗。

堂门多

让上帝给你好消息！

（打了他一记耳光。）

努尼奥

让上帝叫你牙疼，
因为你把我两颗牙打掉。
要是你想把我没处
使用的牙齿改造改造，
那你倒干得很好。
连长来了。

堂门多

天哪，若不是
考虑到伊莎贝尔的
名誉，我会把他杀死！

努尼奥

最好当心你的脑袋。

堂阿尔瓦罗、军士长和雷沃列多上。

堂门多

（旁白）
（我要藏起来偷听。）
过来，到我这里来。
（两人隐藏。）

堂阿尔瓦罗

这种感情如火如荼，
不单单是爱情，还是
固执的念头，疯狂的愤怒。

雷沃列多

嘀，长官，你从没有见过
那个漂亮的农家姑娘，
她真叫你丧魂落魄！

堂阿尔瓦罗

女仆对你说了什么？

雷沃列多

难道你不知道她的回答？

堂门多

（对努尼奥）
这必须马上就动手：
现在夜在降下黑幕，
趁我的审慎还没有
作出决定的时候，你去
拿兵器。

努尼奥

老爷，除门楣上方
作为装饰的花砖上
画的那几样兵器，
你还有什么兵器？

堂门多

我猜想，干这种事
在我的武库里还有
供我披挂的东西。

努尼奥

我们走吧，免得连长

听到我们的声响。

（两人同下。）

堂阿尔瓦罗

一个农家姑娘竟会
这么高贵地顶住诱惑，
甚至连句温存话儿
都没有回答过我！

军士长

长官，这种农家姑娘
不会被你这样的男人
弄得落魄丢魂。
要是其他农家少年郎
向她献殷勤、求爱，
会倍受她的青睐。
再说你抱怨也不是时候。
既然你明天就得离开此地，
你为什么要一个女人
在一天内顺从你，委身于你？

堂阿尔瓦罗

太阳会在一天内
从光芒四射变得失去光华；
一个王国会在一天内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一块巉岩会在一天内
变成气势雄伟的大厦；
一场战斗会在一天内

由失败向胜利转化；
汪洋大海会在一天内
从波平浪静变得汹涌翻腾；
一个人会在一天内
经历生与死的过程。
所以，我的爱情在一天内可能
像行星一样看到黑暗与光明；
像帝国一样经受痛苦与欢欣；
像森林一样遇到野兽与人们；
像大海一样领略风波与平静；
像战争一样经历溃败与得胜；
像具有各种感觉和功能的人
一样目睹生与死的情景。
既然强烈的爱情能
在一天内使我变得
一个时期如此不幸，
为什么，为什么它不能
在一天内使我变得
一个时期十分幸运？
难道欢乐必定比
痛苦出现得更迟？

军士长

你仅仅见过她一次，
就给弄到如此境地？

堂阿尔瓦罗

见过她一次，还有什么

理由再见到她吗？
一颗小小的火星会
一下子变成大火烈焰；
一个含硫的深渊会
一下子喷发成火山；
电光闪闪的霹雳会
一下子把碰到的一切烧毁；
经过革新的火炮会
一下子发射，令人生畏；
爱情就像这四种火：
大火、火山、霹雳、炮火，
一下子使人惊讶，受伤，倒下，
把人烧焦，这不是很奇怪吗？

军士长

你不是说过农家姑娘
决不会是国色天香？

堂阿尔瓦罗

那种想法甚至把我
毁了；因为意识到
自己在冒险的人
早已作好预防了；
自以为安全的人
却把危险当成了
他碰到的意外事件，
要是危险突然出现。
我本想找个农家女；

要是找到一个天仙，

那我就一定会由于

自己疏忽而陷于危险？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她

更秀丽、更完美的美人，

唉，雷沃列多，我不知道

怎么才能再见到这美人！

雷沃列多

连队里有个士兵，

歌唱得非常好听，

还有“火花儿”，她是

我的桌球戏管理人，

唱起小曲来头一等。

在伊莎贝尔的窗下，

长官，开个演唱会，

这样你就可以见到她，

甚至还能与她谈谈话。

堂阿尔瓦罗

既然堂洛佩在那里，

我不愿意吵醒他。

雷沃列多

堂洛佩拖着那条腿，

究竟什么时候会睡觉？

再说，你用斗篷遮住脸，

夹在士兵里，即使有人知道，

应该受责备的，长官，

是我们，不是你。

堂阿尔瓦罗

尽管

有极大困难，我的苦恼

也必须忍受一切困难。

你们到这里集合，今晚，

但是不要让人知道

是我命令你们这么干。

唉，伊莎贝尔，你叫

我费了多少心思！

堂阿尔瓦罗和军士长退场，“火花儿”上。

“火花儿”

活该！

雷沃列多

“火花儿”，怎么回事？

“火花儿”

瞧，那个可怜虫脸上

有一道刀划的口子。

雷沃列多

那么为了什么争吵？

“火花儿”

在他扔球的时候，

他要我全神贯注，

看是单数还是双数，

我看了一个半钟头，
他要赖掉我的抽头。
我厌烦，对他来这一手。
（她拔出匕首。）
趁他去让理发师①
缝合伤口的时候，
咱们去警卫队，到那里
我再详细告诉你。

雷沃列多

在我要寻欢作乐时，
吵架生气多没意思。

“火花儿”

这个和那个有什么
妨碍，响板就在这里。
现在打算唱什么？

雷沃列多

一定要等到天黑
演唱，才更符合规矩。
走吧，你不要停下。
我们到警卫队去。

（两人同下。）

堂洛佩和克雷斯波上。

---

① 从前理发师除了理发和剃须外，还从事外科医生的职业。

克雷斯波

(对仆人们)
走廊里比较凉爽,
给堂洛佩长官把桌子
放在走廊里。——您在这里
(对堂洛佩)
用晚餐会吃得更舒适。
八月里的白天毕竟
比不上夜晚给人
更多的补偿。

堂洛佩

这确是
个非常安静的住处。

克雷斯波

这是花园的一部分,
我女儿常在这里散心。
请坐。微风吹拂葡萄藤
和树梢,柔叶发出响声,
合着泉水的节拍,
奏出万千悦耳的乐音。
泉水犹如银制的
镶上珍珠的古弦琴,
在金制的品①上,卵石
恰似调好的琴弦。

---

① 品,弦乐器,指板上定音的东西。

要是只有器乐曲，

没有歌手的歌声相伴，

让您更加神怡心旷，

只好请您多加原谅。

因为这里只有鸟儿

会吱吱喳喳地歌唱，

它们不愿在夜间歌唱，

我也无法逼它们唱。

您就坐下来散散心，

且把您的腿疼相忘。

堂洛佩

我无法忘掉腿疼，

我也不可能散心。

愿上帝保佑我！

克雷斯波

愿上帝保佑您，阿门！

堂洛佩

愿老天赐我耐心！

坐吧，克雷斯波。

克雷斯波

我站着行。

堂洛佩

坐吧。

克雷斯波

既然您允许我坐，

长官，我就从命，不过

请原谅我这么做。

克雷斯波坐下。

堂洛佩

您知道我想起了什么？
我想到您昨天发脾气，
一定是您控制不住
自己。

克雷斯波

我决不会控制
不住自己。

堂洛佩

就说昨天吧，
我并没有请您坐下，
您怎么坐下了，甚至
还坐上头等的椅子？

克雷斯波

因为您没有请我坐，
今天您请我坐下，
我倒情愿不坐了。
这是以礼还礼嘛。

堂洛佩

昨天您诅咒漫骂，
满口都是脏语臭话；
今天您比较温和，

比较谨慎，也比较文雅。

克雷斯波

长官，我总是用人家
对我讲话的口气
和话语回答人家。
昨天您那样讲话，
我只好用同样语气
来对您发问和回答。
再说，我把这种做法
看作是得体的礼貌：
同咒骂的人一起咒骂，
和祈祷的人一道祈祷。
我样样事都奉陪，
所以会弄到这般：
我想着您那条腿，
整夜都不能入眠，
待到天亮我起来，
两腿痛得不能站。
不知您感到痛的
是左腿还是右腿，
我感到两腿都痛。
您告诉我是哪条腿，
要说实话，我知道了，
就只让一条腿痛了。

堂洛佩

既然我在佛兰德

三十个年头，我马倥偬，
熬过赤日炎炎的盛夏，
度过寒霜凛冽的严冬，
从来没有休过假，
也不知道无疼无痛
过一小时是什么味道，
难道我没有充足的
理由来发发牢骚？

克雷斯波

长官，愿上帝赐您耐心。

堂洛佩

我为什么要耐心？

克雷斯波

那就不要赐给您。

堂洛佩

别叫耐心往这里凑，
而是让两千个魔鬼
把我连耐心一起带走。

克雷斯波

阿门！要是它们不这么干，
是因为它们不想把好事办。

堂洛佩

天哪，天哪！

克雷斯波

愿老天保佑您和我。

堂洛佩

老天爷，我要死啦！

克雷斯波

老天爷，我很难过！

胡安端着饭菜上。

胡安

这是您的晚餐。

堂洛佩

我那些随从人员
怎么不进来侍候我？

克雷斯波

长官，
对不起，是我叫他们
不要进来服侍您，
我说，在我家里他们
不用为您的吃喝操劳。
谢天谢地，我想您
在我家什么也不会缺少。

堂洛佩

既然我的随从人员
不进来，那就把您女儿
请到这里来，与我一块儿
用晚餐。

克雷斯波

你去，胡安，

叫你妹妹马上来。

（胡安下。）

堂洛佩

我身体不好，在这方面
使我不会受到怀疑。

克雷斯波

即使您的身体状况
像我希望的那样健壮，
我也不会对您起疑，长官。
您低估我对您的敬爱，
这绝不会使我感到不安。
我叫她不要到这里来，
只不过是不让她听
那些粗野无聊的言论；
要是所有的士兵
都像您一样文质彬彬，
她一定会头一个
上茶端饭给他们。

堂洛佩

（旁白）
（这个庄稼人真精明！
啊，他是多么谨慎！）

伊莎贝尔和伊内斯以及胡安上。

伊莎贝尔

爸爸，你有什么吩咐？

克雷斯波

堂洛佩长官想要给你们
荣幸。是他叫唤你们。

伊莎贝尔

您的奴婢来了。

堂洛佩

我打算为您效劳。
（旁白）
（多么庄重的美人！）
我希望您与我共进晚餐。

伊莎贝尔

最好让我们两个人
侍候您用晚餐。

堂洛佩

你们坐下吧。

克雷斯波

坐吧。堂洛佩长官吩咐
怎么干你们就怎么干吧。

伊莎贝尔

恭敬不如从命。

外面传来吉他声。

堂洛佩

怎么回事？

克雷斯波

有些士兵
在大街上闲荡游逛，
一边舞一边唱。

堂洛佩

战争
非常艰苦，很不好过，
不容许一点儿松散；
一个士兵的生活
严格而又有局限，
应让它舒展舒展。

胡安

这样生活才有劲。

堂洛佩

您愿意过这种生活？

胡安

愿意，长官，要是我能
在阁下身边过这种生活。

一个士兵

（幕内）
我们就在这儿唱好。

雷沃列多

（幕内）
给伊莎贝尔唱支曲子，
为了叫醒她，对她的
窗子扔一颗石子。

克雷斯波

（旁白）

（他们是对准窗子

演唱的。且忍耐一下！）

幕内唱

姑娘伊莎贝尔，

迷迭香的花儿，

今儿色如天蓝，

明朝蜜儿一般。

堂洛佩

（旁白）

（演唱呢，倒也罢了。

不过扔石子太无耻。

竟对着我住的屋子

唱那些歪腔怪调！……

为了克雷斯波，为了她，

我要假装没有听到。）

真是胡闹！

克雷斯波

都是年轻人。

（旁白）

（要不是为了堂洛佩，

我真要收拾他们……）

胡安

（旁白）

（在堂洛佩的那间
房间里挂着一面
古老的圆形盾牌，
要是我能取出来……）

他想离开。

克雷斯波

小伙子，你到哪里去？

胡安

我去叫人把晚饭端来。

众人

（幕内）

醒醒吧，伊莎贝尔，醒醒吧。

伊莎贝尔

（旁白）

（天哪，我有什么过错
要受这种罪？）

堂洛佩

事情搞得糟透了，
实在叫人受不了。

堂洛佩推翻桌子。

克雷斯波

确实是如此！

克雷斯波推倒椅子。

堂洛佩

我真是不耐烦了。
一条腿这么疼痛，
您说，是不是糟透了？

克雷斯波

我指的正是这件事。

堂洛佩

我以为是别的事。
因为您推倒了椅子……

克雷斯波

因为您推翻了桌子，
靠近我身边没有
其它好推倒的东西。
（旁白）
（荣誉啊，让我们忍受！）

堂洛佩

（旁白）
（要是在街上就好啦！）
噢，晚饭我不想吃了。
你们退下去吧。

克雷斯波

好吧。

堂洛佩

小姐，愿上帝保佑您。

伊莎贝尔

愿老天保佑您。

堂洛佩

（旁白）

（我住的那个房间

不是有门通向大街？

房内不是有面盾牌？）

克雷斯波

（旁白）

（院子不是有个门？

我不是有把古剑？）

堂洛佩

晚安。

克雷斯波

晚安。

（旁白）

（我要从外面上锁，

把孩子们关在里面。）

堂洛佩

（旁白）

（我要待到这屋子

稍微安静一点。）

伊莎贝尔

（旁白）

（天哪，这两人掩盖使他们
担心的事，掩盖得真不妙！）

伊内斯

（旁白）
（这两人你为我装假，
我为你装假，都假装得不好。）

克雷斯波

喂，小伙子！

胡安

是爸爸？

克雷斯波

你的卧房在那里。

（齐下。）

堂阿尔瓦罗、军士长、“火花儿”、雷沃列多拿着吉他，以及士兵们上。

雷沃列多

咱们还是在这儿好，
这个地点比较适宜；
现在人人进入阵地。

“火花儿”

再演唱下去？

雷沃列多

对。

“火花儿”

这才配我的口味。

堂阿尔瓦罗

这个农家姑娘竟然

没有把窗子开一点。

军士长

在里面完全听得见。

“火花儿”

等一下。

军士长

（旁白）

（大概我要吃苦头。）

雷沃列多

只要等到看清来的是

什么人。

“火花儿”

怎么？你没有

看见一个海滨骑士①？

堂门多拿着皮盾和努尼奥上。

堂门多

把情况看清楚了。

努尼奥

没有，

① 在西班牙以长矛和皮盾武装起来的骑士，守卫东南沿海地区，防止海盗登陆。这里暗指堂门多。

没有看清楚，不过我听
清楚了。

堂门多

天哪，谁能
忍受这个？

努尼奥

我能。

堂门多

也许伊莎贝尔会打开
窗子吧？

努尼奥

是的，会打开。

堂门多

不会打开，傻瓜。

努尼奥

不会打开。

堂门多

啊，妒忌，无情的烦恼！
我用剑猛劈乱砍，
完全能够把它们
从这里统统驱散；
但我得掩盖我的不幸，
直到弄清她在这方面
有没有过错。

努尼奥

那我们

就在这里坐一下。

堂门多

好吧。

我这样人家认不出来。

雷沃列多

那家伙已经坐了下来

(要是他不打算做

一个背上背着盾牌、

经受这棍棒折磨、

四处游荡的亡魂①),

你就对着空中唱吧,

"火花儿"

风儿马上把歌声吹掉。

雷沃列多

我们有支崭新的小调,

会唱得人心惊肉跳。

"火花儿"

它真的会做到。

堂洛佩和克雷斯波各带着盾牌同时上。

"火花儿"

---

① 雷沃列多把面容憔悴、衣冠不整的堂门多比作在棍棒赛中死去的亡魂。棍棒赛是骑着马进行的。一些人充当摩尔人,另一些人扮演基督教徒,两方交战。在战斗中,有些人可能受到危险的打击,坠马而死。

（唱）

从前有个叫桑帕约的人，

安达卢西亚人中的精英，

仪表堂堂的恶霸，

赫赫有名的土棍；

有一天，他碰到了

碎嘴婆……

雷沃列多

大家不要

为了日期责怪她，

那是为了押韵的需要。

“火花儿”

（唱）

他碰到了碎嘴婆，

碎嘴婆和饶舌鬼

一起坐在酒店里，

两人喝得醺醺醉。

饶舌鬼干起事来

总是动作如迅雷，

不拖泥带水，就像

没有乌云的闪电，

突然把剑拔出来，

朝左劈来向右砍。

堂洛佩和克雷斯波挥剑砍那些人。

克雷斯波

大概就像这样。

堂洛佩

一定就是这样。

那些人被驱散。堂洛佩上。

堂洛佩

好大的胆子！全逃跑了，
在那里只留下一个人。

克雷斯波上。

克雷斯波

留在那里的那个人
必定是一个士兵。

堂洛佩

这家伙不流点血出来
不会逃走。

克雷斯波

我的剑
不逼得这家伙离开
这条街，我也不会罢手。

堂洛佩

您不跟别人逃走？

克雷斯波

您自己

逃吧，逃跑您最拿手！

两人斗剑。

堂洛佩

他妈的，这家伙剑斗得不坏！

克雷斯波

这家伙剑斗得不赖，他妈的！

胡安上。

胡安

（旁白）

（但愿我能找到他！）

爸爸，我站在你一边。

堂洛佩

您是佩德罗·克雷斯波？

克雷斯波

是我。

您是堂洛佩？

堂洛佩

对，我是堂洛佩。

您不是说不出来？

这算什么英勇行为啊？

克雷斯波

我干了您干的事情，
这就是解释和回答。

堂洛佩

这是叫我生气的事情，
不关您的事。

克雷斯波

不必骗人。
我出来参加战斗，
只是为了陪陪您。

士兵们在幕内。

士兵甲

咱们联合起来干掉
这些乡巴佬。

堂阿尔瓦罗与士兵们上。

堂阿尔瓦罗

你们瞧……

堂洛佩

我不是在这里？等一下。
为什么这样人喊马叫？

堂阿尔瓦罗

士兵们在大街上
走走逛逛，弹弹唱唱，

没有叫也没有闹，
想不到突然发生了
争吵，是我在阻止
他们，叫他们别吵。

堂洛佩

堂阿尔瓦罗，您很谨慎，
这一点我清楚得很，
既然这个镇子今天
有不满情绪，我想避免
使用更严厉的手段；
因为现在已经天明，
我命令您将你们连
撤出萨拉梅亚镇，
整天待在镇外，以免
惹出更大的麻烦。
这种事一旦了结，
就不要让它再发生，
否则，他妈的，我又要
用剑来恢复和平。

堂阿尔瓦罗

我保证今天早晨
就让我们连起程。
（旁白）
（绝色的农家美人，
你真要我豁出性命！）

（堂阿尔瓦罗和士兵们下。）

克雷斯波

（旁白）

（堂洛佩很是固执；

我们会和睦相处。）

堂洛佩

您和我一起走吧，

不要单独一个人走路。

（同下。）

堂门多和受了伤的努尼奥上。

堂门多

努尼奥，伤势怎么样？

努尼奥

即使比这更轻，我

也极不欢迎，更何况

比我需要的重得多。

堂门多

我从来没有感到过

这样的痛苦和悲哀。

努尼奥

我也没有。

堂门多

我应该

发火。他是不是十分

凶狠地打你的脑袋？

努尼奥

打得我这半个身子都疼。

传来鼓声。

堂门多

这是怎么回事？

努尼奥

连队

现在开拔。

堂门多

这是我的福气，

因为这样我就不会

再对那个连长妒忌。

努尼奥

今天他要离开一整天。

堂阿尔瓦罗和军士长上。

堂阿尔瓦罗

军士长，你带领全连

一直往前走，走到

将近黄昏的时分，

不过你要好好记牢：

待到那盏发光的灯①

① “发光的灯”隐喻太阳。

隐没在西班牙洋①
那寒浪冷沫里，
我在那座树林里等你，
因为今天我要在太阳
死亡时寻到我的命根子。

军士长

别说话，有个当地人
在这里。

堂门多

人家不明白
我的苦处，你要挺住。
努尼奥，你别显出脆弱②。

努尼奥

我能装出胖来吗？

（两人下。）

堂阿尔瓦罗

我已买通一个女仆，
必须回到镇上去，
看看我是不是能
向那个要命的美人
表白自己的心愿。
礼物已收到效果，
这助长我的不安。

军士长

① 西班牙洋指大西洋。
② 此句也可译为"别露出瘦来"，所以努尼奥接下去才那么说。

如果你定要回去，
长官，你可要留神，
你得带个好伙伴，
因为不应该相信
那些庄稼汉。

堂阿尔瓦罗

这我知道
你可以挑选几个人
跟我一起去。

军士长

我一定
按你的吩咐去办理。
要是堂洛佩回来，
在半路上认出你，
那怎么办？

堂阿尔瓦罗

这种担心
同样要我的爱情
在这个地方失败；
堂洛佩也得离开，
今天到瓜达卢佩
去为全团作准备；
刚才我去向他告辞，
得知上面这个情况；
因为国王就要驾到，
他已启程，正在路上。

军士长

长官，我就去执行你的命令。

堂阿尔瓦罗

你要记住，这有关我的性命。

（军士长下。）

雷沃列多与“火花儿”上。

雷沃列多

长官，给我报喜钱吧。

堂阿尔瓦罗

雷沃列多，喜从何来？

雷沃列多

我拿报喜钱完全应该，

我只消告诉你……

堂阿尔瓦罗

告诉我什么？

雷沃列多

你有个

不怎么可怕的敌人。

堂阿尔瓦罗

你快说，他是什么人？

雷沃列多

就是那个小伙子，

伊莎贝尔的兄弟。

堂洛佩向他父亲

要过他，他父亲答应啦，

堂洛佩带他去出征。
我在街上遇到过他，
打扮得很漂亮、挺精神，
把农民的神态
与士兵的气派
同时结合在一块，
因此那个老头现在
可能成为我们的障碍。

堂阿尔瓦罗

目前一切都还顺利；
要是让我有希望
今晚能同伊莎贝尔
谈谈的人帮我忙，
就更好了。

雷沃列多

肯定会帮忙。

堂阿尔瓦罗

我将要中途折回；
但是此刻我关心
已经开拔的部队
才对。你们两个人
将陪着我一起返回。

（下。）

雷沃列多

天哪，哪怕是再叫
两个、四个、六个来，

我们的人数也太少。

"火花儿"

要是你必须回转，

那么我该怎么办？

假使让理发师缝过

伤口的人碰上我，

我的人身就不安全。

雷沃列多

我不知道对你怎么办？

你说说看，你有没有

勇气陪我？

"火花儿"

怎么没有？

有的是勇气和胆量，

我就是没有衣裳。

雷沃列多

衣裳并不缺少，

连长的侍童走了，

曾经留下一套。

"火花儿"

好吧，我就穿上它，

代替他吧。

雷沃列多

咱们走吧，

旗① 出发啦。

---

① 十六、十七世纪西班牙的步兵连。

"火花儿"

我这才明白，

因为我这样唱过：

（唱）

当兵的爱情不长久，

维持不了一个钟头。

雷沃列多和"火花儿"下。堂洛佩、克雷斯波和他的儿子胡安上。

堂洛佩

在很多事情上

我都非常感激您；

尤其是今天您让

儿子跟我去从军，

我确实从心底里

感谢您，敬重您。

克雷斯波

我让他给您当仆人。

堂洛佩

我把他当作朋友；

他的直爽和果敢，

他对军队的爱慕，

都博得我的好感。

胡安

您会永远使我

拜倒在您的脚下；
您将会看到我
样样都听您的话，
尽心侍候您。

克雷斯波

长官，
要是他侍候不周全，
我恳求您多多包涵。
在乡村的课堂里，
我们最好的书籍，
就是犁头和连枷，
铁锹、锄头和草叉。
在那里不可能学到
富丽堂皇的王宫里
教的那套古老的
温文尔雅的礼仪。

堂洛佩

太阳在渐渐失去
威力，我决定走了。

胡安

长官，让我去看看
您的驮轿是不是来了。

（下。）

伊内斯和伊莎贝尔上。

伊莎贝尔

人家很想侍候您，
您却要不辞而行，
是不是叫人心冷？

堂洛佩

没有请求您原谅
应得到宽恕的鲁莽，
没有吻您的双手，
我不会离开这地方。
珍贵的不是我送给
您的礼物，而是心意。
这枚扇贝壳① 虽然
镶满了贵重的钻石，
在您手里就显得寒碜。
作为我给您的纪念品，
我恳求您收下它，
并希望您戴上它。

伊莎贝尔

这件礼品十分珍贵，
您想用来抵偿住宿费，
对此我感到难过得很，
因为您给了我们荣幸，
我们感激您。

堂洛佩

这不是

① 扇贝壳，是代表圣地亚哥骑士团扇贝形勋章的贵重首饰。

抵偿，而是友爱的表示。

伊莎贝尔

我接受它，仅仅是
作为友爱的象征，
不是当作抵偿品。
我把哥哥托付您，
既然他是那么幸运，
竟然够得上给您
当仆人。

堂洛佩

我再次说明，
您不用为他担心，
小姐，他跟随我本人。

胡安上。

胡安

长官，驮轿已经备好。

堂洛佩

愿上帝保佑你们。

克雷斯波

也愿上帝保佑您。

堂洛佩

啊，佩德罗·克雷斯波，
您是一个好人！

克雷斯波

啊，堂洛佩长官，
您真是个打不败的人！

堂洛佩

那天，就是第一天，我们
在这里相见的时候，
谁料得到我们会成为
这么要好的朋友？

克雷斯波

我料到会这样，长官，
要是听您讲话的时候，
知道您是……

堂洛佩

就直说吧。

克雷斯波

一个又好又怪的疯子。

（堂洛佩下。）

（对胡安）
孩子，趁堂洛佩长官
去作安排的这阵子，
当你表姐和妹妹的面，
听我对你讲几句话。
胡安，虽然承蒙天恩，
你的血统比阳光还纯，
但你出身于农民家庭。
我对你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你不要扼制

你的自豪和勇气，弄得
缺乏信心，不再致力
用明智的方法使自己
变得更有作为的人；
第二件，你不要妄自尊大，
变成比原来还差的人。
你要同样谦虚地
运用这两个建议；
因为，要是你谦虚，
就会用明智的方式
遵从最好的以及
诸如此类的建议，
把骄傲的人身上
出现的那些东西丢弃。
原来有某种缺点，
因为谦虚而改掉
缺点的人世上有多少；
原来并没有缺点，
因为不谦虚而发觉
缺点的人又有多少！
你要彬彬有礼，
你要慷慨大方，
因为帽子① 和金钱
能使人交游很广。
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

① 意即见人脱帽，表示有礼貌。

太阳生产的、然后由海洋
运走的黄金还不及
一个受尊敬的人有价值。
不要说女人们的坏话；
即使是最卑贱的女人，
我告诉你，都值得尊敬，
因为我们是她们所生。
不要为随便什么事格斗；
我在一些村镇上观看
人家教授格斗的时候，
对自己说过无数遍：
"这种学校根本不
符合我们的要求。"
我认为，不该教一个人如何
熟练、沉着、勇敢地格斗，
而是应该教一个人
懂得他为什么要格斗。
我可以断言，即使只有
一个教师打算教人家
不是如何，而是为什么格斗，
大家都会把孩子交给他。
你带着我这个劝告，
再带点儿钱供路上
使用，到达营地后
也好买一套衣裳。
在堂洛佩的庇护下，

也在我的祝福下——
我相信上帝，——我定会
在别处见到你。再见吧，
孩子，我激动得说不出话。

胡安

今天我要把你的话
铭记在心里，只要
我活着，永远不忘掉。
爸爸，把手伸给我吧。
妹妹，你也拥抱我吧。
我主人堂洛佩已出发，
我得赶上他。

伊莎贝尔

我的双臂
真想把你留下。

胡安

表姐，再见。

伊内斯

我的声音
说不出话，因为眼睛
夺去了声音的功能①。
再见。

克雷斯波

哎，赶快走吧！

---

① 此句有“泣不成声”之意。

我越是看你，越发
舍不得你离开家。
你要记住我的话。

胡安

愿老天保佑你们，

（下。）

克雷斯波

愿老天保佑你。

伊莎贝尔

你让他走太狠心！

克雷斯波

现在我看不见他，
说话就比较自在。
在我身边，除了一辈子
做个好吃懒做的无赖，
他还会有什么出息？
让他去为国王效力。

伊莎贝尔

使我感到不安的是
他在夜间出发。

克雷斯波

夏季
夜间行路很愉快，
一点不会感到疲乏。
再说，他也必须尽快
赶上堂洛佩。（旁白　说实话，

这孩子使我感到心疼，
可是在众人面前，
我却显得高高兴兴。）

伊莎贝尔

爸爸，到屋里去吧。

伊内斯

大兵们已经开走，
我们再在大门口
待一会儿，享受享受
吹来的凉风；那些邻居
马上就会从这里过去。

克雷斯波

（旁白）
（我实在不能进去，
在外面我可以想象，
因为道路泛着白光，
就像看见胡安在路上。）
伊内斯，给我端把椅子，
放在门旁。

伊内斯

椅子端来啦。

伊莎贝尔

听人家说今天下午
镇上选举了行政人员。

克雷斯波

这里的选举向来

是在八月间。

堂阿尔瓦罗、军士长、雷沃列多、“火花儿”、士兵们上。

堂阿尔瓦罗

走路别弄出声响。
雷沃列多，你先走，
通知她的女仆，说
我已在街上等候。

雷沃列多

我去，可我看见了什么？
有几个人在她家门口。

军士长

在月光下，有个人
脸儿上发出闪光，
那就是伊莎贝尔，
我猜想。

堂阿尔瓦罗

是她。除了月亮，
我的心也对我这么讲。
我们来得很及时。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
我们就要无所畏惧，
就是不虚此行了。

军士长

你要听句忠告吗？

堂阿尔瓦罗

不要。

军士长

那我就不说了。

去干你想干的事吧。

堂阿尔瓦罗

我必须上去，大胆

把伊莎贝尔抢走。

你们要一齐动手，

抽出剑横劈竖砍，

将追我的人阻拦。

军士长

我们跟你一起来，

一定听从你的命令。

堂阿尔瓦罗

不过你们要记住，

我们的集合地点

在附近的树林里面，

树林是在右手边，

离开大路就看见。

雷沃列多

“火花儿”！

“火花儿”

什么事？

雷沃列多

把这几件斗篷拿好。

“火花儿”

我认为，在格斗中

管好衣服最重要，

虽然这是指游泳①。

堂阿尔瓦罗

我必须头一个上去。

克雷斯波

我们乘凉乘够啦，

还是回屋里去吧。

堂阿尔瓦罗

该下手了。朋友们，上！

伊莎贝尔

哎呀，流氓！——爸爸，

这是怎么回事啊？

堂阿尔瓦罗

这是一种狂热，一种

爱情的冲动。

伊莎贝尔被抢走。

伊莎贝尔

（幕内）

哎呀，流氓！——爸爸！

克雷斯波

---

① 西班牙谚语：“游泳的要道是懂得如何把衣服管好。”意即：“在任何事情上，最重要的是要注意不遭受一点损失。”

唉，这些胆小鬼！

伊内斯

舅舅，

我想离开这里！（下。）

克雷斯波

你们这些邪恶的坏蛋！

看到我没有带剑，

你们就胡作非为。

全是背信弃义的王八蛋！

雷沃列多

滚开，要是你不希望

最后的惩罚是死亡。

克雷斯波

既然我的荣誉已经死亡，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场？

唉，要是有把剑多好！

赤手空拳追赶也徒劳。

我现在怒气冲冲，

振作精神去拿剑。

已不见他们的影踪！

运气不好，我怎么办？

不管我怎么样干，

都逃脱不了危险！

伊内斯拿着剑上。

伊内斯

舅舅，这是你的剑。

(下。)

克雷斯波

你把剑及时送来了。

我有了剑就好追赶

他们，重新获得荣誉。

你们这些胆小的坏蛋，

快把抢去的人放下，

我定要夺回她，不然

我拼上命。

与军士长决斗。①

军士长

我们人多势众，

你的打算要落空。

克雷斯波

你们伤害我太辣手，

大家都会为我格斗。

但是我脚下的土地

背叛了我。

(倒下。)

雷沃列多

---

① 原文为“他们决斗”，置于军士长的台词之后。

把他杀死！

军士长

要知道，夺去他的生命
和荣誉是残酷行径。
不如把他捆绑住，
丢在树林的僻静处，
叫他传不出信息去。

伊莎贝尔

（幕内）
爸爸，阿爸！

克雷斯波

我的女儿！

雷沃列多

照你说的，把他拉走。

克雷斯波

女儿啊，只有我的
叹息能跟着你走。

（被带走。）

胡安上。

伊莎贝尔

（幕内）
我真命苦啊！

胡安

多凄惨的叫喊！

克雷斯波

（幕内）

我真不幸啊！

胡安

叫人难受的悲叹！

我的马儿跑得飞快，

在这树林的入口处，

连我一起栽倒下来。

我不辨南北和西东，

跟着它穿越灌木丛。

这边是凄惨的叫喊，

那边是可怜的悲叹，

声音传过来含含混混，

我听得见，却听不清。

两边都在危急之际，

向我的勇气发出呼吁，

依我看，它们没有差异，

一个是男，一个是女。

我鼓起勇气，循声

找去，先援助女人。

我父亲说过两件事情，

我这样听从我父亲：

“要尊敬女人，格斗

要有充分的理由。”

我打算先尊敬女人，

有充分理由再格斗。

第 三 幕

伊莎贝尔上，泪流满面。

伊莎贝尔

让绚丽的日光永远
不要在我的眼前出现，
因为在茫茫的黑暗里
我显不出自己的羞赧。
啊，你，满天星斗的
昙花一现的青春，
不要让践踏你蓝色
原野①的曙光降临，
免得它用微笑和哭泣
抹去你和蔼的面貌！
既然这事必然要发生，
就用哭泣，不要用微笑。
啊，最大的行星②，你在大海的
寒浪冷沫中多逗留点时间吧！
让寒冷的黑夜破例一次，

① "蓝色原野"指蓝天。
② "最大的行星"指太阳。

延长它战栗的统治吧，
让人们称道你的神威，
说你倾听我的请求，
完全是出于自愿，
并不是迫不得已吧！
你为什么要升起来，
观看我经历中的、
苍天希望有人记下、
作为对人类报复的、
最可怕的罪恶行径，
最丑恶残暴的事情？
可是，我真不幸，看上去
你像冷酷无情的暴君，
因为自从我恳求你
停留以后，我两只眼睛
就看到你漂亮的面庞
高高出现在群山之上。
我真倒霉，这么多的
痛苦，这么多的苦恼，
这么多无情的灾难，
把我追逐，将我烦扰，
你也参加了进去，
对我的荣誉发怒！
那我该怎么办？
我应该往何处去？
要是我不听话的

两只脚走回家去，
那等于给我年老的
父亲再加点耻辱。
在我那明月一般
纯洁的荣誉里面
看到他自己的荣誉，
是他的幸福和乐趣，
现在那么可耻的污点
不幸使荣誉蒙上阴影。
要是我为自己的忧虑
和对我父亲的尊敬
所苦恼，不再回家去，
我就会给人把柄，
说我是丑事的同谋；
由于我的鲁莽和失策，
结果我使值得尊敬的
清白变成了罪恶。
我逃避我的哥哥，
这是多么大的错误！
要是我的状况让他看到，
激起他高傲的愤怒，
他一气之下，把我杀掉，
一了百了，岂不是更好？
我要呼唤他，让他
满腔怒火，怀着复仇的
心情，回过来杀死我。

让回声重复听不清的

叫喊声，说……

克雷斯波

（幕内）

回来杀死我，

你将是仁慈的凶手；

让一个不幸的人

活着，并不是仁厚。

伊莎贝尔

这是什么人的声音？

吐字不清楚，不甚

听得出，不知说什么。

克雷斯波

请你务必发点善心，

杀死我吧。

伊莎贝尔

天哪，天哪！

还有一个求死的人，

还有一个不幸的、

不情愿活着的人。

可我看见的是什么？

发现克雷斯波被捆绑着。

克雷斯波

那个怯生生地穿过

这树林走来的人啊，
不管你是谁，发发慈悲，
把我杀死吧……天哪！
我看到的是什么？

伊莎贝尔

两只手被反绑在
坚硬的橡树上……

克雷斯波

她呼唤的声音
会感动上苍……

伊莎贝尔

……原来是我父亲……

克雷斯波

……我女儿来啦。

伊莎贝尔

爸爸！阿爸！

克雷斯波

我的女儿！
你过来，把绳子解开。

伊莎贝尔

我不敢解开。即使
我的双手把捆绑
你的绳子都解开，
爸爸，我也没有胆量
对你讲述我的不幸，
对你叙说我的痛苦；

因为你一旦发觉你
有了双手，却没有荣誉，
你就会怒不可遏，
立即把我送上死路，
在你了解我的不幸之前，
我想对你讲讲我的苦处。

克雷斯波

住嘴，伊莎贝尔，住嘴，
不要再往下说了；
有些不幸，只要记住，
就不必详细谈了。

伊莎贝尔

有许多事你得知道，
在我讲这事的时候，
你一定会怒火中烧，
没有听完就要报仇。
在你的庇护之下，
我平平安安长到大；
昨夜我正在享受
宁静安乐的时候，
那些蒙住了脸的
坏蛋——他们拿定主意，
要荣誉捍卫的东西
屈服于厚颜无耻——
把我抢去；他们像
凶恶的饿狼一样，

从母羊的奶头上
夺走纯朴的羔羊。
那个连长，就是那个
忘恩负义的房客，
把意想不到的不和
——充满狡猾和奸诈，
争执和吵闹——头一天
就带进了我们的家。
是他头一个冲上来，
用两臂把我抱住，
这时连里的其他
坏蛋一起将他掩护。
在镇子出口处的
那座幽暗茂密的
树林成了他的庇护所。
什么时候树林不做
为非作歹的庇护所？
你的叫喊声跟随我，
在它离我而去时，
我有两次发觉自己
都几乎不能自持；
你把话对着风诉说，
随着距离的变易，
风儿逐渐在减弱。
所以，原先清晰的
话语变得不像话语，

而像河水的潺湲声；
后来在风中散去，
变得不像人的声音，
倒像是信号的回声。
宛如一个人听到号角，
号角声渐渐地消失掉，
虽不成为响亮的信号，
但余音还在耳际缭绕。
那个坏蛋一看到
没有人在后面追击，
也没有人保护我，
(因为连月亮自己
——不知是冷酷还是报复——
也把从太阳那里
——我真苦呀！——借来的光
藏在乌黑的云层里，)
就企图(使我感到
无限伤心！)用谎言
为他的爱情寻找
借口。想在瞬息之间
就把侮辱变成柔情，
能不叫人感到吃惊？
试图用暴力赢得
女人之心的男子
真是该死，真是该死！
他看不到，也不懂得

要取得爱情的胜利
不在于攫取战利品，
而是要博得受人们
尊重的美人的欢心；
因为不真心实意地爱
一个被侮辱的美人，
就等于爱一个出众的、
已经死去了的丽人。
我恳求他多少遍，
我哀告他多少次，
一会儿软，一会儿硬，
但是都无济于事。
那么让我的声音沉默吧！
傲慢，让哭泣停止吧！
无耻，让心儿呻吟吧！
粗野，让眼睛流泪吧！
残忍，让嫉妒装聋吧！
专横，让呼吸停顿吧！
无礼，让我穿上丧服吧！……
声音表达不出的东西，
也许手势能表达。
我羞愧得蒙住脸，
我窘得流下受辱的泪，
我愤怒得扭伤两只手，
我气愤得心儿破碎。
你要懂得各种手势，

因为没有表达它的言词。
只要说这一点就足够：
我在风中向苍天祈求
正义，而不是援助，
经风儿一再的诉苦，
黎明降临了，还随身
带来光充作领路人；
我听到树枝的响声，
转身看看是什么人，
看见了我的哥哥，天哪！
啊，冷酷无情的命运！
一个不幸的人何时
这么快得到过帮助？
熹微的晨光虽不太亮，
却也教人看得清楚，
他看出了我受的伤害，
也无须什么人对他讲，
因为痛苦目光敏锐，
瞥上一眼便知端详。
他一句话没有讲，
就拔出你那一天
给他佩带的宝剑。
那个连长一看见
终究有人援助我，
拔出利刃来对抗。
两个人相互猛攻，

这个冲刺，那个抵挡；
就在他们两个人
斗得难分难解时，
我又担心又发愁，
估计我哥哥不知
我是不是有过错，
为了不冒生命危险
去作解释，我转身
钻进树林中杂乱、
低矮的灌木里逃走；
可是我逃得并不快，
在茂密的树枝中间
留出窗格似的孔来，
因为，爸爸，我想知道
我逃走后的情况。
不多一会儿，我哥哥
把那个连长刺伤。
他倒下。哥哥想杀死他……
这时一直在寻找
连长的那些士兵
来了，气得要把仇报。
我哥本来想抵抗，
但看到他们一大帮，
就飞跑。他们没有追他，
因为大家经过商量，
与其群起去报仇，

不如去救援连长。
他们用双臂捧住
连长，就返回镇上，
没想到他的罪行；
他们拿定了主意，
在发生的几件事中
先办最紧要的事。
几许痛苦，几多忧虑，
好似一环紧扣一环，
我在考虑这些时，
满脸羞愧，心烦意乱，
没有亮光，不辨方向，
也无向导，瞎跑乱闯，
穿过树林、平原、丛莽，
直到俯伏在你脚下，
我把我的不幸告诉你，
任凭你千刀万剐。
现在你已经知道
我的遭遇，就早早
拔出剑来，鼓起勇气，
把我的生命结束掉。
我给你解开绳子，
好让你把我杀死，
你用这绳子勒住
我这苦命人的脖子。
（给他解开绳子。）

我是你女儿，我失去了
贞操；现在你自由了；
你杀了我，会受到赞许，
让大家对你这样称道：
为了恢复你的荣誉，
你把自己的女儿杀掉。
（跪下。）

克雷斯波

伊莎贝尔，站起来吧，
不要再跪在地上啦。
要是没有这些使人
苦恼、让人难受的事，
痛苦就闲着无事，
欢乐也不受重视。
对人们来说，这已经
成为事实，就必须把它
勇敢地铭记在心里。
伊莎贝尔，我们快走吧；
我们赶快回家去；
这孩子处在危险里，
我们定要想方设法
打听到他在哪里，
把他带回去，让他
在安全之处。

伊莎贝尔

（旁白）

(命运啊，

这是真正的关心，

还是异常的谨慎！)

克雷斯波

走吧。

(旁白)

(我可以肯定的是，

连长的伤口必须

治疗，他没有法子，

只好回到镇上去，

我认为他这一次

最好是伤得死去，

免得以后吃苦头，

再伤成百上千次，

因为我不会罢手，

非杀死他不可！)女儿啊，

我们回家去吧。

文书上。

文书

佩德罗·克雷斯波老爷，

我给你报喜来啦。

克雷斯波

报喜？文书，报什么喜啊？

文书

今天镇政会已经
推选您当镇长，
您一上任要办的
两件事非同寻常。
头一件是国王
就要驾到，不是今天
就是明朝，据说
要在这里待一整天。
第二件是昨日
带领连队到这里
宿营的那个连长，
给几个士兵悄悄地
抬回镇上，急需治疗。
他没说被谁刺伤，
要是调查出来了，
准是大案一桩。

克雷斯波

（旁白）

（天哪，

我正想报仇雪恨，
司法的权杖使我
成为我荣誉的主人！
既然在这种时刻
他们请我当法官，
要其他人不犯法，
我怎么能把法犯？

不过对这样的事

要经过熟虑深思。)

(对文书)

对给我荣誉的人

我真是感激万分。

文书

您先到镇政会去,

接受权杖上任,

再着手调查研究

那个案情。

克雷斯波

我们走吧。

(对伊莎贝尔)

你直接回家去。

伊莎贝尔

(旁白)

(老天同情同情我吧!)

我得陪你去。

克雷斯波

女儿呀,

你爸爸已经是镇长了,

他会为你们主持公道。

(同下。)

堂阿尔瓦罗像伤员一样,裹着绷带与军士长同上。

堂阿尔瓦罗

这点儿伤不要紧。
你们为什么让我回到
这里？

军士长

　　在没有治疗以前，
伤势怎么样，谁知道？

堂阿尔瓦罗

现在已经治疗过，
我们应该考虑到，
为了一点点小伤，
冒生命危险不好。

军士长

要是大量出血，
岂不是更加糟糕？

堂阿尔瓦罗

既然我已经过治疗，
我们再滞留就错了。
趁我们在这里的消息
还没有传开，我们走掉。
其他人在外面？

军士长

　　　　　在外面。

八

堂阿尔瓦罗

乙

我们逃走，才能避掉
这些乡巴佬的危险，

要是他们知道了
我在这里，就只好
靠两只手开道了。

雷沃列多上。

雷沃列多

司法官员到里面来了。

堂阿尔瓦罗

普通司法官员跟我
有什么关系？

雷沃列多

我只是说
他们到这里来了。

堂阿尔瓦罗

对我来说，再好也
没有，要是他们知道
我在这里，就不用
害怕那些乡巴佬；
因为司法官员们
必定会把我送到
此地的军事法庭；
虽然事情不好办，
我却会平平安安。

雷沃列多

那个乡巴佬一定

告过状。

堂阿尔瓦罗

这我也想到。

文书

（幕内）

将门统统把守好，

不要让一个士兵

离开这里，要是有人

想出去，就把他杀掉。

克雷斯波提着权杖，文书和几个农民同上。

堂阿尔瓦罗

你们怎么可以进来？

啊……我看到的是什么！

克雷斯波

怎么不可以进来？

我认为司法官员

需要更多的特权。

堂阿尔瓦罗

尽管从昨天起您

当上了司法官员，

您要是仔细想一下，

会发现那跟我无关。

克雷斯波

看在上帝的份上，

先生，您要冷静一点。
我到这里来，要是
您同意，只同您谈
一件事，重要的是
您单独留下。

堂阿尔瓦罗

（对士兵们）

你们退下。

克雷斯波

（对文书）
你们也都退下去。
把那几个士兵好好
看住。

文书

我们照办不误。

（文书、农民们和士兵们齐下。）

克雷斯波

因为我作为司法官员
利用您对我的尊重，
强迫您听我讲话，
我且搁下权杖不用，
只作为一个普通人
对您谈谈我的苦痛。
（把权杖放在一旁。）
堂阿尔瓦罗先生，
既然只有我们两人

在一起，我们可以
谈得更坦率，更开诚，
但别教如许的感情
冲破沉默的牢笼，
让它们深深地埋藏
在我们的心坎之中。
我是一个老实人；
上帝可以替我作证，
我身上的不足之处
不让我选择出身，
能弥补这种不足的
是我的壮志雄心。
同一个镇上的人
一直都很尊重我。
教士会和镇政会
也都非常器重我。
我的财产可观得很，
谢天谢地，在本地区
所有的村镇，找不出
比我更富有的农民。
假如我可以这么说，
我女儿已长大成人，
名声好，品行端正，
深居闺阁不出门，
完全像她的母亲——
愿她在天之灵安宁！

我认为，先生，这足以
证明我说的是实情：
我虽是个有钱的人，
却没有人议论我，
我虽是个谦虚的人，
却没有人辱骂我；
尤其是住在一个
小地方，除了谈谈
彼此的短处，我们
没有其它的缺点。
先生，但愿就到得知
这些缺点和短处为止！
我女儿确实很漂亮，
您的着迷说明这点，
虽然在说这话时，
我会伤心得把泪弹。
先生，这已经成为
我的不幸。我们不会
把毒药全倒在杯里；
要给忍耐留下一点。
先生，我们不应该
把什么都推给时间；
我们必须干点什么
来弥补它的缺陷。
您已经看到，这个缺陷——
确实很大，尽管我情愿

弥补它也弥补不了；
请老天作证，要是能够
把它秘藏在我的心里，
我决不会往您这里走；
只要没有人说闲话，
这一切我都愿忍受。
既然希望平复如此
明显的伤害，寻求
洗雪我耻辱的方式，
是复仇，而不是补救；
从这种找到那种，
我只觅得一种方式：
它对我正合适，而且
对您也并非不相宜；
这就是，您要马上
接管我的全部财产，
别为我和我儿子的
生计留下一枚钱——
我会把我儿子带来，
让他跪在你脚下，——
假如我们没有别的
门路，也没有其他办法
能维持我们的生计，
我们就沿街去乞讨。
您若是想把我们两人
打上烙印①，马上卖掉，

可将这一笔钱加到
我给您的嫁妆上去。
您要给我恢复您
使我失去的声誉。
我不信您这样做
会损害您的荣誉，
您的孩子，因为是我的
外孙，可能失去些品质，
又因为是您的孩子，
具有更大的优势，
会得到更多的美质。
卡斯蒂利亚有句俗话：
“公马带鞍子。”② 这句话
一点不错，您看
（他跪下。）
我跪在您的脚下，
流着泪向您哀求，
泪从白胡子上落下，
心儿看到了雪和水，
以为白胡子在融化。③
我向您要求什么呢？
要求您恢复您自己
从我这里夺去的荣誉，

① 奴隶们常常在眉毛中间被打上一个S形的烙印。

② 指贵族的身份和地位由男系延续。

③ 雪，是“雪白”之意，指白胡子。此句意为：在流泪时，仿佛白胡子在融化。

尽管那是我的荣誉，
可据您看，我低三下四
要求的，却好像不是
我的，而是您的荣誉。
您要知道，我本来可以
靠两只手夺回荣誉，
但我要您交到我手里。

堂阿尔瓦罗

（旁白）
（我已经忍耐不住！）
又罗唆又讨厌的老头，
您应该为您、为您儿子
感谢我今天没有亲手
把你们两个人杀死；
因为我想要你们知道，
全亏伊莎贝尔的美貌，
你们才保住小命一条。
如果您硬要使刀弄剑，
为您的声誉进行报复，
我也不会丢魂丧胆，
倘若一定要动用司法，
您对我也没有审判权。

克雷斯波

我的眼泪打动不了您？

堂阿尔瓦罗

老人、小孩和女人们的

眼泪，没有人会相信。

克雷斯波

我受了这么多的痛苦，

得不到您一点安慰？

堂阿尔瓦罗

您活着回来就不错了，

您还要什么安慰？

克雷斯波

您看，我跪下来大声

求您恢复我的荣誉。

堂阿尔瓦罗

真讨厌！

克雷斯波

　　　　您要想想，现在

萨拉梅亚镇镇长是我。

堂阿尔瓦罗

您没有权力管我。

军事法庭会派出

人来把我要过去。

克雷斯波

这就是您要说的话？

堂阿尔瓦罗

是的，讨厌的老家伙。

克雷斯波

没有补救办法吗？

堂阿尔瓦罗

对您来说，沉默是
最好的补救办法。

克雷斯波

没有其它办法？

堂阿尔瓦罗

没有。

克雷斯波

那么我向上帝发誓，
（他立起身，拿起权杖。）
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来人哪！

文书和农民们上。

文书

老爷！

堂阿尔瓦罗

这些
庄稼汉想要干什么？

文书

你有什么命令？

克雷斯波

我命令
你逮捕连长先生。

堂阿尔瓦罗

您太感情用事了！

像我这样一个正在
为国王效命的人，
您不能这样对待。

克雷斯波

那我们就试试看，
您想要离开这里，
不是作为一个囚犯，
就是变成一具尸体。

堂阿尔瓦罗

我先警告您，我是
一个活生生的连长。

克雷斯波

难道我是死的镇长？
您立即进牢房去。

堂阿尔瓦罗

（旁白）
（现在我无法自卫，
只得让他们逮捕。）
我要向国王控告
您这种胡作非为。

克雷斯波

我也要向国王控告
您另一种胡作非为，
好在他就在附近，
会倾听两人质对。
最好把剑留下。

堂阿尔瓦罗

您无权……

克雷斯波

您已被捕，怎么无权？

堂阿尔瓦罗

您要尊敬地对待它。

克雷斯波

这话说得合乎情理。

（对文书）

你要尊敬地将他带到

镇政会去，要尊敬地

给他戴上脚镣手铐，

要尊敬地特别注意，

别让他跟士兵通气。

把其他两人也关进

牢房，要将他们分开，

随后尊敬地把他们

三人的口供录下来。

（旁白　对堂阿尔瓦罗）

（在那两个人中间，假定

我发现足够的罪证，

我准十分尊敬地绞死

你们，我向上天发誓！）

堂阿尔瓦罗

唉，乡巴佬掌了权多得意！

（被迅速带走，齐下。）

雷沃列多、“火花儿”、文书和克雷斯波同上。

文书

这个侍童①，这个士兵，
我们只抓到他们
两个人；还有一个家伙
逃得不见了踪影。

克雷斯波

这就是那个唱歌的
无赖。让他发发颤音②，
就再也唱不成歌。

雷沃列多

唱歌有什么罪，先生？

克雷斯波

我认为唱歌③是好事。
我有一种乐器④能
使您唱得更动听。
您快下决心说吧……

雷沃列多

说什么？

克雷斯波

---

① 指女扮男装的“火花儿”。
② 这里的颤音语义双关，一指歌唱时的颤音，一指犯人受绞刑时发出的声音。
③ 这里唱歌一词是双关语，一指唱歌，一指招供。
④ 指刑讯台。

昨天发生的事情……

雷沃列多

你女儿知道得比我

更清楚。

克雷斯波

……不然你得送命。

“火花儿”

雷沃列多，下决心，

什么都不要承认，

要是不承认，我会

编个曲儿歌颂君。

克雷斯波

还要等会儿非得

其他人叫您唱歌吗？

“火花儿”

你们不能拷打我。

克雷斯波

我们倒很想知道

为什么不能拷打你。

“火花儿”

这是约定俗成的事情，

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

克雷斯波

您有什么理由？

“火花儿”

理由充足得很。

克雷斯波

您说，什么理由？

“火花儿”

我怀了孕。

克雷斯波

（旁白）

（竟有这等荒唐的事情！

气得我心神不宁。）

您不是给连长执短矛的侍童？

“火花儿”

不，先生，我是牵马笼头的侍童①。

克雷斯波

现在你们要下决心，

提供你们的证词。

“火花儿”

我们会提供的，甚至

比我们知道的还多；

那总比死亡要好过。

克雷斯波

这样就省得拷打

你们两人。

“火花儿”

既然这样，

天哪，我必须歌唱，

---

① “牵马笼头的侍童”在这里是“营妓”之意。

我生来就要歌唱。

（唱）

他们要想挎打我！

雷沃列多

（唱）

他们要拿我怎么样？

克雷斯波

你们干什么？

“火花儿”

吊吊嗓子，

因为马上就要去歌唱。

胡安上。

胡安

自从与那个坏蛋交手，

在林中把他刺伤以后，

他手下人来了那么多，

我转过身来赶快溜走，

在丛莽里横钻竖穿，

在树林中狂奔乱走，

却没有找到我妹妹。

我实在是壮大胆子，

回到镇上，来到家里，

一定要把发生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父亲。

天哪，为了我的生命
和荣誉，我将做父亲
建议我做的事情。

伊莎贝尔和伊内斯上。

伊内斯

把伤心事丢开吧；
这样愁苦地生活，
不是生活而是自杀。

伊莎贝尔

哎呀，伊内斯，谁对你
说过我不厌弃人生？

胡安

我要告诉我父亲……唉！
那不是伊莎贝尔吗？
显然是她。我还等什么。
（拔出剑。）

伊内斯

表弟！

伊莎贝尔

哥哥，你要干什么？

胡安

今天你使我的生命
和荣誉遭到危险，
我要报复。

伊莎贝尔

你慢一点！……

胡安

我一定要把你杀死，
我对天发誓！

克雷斯波拿着权杖上。

克雷斯波

这是怎么回事？

胡安

阿爸，这是抵偿凌辱，
是对伤害的报复，
惩罚……

克雷斯波

够啦，够啦，今天
你不该闯到……

胡安

（旁白）
（我看到的是什么？）

克雷斯波

……我的面前，
因为你在树林里面
刚刚刺伤了连长。

胡安

阿爸，我确实把他刺伤，

但那是为了正当捍卫
你的荣誉。

克雷斯波

胡安，别再讲！
（对农民们）
来人哪！
（农民们上。）
也把他抓起来！

胡安

阿爸，你对待你儿子
竟这么不讲情面？

克雷斯波

甚至对待我老子
也这么不讲情面。
（旁白）
（我这样做是为了保全
他的性命，人家一定
认为这是世界上
最罕见的公正。）

胡安

你听我说明原因。
把那个坏蛋刺伤了，
我也打算把我妹妹
杀掉……

克雷斯波

这我已经知道。

但是我作为我个人
知道不够，作为镇长
必须了解事情的详情，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结果会判你什么罪行，
现在我还说不清，
我必须先把你拘留。
（旁白）
（我会找到开释他的理由。）

胡安

谁也摸不透你的用心，
已经没有荣誉，你逮捕
给你荣誉的人，却保护
使你失去了荣誉的人。
（被带去拘禁。）

克雷斯波

伊莎贝尔，进来，在这张
状子上签个名，控告
那个伤害你的流氓。

伊莎贝尔

你本来想把我们受到
侮辱的情形隐瞒起来，
现在怎么极力要公开？
你既然不能报仇雪恨，
那就只能忍气吞声。

克雷斯波

我希望挽回我的声誉，
但是身为镇长不允许
那么做，我将用这种
方式恢复我的荣誉。

（伊莎贝尔下。）

伊内斯，把权杖放进去；
既然他不愿看到
事情善了，就让他去
受恶报。

堂洛佩

（幕内）

停下！停下！

克雷斯波

那是什么？是谁啊？
是谁在我家门前下马？
是谁走进了我的家？

堂洛佩上。

堂洛佩

呵，佩德罗·克雷斯波！
是我呀。走到半路上
一桩极其不愉快的
事情，使我返回镇上，
来到这里。我认为
到别处下马不妥当，

因为您我两个人
是朋友，情深意长。

克雷斯波

上帝保佑您！您的光临
总是使我感到荣幸。

堂洛佩

您儿子没有来到
我身边。

克雷斯波

您很快会知道
原因。长官，请把您
必须回来的原因
先告诉我吧；长官，
您的气色很难看。

堂洛佩

那是您可以猜想到的
最丢人现眼的行径。
那是任何人都不能
想象的最愚蠢的事情。
有个士兵追上我，
他在路上告诉我……
我向您承认，我气得
发昏！……

克雷斯波

继续往下讲。

堂洛佩

……此地一个小小的
镇长逮捕了连长。
我向上天发誓，这条
该死的腿一路上
都没有碍我的事，
今天它却变了卦，
不让我早点到来，
当场惩罚惩罚他。
我对着苍天发誓，
我定要用棍棒打死
这个不要脸的无赖。

克雷斯波

您来了也是白来；
因为我认为镇长
不会让自己吃棍棒。

堂洛佩

不让吃棍棒也要吃
棍棒。

克雷斯波

我看这太严厉；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人
会给您出这种馊主意。
您知道他为何被拘禁？

堂洛佩

不知道。不管怎样，
当事人一定指望

我审判；如有必要

我也会把他的头砍掉。

克雷斯波

长官，您大概不明了

一个普通的镇长

在镇上有多大的力量。

堂洛佩

他不过是个乡巴佬？

克雷斯波

他可能是个乡巴佬；

要是他下决心，硬要

给那个人处以绞刑，

我肯定他会做到。

堂洛佩

我肯定他做不到。

您告诉我，他住在哪里。

克雷斯波

他住得就靠近这里。

堂洛佩

那您告诉我，谁是

镇长。

克雷斯波

我就是。

堂洛佩

苍天在上，我不相信这话！

克雷斯波

苍天在上，我说的是实话，

堂洛佩

克雷斯波，我说了算数。

克雷斯波

长官，我做了算数。

堂洛佩

我来提犯人，并惩治

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克雷斯波

我把他就关在这里，

因为事情发生在这里。

堂洛佩

您知道他是皇上的军官，

我是他的审判官吗？

克雷斯波

您知道他从我家里

抢走了我女儿吗？

堂洛佩

您知道审理此案的

权力掌握在我手里吗？

克雷斯波

您知道他在树林里

无耻地毁坏我的荣誉吗？

堂洛佩

我担任的职务比您

高得多，您知道吗？

克雷斯波

我恳求他和平解决，

他不愿意，您知道吗？

堂洛佩

不管您怎么争辩，

您侵犯了别人的职权。

克雷斯波

他侵犯了我的声誉，

那不属于您的职权。

堂洛佩

我会让您称心满意，

一定使他受到惩罚。

克雷斯波

我自己能做的事，

我决不去求人家。

堂洛佩

我必须把犯人带走，

我一定要这么干。

克雷斯波

我已经把诉讼案卷

整理好。

堂洛佩

什么诉讼案卷？

克雷斯波

就是对刑事案件

调查来的几页证词，

我正在把它们汇总
在一起。

堂洛佩

　　　　我要到牢里
去提他。

克雷斯波

　　　　我并不阻止
您去，不过要当心，
有过这样一道命令：
开枪打走近的人。

堂洛佩

对火绳枪的子弹
我早就司空见惯……
（旁白）
（但在今天的行动中
也不必冒什么险。）
来个士兵！

一名士兵上。

　　　　你尽快
去通知所有的连，
近日在这里宿营的
和正在行进当中的，
一律排列成中队，
整整齐齐来集合，

火炮要装上炮弹，
还要带些导火线。

士兵甲

用不着召集他们，
他们已经听到了
这里发生的事情，
都开到镇上来了。

堂洛佩

他妈的，我倒要看看
他们交不交出犯人！

克雷斯波

他妈的，我要提前
干那必须干的事情。

（齐下。）

里面传来鼓声和人声。

堂洛佩

（幕内）
士兵们，这里就是
拘禁连长的监牢。
要是他们不交人，
马上放火，把它烧掉。
如果他们进行抵抗，
就把全镇都烧光。

文书

(幕内)

即使把监牢毁了，

也不会将他释放。

堂洛佩

(幕内)

杀死这些乡巴佬!

克雷斯波

(幕内)

他们要杀人？还有什么？

堂洛佩

(幕内)

他们的救兵来了。

上，把牢门砸碎，

把监牢毁掉!

国王、堂洛佩以及士兵们、克雷斯波和农民们上。全体脱帽。

腓力二世

怎么回事？

你们就用这种方式

迎接我？

堂洛佩

陛下，这是一个农民

最大胆的无礼行径，

这个人久经世故。

老天可以替我作证，
要是皇上的御驾
进镇不是那么快，
陛下一定会看到
家家户户放光彩。①

腓力二世

出了什么事？

堂洛佩

有个镇长
把一个连长抓了起来。
我特意来领取他，
他们不肯交出来，

腓力二世

谁是镇长？

克雷斯波

我。

腓力二世

您能向我提出什么理由？

克雷斯波

就是这份诉讼案卷，
他的罪行已查证属实，
完全应该判处死刑，
因为他强抢一名女子，
在荒僻处把她奸污，
却不肯娶她做妻子，

---

① 此句意为全镇烧光。

尽管她父亲恳求他，
愿意和平了结此事。

堂洛佩

这人是镇长，也是
她父亲。

克雷斯波

在这案子里
这没有重要关系；
要是局外人来告状，
他该不该伸张正义？
该。那我为我女儿
同为他人伸张正义，
这又有什么差异？
再说，我已把儿子
抓了起来，我也确实
没有听从我女儿的话，
因为这是亲属关系。
请陛下审查，这案子
审理得是不是公正，
是否有人说我徇私，
我是否胁迫过证人，
除了我说过的以外，
是否还写了什么东西，
如果发现有这等事，
就将我处死。

腓力二世

这案子
审理得很好，但是
您没有执行判决的
权力，执行判决是
另一种法庭的事。
那里有司法人员，
因此您要交出人犯。

克雷斯波

要交出人犯我不能；
陛下，在我们这样的
地方，只有一个法庭，
不管是什么样的
判决，它都能执行。
这个判决已经执行。

腓力二世

您说什么？

克雷斯波

陛下，要是
您不相信这是事实，
请把目光转过去
看看吧，连长就在那里。

堂阿尔瓦罗看来好像被绞死在椅子上。

腓力二世

您怎么敢这样做？

克雷斯波

您刚才亲口说过，

这案子判得很好，

所以这没有做错。

腓力二世

难道说军事法庭

不会将判决执行？

克雷斯波

陛下的整个司法机关

只不过是个身体而已，

既然它有许多只手，

那么用这一只手杀死

一个本该用另一手

杀死的人，有什么差异？

要是一个人大处不错，

小处失误有什么关系？

腓力二世

好吧，就算是这样，

他是贵族，又是连长，

您为什么不命人

将他斩首①？

克雷斯波

这您不相信？

陛下，这里的贵族

---

① 腓力二世认为对贵族应处以斩首，而不是处以绞刑。

生活都规规矩矩，
我们现有的刽子手
没有学过砍人头。
那要死者提出申诉，
他有权力这么干；
既然他本人不申诉，
那就与别人无关。

腓力二世

堂洛佩，这已成为事实，
处死刑合情合理；
一个人大处做得不错，
小处失误，也无关系。
命令士兵们立即开拔，
此地一个也不留下，
要紧的是，我必须
赶快抵达葡萄牙。
（对克雷斯波）
我现在任命您为
这个镇的终身镇长。

克雷斯波

陛下，只有您会这样
使司法人员感到荣光。

（国王及其随从、士兵们和农民们下。）

堂洛佩

您应该感谢皇上
及时驾到，给您解围。

克雷斯波

老天在上，即使他
不来，也无法挽回。

堂洛佩

要是您跟我商量，放掉
犯人，再挽回您女儿的
声誉，岂不是更好？

克雷斯波

她已经选好去路，
进修道院，嫁一个
不计较门第的丈夫。

堂洛佩

把其他犯人交给我吧。

克雷斯波

立即把他们带出来。

雷沃列多和“火花儿”上。

堂洛佩

您儿子我没有看见；
既然他是我的士兵，
就不应该再当囚犯。

克雷斯波

长官，我也要惩罚他，
因为他对上司缺乏
尊敬，把连长刺伤了，

固然是荣誉逼得他

这么做，但是他仍旧

可以来用别的办法。

堂洛佩

佩德罗·克雷斯波……别提啦！

把他叫来。

胡安上。

克雷斯波

他来啦。

胡安

长官，让我吻您的双脚；

我要做您忠实的奴仆。

雷沃列多

我今生今世再也不想

唱了。

“火花儿”

但是我想唱，

每次看到那过时的

乐器① 我都会唱。

克雷斯波

现在作者就此结束

这个真实的故事，

---

① 原文“instrumento”在这里有两种意思，一指“乐器”，一指“刑具”。

请原谅其缺点、错误。

1993年4月译毕于上海。
1993年10月至1994年5月
校改于美国圣地亚哥。